



READERS

读者®

■ 黑头 ■ 地雷：叶企孙的咒语 ■ 机会与危机 ■ 献给孤独的挽歌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6·1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16期 六月上

家法藏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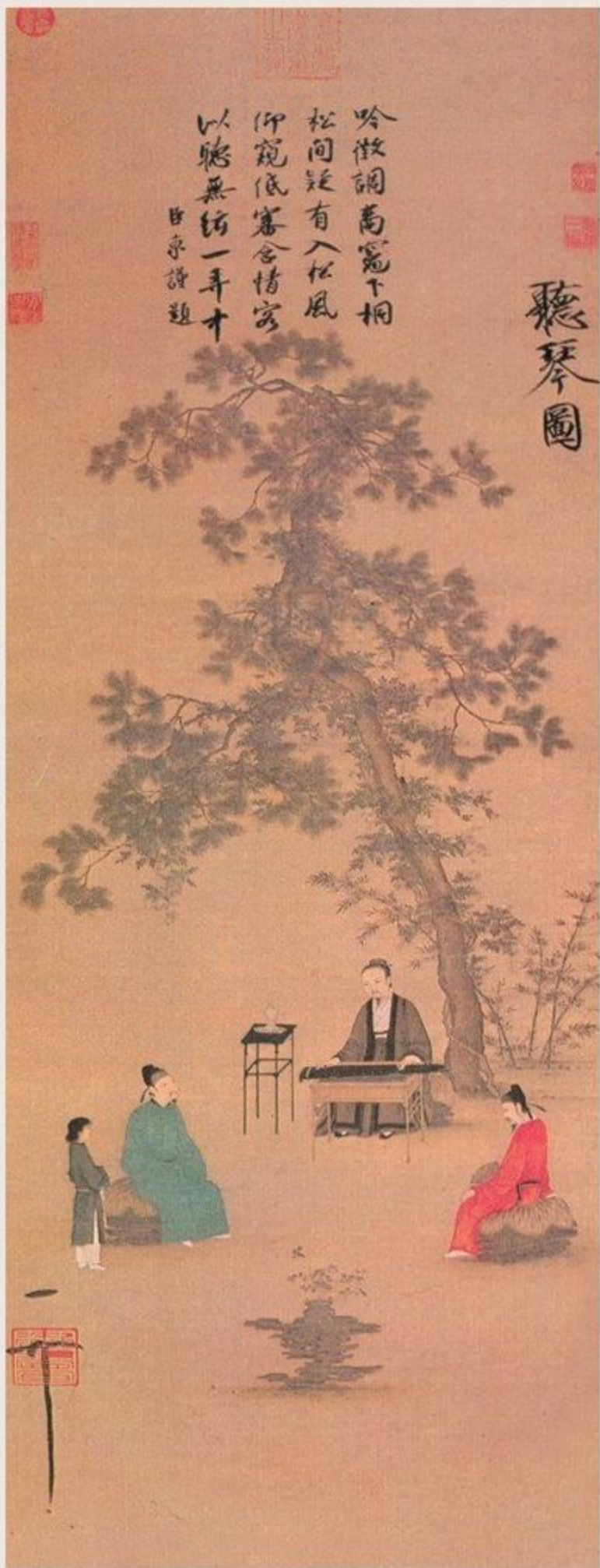
●许石林

我在婺源买了一根家法，就是那种用木头削制的用来打人的东西。我在旁边人身上使劲儿试了一下用家法打人到底疼不疼，答案是：不疼，但响声挺大——它是将一根木板中间掏空削成，打下去，声音大，但打击力小。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动用家法惩罚，目的是教育人，也让家长消气。有时候真让家长生气了，随便抄起个家伙要打人，怎么办？“小杖受，大杖走”，你得跑，躲避、逃跑就是孝道。否则家长一时失去理智将你打伤打残，岂不是痛悔万分？

古时，曹庄在楚国做官，忠君报国。因家中老母年迈多病，曹庄回家奉养母亲。曹庄有妻焦氏，甚不贤，刁钻成性，对婆母经常加以虐待。一天，焦氏乘曹庄不在，在家大吃大喝，却不顾婆母饿肚。曹母饥饿难忍，向焦氏讨口饭吃，反遭焦氏打骂。曹庄回家，曹母向儿子诉苦，曹庄怒气冲冲指责焦氏，焦氏胡搅蛮缠，引得曹庄火起，操刀欲向焦氏。焦氏见事不好，一边求饶认错，一边逃走。适有家养之狗跑来，曹庄怒气未消，一刀将狗砍死。焦氏经此一事，幡然悔悟，从此一家人和睦相处。

但凡人被气到曹庄那个样子，那就非要给现实兑现点什么后果不可了，否则气愤难平。人与人闹矛盾，往往以气对方为能，为了一口没意义的气顶着，对谁都不好，若将恶气兑换成现实的恶果，更不好。

（辛 普摘自鹭江出版社《桃花扇底看前朝》一书）



《听琴图》赵 佶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高翔飞
孙烈举 蔡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11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家法藏智慧 许石林
- 【文苑】 4 / 黑头 冯骥才
10 / 民国文艺青年 绿妖
21 / 诗二首 菲利普·拉金 海桑
40 / 牟定的铁匠 于坚
54 / 吴太太上街购物 恩斯特·柯德士
- 【书林一叶】 58 / 古贝 李娟

人物

- 【人物】 14 / 地雷：叶企孙的咒语 詹谷丰
52 / 春风长者 王开林
64 / 不要放弃人生的投票权 艾小羊

- 【名人轶事】 42 / 艺术家们的尊严 张佳玮

- 【回忆】 26 / 鸭和猫 依时

社会

- 【杂谈随感】 20 / 才华是上帝的惩罚 吴晓波
23 / 说香港 王小妮
24 / 奢望与本事 李筱懿
25 / 心里有本清楚账 褚时健
29 / 规则是天意 叶倾城
32 / 每步见药 韩少功
33 / 审美苦旅 姬中宪
43 / 意料之外 李月亮
71 / 告别印象主义 刘瑜

- 【话题】 34 / 机会与危机 曹木兰

- 【社会之窗】 8 / 县城里的中国故事 韩浩月

人生

- 【人世间】 12 / 一个女孩的小站 程曼祺
28 / 卖面包的小女孩 马海霞

- 【人生之旅】 6 / 我家的猫和老鼠 毕飞宇
44 / 打赌 侯文咏
60 / 献给孤独的挽歌 薛忆沩
65 / 朋友是酒 郑彦英

- 【婚姻家庭】 36 / 爱和恨全由你操纵 朵渔
45 / 清晨的变故 黑井千次
48 / 双面胶 伊丽莎白·伯恩斯坦

- 【两代之间】 68 / 如果没有那台琴 若怀特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16期) 六月(上)

生活

【心理人生】 53 / 僵局 罗杰·道森

【经营之道】 47 / 荷兰农场的奥秘 江凝

文明

【在海外】 37 / 科学实验挽救埃菲尔铁塔 安妮
46 / 怀着爱情做出来的拉面 庄玮

【文化茶座】 22 / 物之国 唐离
55 / 喝热水 叶特生
56 / 市场有多聪明 冯仑

【历史一页】 66 / 大宋的胸怀 徐问笑

【史海拾贝】 62 / 希特勒上台 何帆

悦读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30 / 布列松经典人像作品
50 / 最美的树

【话与画】 18 / 书封与现代艺术

点滴

【意林】 63 / 山在心中 阿来
63 / 着落 何天朵
63 / 无言的责备 夏殷棕
63 / 反光 许厚全
63 / 袖手旁观 东野圭吾

【点滴】 5 / 人比人 王鼎钧
7 / 把饭吃光 李叔同
9 / 人不争岁月 凸凹
13 / 不用等 木心
27 / 常识 柴静
49 / 芭蕾舞男 李碧华
57 / 人工智能关键词
59 / 谢谢阿姨 张晓风
67 / 我太爱你了 殷棕
70 / 愿作鸳鸯不羡仙 张允和

互动

【互动】 72 / 互动

艺术

【封面】 五月的风景(绘画作品) [波兰] Igor Morski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黑头

●冯骥才

这儿说的黑头，可不是戏曲里的行当，而是一条狗的名字。这狗不一般。

黑头是条好狗，但不是那种常说的舍命救主的忠犬、义犬，这是一条除了它再没第二条的狗。

它刚打北大关一带街头那些野狗里出现时，还是个小崽子，太丑！一准是谁家母狗下了崽，嫌它难看，扔到了这边来。扔狗都往远处扔，狗都认家，扔近了还会跑回来。

黑头是条菜狗——那模样，说它都怕脏了舌头！白底黑花，花也没样儿，像烂墨点子，东一块西一块；脑袋整个是黑的，黑得看不见眼睛，只一口白牙，中间耷拉出一小截红舌头。不光人见人嫌，野狗

们也不搭理它。

北大关顶大的商号是隆昌海货店，专门营销海虾河蟹湖鱼江鳖，远近驰名。店里一位老伙计商大爷，打小在隆昌当学徒，后当伙计，干了一辈子，如今六十多岁，称得上这店里的元老。他见黑头皮包骨头，瘦得可怜，便时不时叫小伙计扔块鱼头给它。狗吃肉不吃鱼，尤其不吃生鱼，怕腥；但这小崽子却领商大爷的情，就是不吃也咬上几口，再朝商大爷叫两声，摇摇尾巴走开。这叫商大爷动了心。日子一久，有了交情，模样丑不丑也就不碍事了。

一天商大爷下班回家，这小崽子竟跟在他后边。商大爷家在侯家后，道儿不远，黑头

一直跟着他，距离拉得不近不远，也不出声，直送他到家门口。

商大爷的家是个带院儿的两间瓦房。商大爷开门进去，扭头一看，黑头就蹲在门边的槐树下边一动不动地瞧着他。商大爷没理它，关门进屋。第二天傍晚下班回家时，黑头不知什么时候又出来了，又是一直跟着商大爷，不声不响送商大爷回家。一连三天，商大爷明白这小崽子的心思，回到家把院门一敞说：“进来吧，我养你了。”黑头就成了商家的一员。

商大爷日子宽裕，很快把黑头喂得壮了起来，它个子长得飞快，一年成大狗，两年大得吓人，它那黑脑袋竟比小孩的脑袋还大，白牙更尖，红舌更长。它很少叫，商大爷明白，咬人的狗都不叫，所以从不叫它出门，即便它不咬人，也怕它吓着人。

其实黑头很懂人事，它好像知道自己模样凶，决不出院门，也决不进房门，整天守在院门里房门外。每有客人来串门，它必趴下，把半张脸埋在前爪后边，不叫人看，怕吓着人，耳朵却竖着，眼睛睁得挺圆，决不像那种好逞能的家犬，一来人就咋呼半天。可是一天半夜有个贼翻墙进院，它扑过去几下就把那贼制服。它一声没叫，那贼却疼得吓得唧哇乱喊。这叫商大爷知道它不是吃闲饭的，看家护院，非它莫属。

商大爷常说黑头这东西有报恩之心，很懂事，知道怎么“做事”。商大爷这种在老店里



干了一辈子的人，讲礼讲面、讲规矩、讲分寸，这狗合他的性情，所以叫他喜欢。只要别人夸赞他的黑头，商大爷必眉开眼笑，好像人家夸他孩子。

可是，一次黑头惹了祸，而且是大祸。

那些天，商大爷家西边的厢房落架翻修，请一帮泥瓦匠和木工，搬砖运灰，里里外外忙活。他家平时客人不多，偶尔来人串门多是熟人，大门向来都是闭着，从没这样大敞四开，而且进进出出全是生脸。黑头没见过这种场面，如临大敌，浑身的毛全竖起来，但又不能出头露面吓着人，便天天猫在东屋前，连盹儿也不敢打。七八天过去，老屋落架，刨槽下桩，砌砖垒墙，很快四面墙和房架立了起来。待到上梁那天，商大爷请人来在大梁上贴了符纸，拴上红绸，众人使力吆喝，把大梁抬上去摆正，跟着放一大挂雷子鞭，立时引来一群外边看热闹的孩子连喊带叫拥了进来。

黑头以为出了事，突然腾身蹿跃出来，孩子们一见这黑头花身、张牙舞爪、凶神恶煞般的怪物，吓得转身就跑。外边的往里拥，里边的往外挤，门里门外混成一团，跟着就听见孩子又叫又哭。

商大爷跑过去一瞧，一个邻居家的男孩儿被挤倒，脑袋撞上石头门墩，开了口子冒出血来。邻居家大人赶来一看不高兴了，迎面给商大爷来了两句：“使狗吓唬人——吗人？”

商大爷是讲礼讲面的人，自己缺理，人家话不好听，也

得受着；一边叫家里人陪着孩子去瞧大夫，一边回到院里安顿受了惊扰的修房工人。

这时，他扭头一眼瞧见黑头，心火冒起，拾起一根竿子两步过去，给黑头狠狠一竿子，骂道：“畜生就是畜生，我一辈子和人好礼好面，你把我的面子丢尽了！”

黑头站那儿没动，两眼直盯着商大爷看，忽然转身夺门而去，一溜烟儿就跑没了。商大爷把竿子一扔说：“滚吧，打今儿起别再回来，原本不就是条丧家犬吗？”

黑头真的没再回来。打白天到夜里，随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影儿也不见。商大爷心里觉得好像缺点吗，嘴里不说，却忍不住总到门外边张望一下。这畜生真的一去不回头了吗？

又过了两天，西边的房顶已经铺好苇笆，开始上泥铺瓦。院门敞着，黑头忽然出现在门口。这时候，商大爷去隆昌上班了，工人都盯着手里的活，谁也没注意到它。

黑头两眼扫一下院子，看见中间有一堆和好的稀泥，突然它腿一使劲，朝那堆稀泥猛冲过去，“噗”地一头扎进泥里，用劲过猛，只剩下后腿和尾巴留在外边。这一切没人瞧见。

待商大爷下晌回来，工人收工时，有人发现这泥里有团毛乎乎的东西，是吗呢？拉出来一看，众人大惊失色，原来是黑头，早断了气，身子都有点发硬了。它怎么死在这儿，吗时候死的，是邻居那家弄死

后塞在这儿的吗？

大伙猜了半天，说了半天，谁也说不清楚。半天没说话的商大爷一句话把这事说明白了：“我明白它，它比我还还要面子，它这是自我了结。”随后又感慨地说，“唉，死还是要死在自己家里。”

（李金锋摘自作家出版社《俗世奇人·贰》一书，连培伟图）



人比人

●王鼎钧

我的左邻过去是一位歌星，天天躲在房子里听她自己当年灌的唱片。右邻是一位退休的教授，天天喃喃祈祷着什么。在我的想象中，这位教授一定衰老不堪了。

事实不然，我发现70岁的教授精神健旺，步履轻快，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倒是那位歌星，40多岁就已经面色灰褐，老态龙钟了。

原来失意的歌星天天回忆过去，自怜自叹，“苦酒满杯”摧毁了她的生机。而老教授虽然已经桃李满天下，退休后却又开始发奋学习拉丁文。他说：“每多认识一个生字，我就觉得年轻了一岁。”我所听到的“祈祷”，其实就是他低沉的读书声。

（若子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开放的人生》一书）

● 毕飞宇



我家的猫和老鼠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长我6岁，二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们是在无休无止的吵闹和绵延不断的争斗中长大成人的。我们姐弟三个就像鼎立的三国，在交战的同时不停地结盟、宣战，宣战、结盟。真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了，我们的“分合”都是以小时作为时间单位的。上午我刚刚和我的二姐同仇敌忾，一起讨伐我的大姐，而午饭过后，一切都好好的，我的二姐却突然和大姐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起向她们的弟弟宣战了。

总体说来，她们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时候要多一些，因为

父母多少有些偏心，对我格外好一些。这个我是知道的，在事态扩大、弄到父母那里“评理”的时候，父母虽说各打五十大板，但板子里头就有了轻与重的分别。比方说，在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之后，我的母亲总要教导我的两个姐姐：“他比你们小哎，让着一点哎。”对我就不一样了，母亲说：“下次不许这样了。”口气虽然凶，但说的是“下次”，“这一次”呢，当然就算了，事情到此结束。这在我是非常合算的买卖，因为“下次”是无穷无尽的。假如我的两个姐姐联手来和我作对，在多数情况下，她们差不多就是那个叫

“汤姆”的猫，而我则是老鼠“杰瑞”。我们家几乎每天都有美国卡通《猫和老鼠》式的故事，小姐俩气势汹汹的，占尽了优势，恨不得一脚就把她们的弟弟踢到太平洋里去，然而，到后来吃尽苦头的始终是她们。

我们为什么吵呢？为什么斗呢？不为什么。倘若一定要找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那只能是为吵而吵、为斗而斗。举一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正在吃饭，我和我的二姐坐在一条凳子上，不声不响地扒饭，这样的饭吃起来就有点无趣，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在二姐伸筷子去夹咸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筷子把她的筷子夹住，二姐不动声色，突然抽出筷子又夹我的。噼噼啪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母亲突然干咳一声，一切又安静了。所争夺的咸菜到底被谁夹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那一声干咳究竟落在哪一个节拍上，这全靠你的运气，有点像击鼓传花。如果咸菜归我，即使我并不想吃，我也会像叼着了天鹅肉，嚼得吧唧吧唧的，二姐的脸上就会有一脸的失败。反过来，二姐要是赢了，她会吧咸菜含在嘴里，悄无声息地望着屋梁，那是胜利的眼神，赢了的眼神，内中的自鸣得意是不必说的。

我们姐弟三个现在都已人到中年。我长年在外，节日里偶尔团聚，我们谈得最多的恰恰是少年时期的“战争往事”，谈起来就笑声不断。这一点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有一



在我小时候，父亲请人写了一副对联——是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挂在大厅的抱柱上，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我的哥哥时常教我念这个句子，我念熟以后凡是穿衣或是饮食的当儿都会十分注意，哪怕一粒米饭也不敢随意糟蹋。

七岁时我练习写字，拿整张的纸瞎写，一点儿也不知道爱惜，我母亲看到就正颜厉色地说：“孩子，你要知道你父亲在世时，莫说这样大的纸张不肯糟蹋，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随便丢掉哩！”母亲这话也是惜福的意思。

我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教育，后来年纪大了也没一时不



把饭吃光

◎李叔同

爱惜衣食的，出家以后一直到
现在也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惜福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

张，净土宗大德印光老法师也是这样的。有人送他银耳等补品，他自己总不愿意吃，而是转送到观宗寺去供养谛闲法师。别人问他：“法师，你为什么不吃好的补品？”他说：“我福气很薄，不堪消受。”

他老人家性情刚直，平常对人只问应当不应当，情面是不顾的。前几年有一位皈依弟子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吃饭。这位弟子先吃完饭，老法师见他碗里剩了一两粒米饭，于是就不客气地大声呵斥：“你有多大福气可以这样随便糟蹋饭粒！你得把它吃光！”

（余长生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李叔同谈佛》一书，丰子恺图）

次我把话题转了，说起了姐姐们对我的好处来：我6岁的那一年得了肾炎，不能走动，每天都由我的父亲背到五六里外的彭家庄去，注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有一次是我的大姐背我去的，那时候她其实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又瘦又小。她在那个晴朗的冬日背着我，步行了10多里地。快到家的時候大姐终于支持不住了，腿一软，姐弟两个顺着大堤的陡坡一直滚到了河边。我并没有摔着，反而开心极了，大姐满头满脸都是汗，她惊慌地拉起我，第一句话就是：“不能告诉爸妈。”这件事都过去30年了，可它时不时会窜到我的脑子里来。出乎我意料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回忆起来一次就感动一次。12岁的大姐，冬天里一头的汗，

惊恐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人到中年之后反而为这件事伤恸不已。那一回过年我说起了这件事，我并没有说完，大姐的眼眶突然红了，说：“多少年了，怎么说起这个，你怎么还记得这个呢。”大姐显然也记得的，不然她不会那样。她把话题重又拉回到吵闹的事情上去了。

这样的吵闹本身就设置了一个温暖的前提：我们能够，我们可以。我们幼小的内心世界也许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斗”中拓宽开来、丰富起来的。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意外地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许多东西也许并不能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反而是隐匿的，疏于表达的。然而，它却格外地切肤，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牵扯。美国人通过《猫和

老鼠》的卡通形象向全世界的少儿表达了这样一种典范人生：打吧，吵吧，闹吧，可你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姐妹——你们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但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谁。

我的儿子最喜欢我的侄女，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几乎就是猫和老鼠，不是追逐，就是打闹。可是，他们毕竟天各一方。在他的姐姐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漆黑的瞳孔是多么孤独，多么忧伤。我多么希望能做我儿子的好兄弟，和他争抢一块饼干、一个角落或一支蜡笔。但我的儿子显得相当勉强，因为他的爸爸后背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就是学不像一个孩子。

（冯欢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間》一书，刘程民图）



县城里的中国故事

●韩浩月

我每次回家过年，都觉得家乡县城越来越像贾樟柯镜头里的汾阳，充满了故事，这故事由青春、记忆以及勃兴的当下组成，这故事散落在县城街道、新老建筑以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县城飘起了小雨，我牵着五岁女儿的小手，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平时不爱走路的她，那天没有“求抱抱”，而是安静地跟随我走着，这个城市对她而言，仿佛没有一点陌生感。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神气也挺神奇的事。自己也不曾想到，会有一天牵着女儿的手，走在少年时呼喊过、狂奔过的街道上。出生在别的女儿的，在她父亲的家乡，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她长大之后，是否还会带着她的孩子来这

里，是否还会体会到安宁、自在的气息？

在县城，我还遇见了每年都会遇见的人。一个远房的表叔，准时约我见面，和我谈他那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十多年前，一场冤案，让他无辜被抓进监狱关了二百多天，无罪释放后，他走上了漫长的维权路，没上访，没堵政府大门，只是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一样，年复一年地往外寄信。就这样一点点地努力，先是检察机关还了他清白，后是法院改判他无罪，再是申请政府赔偿成功，然后又是艰难地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年他告诉我，正在申请补发被开除公职后几年的工资，虽然遭遇阻力，但他坚信只要把信一封封寄下去，他那比窦娥还冤的案子，就能彻底结清。顺便说一

句，窦娥是我的老乡，她的墓就在县城边上，我专门去拜谒过。

我在县城的兄弟开车把我拉到铁路桥下面的饭馆吃饭，在时不时驶过的火车的轰鸣声里，他终于肯对我讲述伤心往事。1989年，尚未成年的他卷入一场打架斗殴案，在那个时代，很多少年的命运会被一场打架改写，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而当年和他一起打架的孩子，有的只缴了五千元罚款就被放了出来，如果当时他有五千元，或许就可避免牢狱之灾。他对我讲他怎么在监狱里争取减刑的故事，讲述他坐满十五年牢被释放后突然面对这个变化巨大的世界的恐慌。现在他在一个工地老老实实地打工。吃饭的时候，他总说起我给他寄的一张贺年卡，他说他直到现在都记得卡片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在铁道桥下合影，火车在头顶呼啸而过。





人不争岁月

●
凸
凹

家婆退休在家，百无聊赖，度日如年。其同学赵君，知其意绪，广邀同学，在坊间相聚，为她解愁。也邀我，以增其兴致。无非是家常小菜，但都是熟人，忆起同窗岁月，一切如昨，便话语稠密，兴高采烈。

因为都是男同学，她居其间，就如众星捧月，都夸其容颜永驻，年轻貌美，不似退休模样。她居然找到了青春感觉，倾杯痛饮，让我瞠目结舌。怕其醉，阻其少喝，她佯怒，笑着对我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你不要嫉妒。

虽是老女人，只要被人夸年轻，立刻就心情荡漾，恭维也当真，疑如无知。就极尽酒兴，酒量竟不输于我，逸兴遄飞，满脸幸福。

她醉酒而归，大叫痛快，和衣而睡，鼾声如雷，如猛男进家，恣肆无拘。

因横卧床上，脂粉脱落，披头散发，尽呈真实模样。皮色红黑，满脸皱褶，老而丑。我不禁心惊，顿感时光无情，便心生悲悯，揽其头入怀，忧伤地抚摸。以为她浑然不知，却看到两滴浊泪从她的眼角落下。俗话说，人不争岁月。不是不争，是无奈。这种无奈是天赐禅机，令人少生嫌隙，彼此珍惜。

（若子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19日）



我见到了弟弟妹妹们，当年他们都是孩子，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聚餐的时候，女人和小孩一桌，喝酒的男人坐在一桌，每逢这样的时刻，我都有些恍惚，这一年一度的相聚，等待太久，在一起说话聊天的时间又太短，短到我很想偷偷架一台摄像机，把这一幕幕都录下来，等到深夜没人的时候，自己看。很奇怪，以前没有这种想法，总觉得生命漫长，有的是时间见面，可今年情绪变了，觉得时间太短，恨不能把这时间拍扁了、拉长了，再按下暂停键。

我见到了家人、亲人、同学、朋友，见到了县城里的官员、社会上的小混混，见到了出租车司机、饭馆老板、卖煎饼的、卖水果的，见到了城管车、

摆摊小贩……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见面亲热不亲热，我都是一个外来人，是待几天后要走的，他们的话里透着客气；吃饭埋单的时候，我永远没有机会，因为总是有人说，你是客，远来的都是客。有一段时间，我也一度这么认为，可今年心里就悬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就是客了呢？我怎么就是客了呢？

这个县城过往的故事满满地塞在我的记忆里，有的写了出来，有的不舍得写。它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又一点点地被我塞进了脑海里，我在琢磨，怎么才能把它记录下来，用对得住它的形式，写下让它永恒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

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

得益于互联网，大城市看到的网络电视，以及流行的手机APP，在县城一样普及；对商品房和私家车的追求与热爱，同样不理性；各种娱乐八卦、小道消息，传播速度和内容与大城市高度一致，小城人的见识和见解，一点也不比大城市的少。而一线城市里没有的，这里却有，比如相对洁净的空气，大片接壤的土地，开车五分钟就能见到的田野风情。

每年的回乡之旅，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今年发现了县城的故事性，发现了这座古老的小城，其实仍然年轻，而我对它有了依恋和了解的愿望，是因为我开始变老了。

（一叶知秋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记得有人在等你》一书，李小光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民国文艺青年

●绿 妖

今年春节，在酒桌上喝了半瓶茅台后，父亲和姨夫为姥爷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吵起来。姨夫冷笑：他对儿女根本没有感情，否则当初就不会抛弃他们。父亲喝多了，可笑地晃着右手食指，以醉酒后的迟钝重复嘟囔：他

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你们都不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父亲。要能为儿女挡子弹，他一定去。

我妈口中的我姥爷，像民国小说里的时髦青年：中山装，毛呢裤子，皮鞋擦得锃亮。其实他并非新式学生，读的是私塾，读了九年。从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写着旧体诗、追求新恋爱的民国文艺青年。姥爷出生于1932年，家里是卖布的。他娘，我太姥，是女中豪杰，一架织布机，纺线、织布、浆洗、售卖，一个人一气呵成。为卖布，她迈着三寸小脚，跑东跑西，生意做到武汉。三年大饥荒时，她只身出门，给小孩看病。别人酬谢她，给半个馒头、一把面、几颗豆，都存起来，拿回家，放锅里，弄上水，放点盐，或捣碎熬汤，能顶一顿饥。姥爷年轻时，太姥宠他，把他打扮得像少爷，为他娶了个不识字的农村童养媳。在老人的深谋远虑里，这种姑娘最贤惠，能专心伺候他。姥爷十三岁，姥娘过门，比他大三岁。圆房时他十六岁，还啥也不懂。生完老大（我姨），他接着读高中。二十岁，他懂事了，开始闹离婚。我姥娘不识字，在丈夫面前战战兢兢，话也不敢多说。她越这样，姥爷越嫌她不会说话。但他怕他娘，只要闹离婚，他娘就揍他，往死里打。断断续续闹了近二十年，生了俩女儿、仨儿子。我妈比我大舅大八岁，这当中的八年，姥爷基本不回家。

姥爷是才子，正楷、草书，样样来得。我妈说他是老革命，要是一直在县财政局干下去，也是老干部了。这位才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他人生最好的时光里，在别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于历次政治风波中起起伏伏之时，他只干一件事：闹离婚。这倒真像他：虽然穿皮鞋、毛呢裤子，受的到底是旧式教育。当时的新式学生，大部分都是“要求进步”，对政治很火热的。他却像线装书里的人，沉浸在追求理想伴侣的鸳鸯蝴蝶梦里。

1962年，刚经过大饥荒，人们饿怕了。那时有个“包产到户”的短暂政策，农村户口能分地，还能种“自留地”。这政策的魅力有多大呢？“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跑了回来，唯一的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姥爷把全家户



口一劈为二，大部分转为农业户口，分了两分多地。再后来，在财政局他遇到“四清”运动，他是会计，账对不上，要“斗争”他，要“过筛子”。同事站成两排，被“斗争”的人站中间，这边推他一下，那边揉他一下，此之谓“过筛子”。那时的人脸皮嫩，太姥爷心疼儿子，怕他过不去这个坎，挖出几百块现大洋给他顶上。这几百块大洋是她毕生的积蓄，大饥荒中，太姥爷死于饥饿造成的全身浮肿，即使那时，这几百块大洋都被严严实实捂在黑暗中。它们，在我的想象中放出异常明亮的凛冽之光，几乎不可直视。

总之，姥爷离开财政局，携妻挈子，种了几年地。因为能写会画，他被大队叫去当会计。虽是农村人了，但他还是很讲究地穿着中山装；与妻子不和，平时住大队上。附近有个寡妇，皮肤白，能说会道。他终于遇到一个能跟他说话的女人。一来二去，姥爷下决心离婚，又哭又闹又绝食，最后奄奄一息，眼看不行了。太姥终于松口，让他滚蛋，说自己要媳妇不要儿子，孙子孙女都归媳妇。

我长到二十多岁，才第一次见到我姥爷。他身板宽大，可是瘦得很，面相干净，有残余的读书人的冷冷之气。他看见我，问了名字，点点头，淡淡的。没有故作疼爱的夸张，也没有多年不见的局促。那时他已退休，身体不好。寡妇的女儿不管他，连衣服也没人给他洗。亲生儿女们去看他，每次去，寡妇都跟他生气。一次，寡妇当着我妈的面就跟他吵，我妈没忍住，讥诮他：我还以为你多幸福，谁知也不是。姥爷自嘲：我现在是不能干了，她就一星儿也没有了。我们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好了几年。后来，姥爷决定离婚。

舅舅们对这多年未见的父亲并不欢迎。还是姥娘发脾气，做通儿子们的思想工作。太姥英明，她选的媳妇，果真贤惠。2000年，他拿着两万块钱，房子和家具留下，在我三舅的护送下回了姥娘家。两万块是他毕生的积蓄，要不是我三舅出马，他连这也拿不到。

2001年春天，他已是重病晚期。9月，姥爷去世。去世那天早上，他自己去集市上喝了豆腐脑，回来后说身体不舒服，在床上躺好，

被子盖得一丝不乱，一会儿就过世了。他像一头直觉敏锐的动物，动物临死，都是爬回自己的洞穴，找个地方躺好，干净而寂寞地死去。

《礼记》中《学记》谈私塾：“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强立”，郑玄注“临事不惑也”。1962年大饥荒，为能吃饱饭，他们回乡种地。姥爷在大队上工作，上面发救济粮，有人提议给姥爷一份。他婉拒。虽然他也拿衣服到外村换粮食，终究是“临事不惑也”。新式教育，高中读完若不上大学，在农村就处于“文不成武不就”的尴尬。但旧式教育出来的人，若你有一笔好字，会写诗联对子，懂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应酬，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走出去别人的看法也不一样。姥爷写一笔好字，据说一条街，街坊邻居的春联都出自他手。他喜欢写旧体诗，攒了好几本。我好奇地问我妈，还放着吗？我妈说，姥爷去世后，她拿了一本回来，有次给我爷爷看，再后来不知所终。

姥爷娶的那位寡妇是基督徒。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谈的都是早请示、晚汇报，为人民服务。能遇到一位读过《圣经》的人，并且是位肤白的年轻女子，对半生都在寻求精神伴侣的姥爷，我猜想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1970年，姥爷离婚成功，那年他38岁。之后的几年，对于我的故乡和我姥爷都是风平浪静的，各种运动都过去了，饿死人的时候也过去了，姥爷的毛呢裤和皮鞋都在一次次的饥饿中换成全家人的口粮。在他最好的时光中，他和那位信主的、嘴巴灵巧的女人在一起，会谈起《圣经》吗？那里头是何等优美、气象万千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耶稣是多么温柔，这个骑着一匹驴驹子而来的年轻人，开口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何等温柔，犹如三月春风吹过一支芦管。《新约》的核心是“爱”，在那个触手生冰的时代，这是否曾给他安慰？

希望如此。



（若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沉默也会歌唱》一书，李晓林图）



一个女孩的小站

●程曼祺

日本当地时间3月25日下午1点半，从远轻开往旭川的列车像往常一样出发了。

这趟列车将最后一次经停小站“旧白滝站”。一趟乘客稀少的列车，一个寂寥的站台，它们的最后一次相遇，却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仅在一家视频网站，就有超过百万网友共同见证。

比起“旧白滝”，小站更为流传的称号是“一个女孩的小站”。早在3年前，由于乘客稀少，日本北海道旅客铁路公司就计划关停小站。但当地女孩原田华奈恰好升入高中，需要每日乘列车通勤。在居民的请愿下，铁路公司便为了这“唯一的固定乘客”保留了小站。

当天，列车渐渐驶离远轻

站，眼看就要下雪，黑色的森林、山脉和白色的雪原在车窗外绵延。

3年来，华奈是生活在旧白滝站附近唯一的高中生。

每天早上，父亲结束田里的劳作，会准时开车送女儿去车站。他珍视这5分钟的车程：“这个车站给了我们父女单独说话的宝贵时间，真是不容易呀。”

华奈奔赴毕业典礼的一刻，也得到了邻居们的郑重对待。他们纷纷到小站，挥手送别“最后的毕业生”。

“叮叮”，道口又鸣响了铃声，列车缓缓驶进旧白滝站，这种声音已在雪原回荡了近70年，今天是最后一次了。许多铁道迷和媒体特意赶来，举着相机拍摄列车到站的场景。大家打破“噤声传统”，

热烈地交谈着。

过去的3年里，除非遇上极端大雪，7点15分，华奈会准时从月台踏上列车。早上的列车通常由两节车厢组成，十几名乘客基本都是前往远轻的高中生。和大城市挤地铁的学生不同，这里的孩子在列车上有自己的“老位子”。每天早上，华奈会习惯性地坐到第一节车厢后部的一个座位上。

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25日下午，2点07分，列车准时停下。车窗外，自发组织关停仪式的村民挥手致意。在站台和候车室之间，人们还摆放了一个醒目的告示牌：“旧白滝，69年间，非常感谢！”

曾有人误会小站和列车是为华奈专门设立的。但正如告示牌上所写，它已经静静存在了将近70年，不仅和年轻的女孩缘分深厚，也是当地老居民共同的青春记忆。

今年63岁的丹羽范史回忆，小站是他的父母和村民一起汇集材料建成的。

从20岁开始，丹羽范史就在小站扫雪，至今已经43年了。他也曾是远轻高中的学生，上学时经常乘坐这趟列车。

小站关停的前一天，丹羽再次踏上这班列车。“最后一次了啊！”他感慨。窗外北国雪景未变，他眼里含着热泪。

如今，生活在旧白滝地区的约50名居民，多是像丹羽一样的中老年人。他们随父辈而来，年轻时结伴上学，转眼已到白发苍苍的年纪。但下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小站也



不用等

◎木 心

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着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功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

收。我喝彩，喝的是倒彩。

生活里没有这样的便宜。

年轻时在上海，新得了一位朋友，品貌、智力都很好。某日谈到上海人无聊，半点小事就引一堆路人围观。正说着，对面马路霎时聚集了十多人在议论什么事，那朋友疾步过去看究竟。我就冷在路边，等，这真叫人孤独，又不好意思就此走掉，呆等了好久，他才兴尽而归。现在还是这样，我老被人扔在路边——这条路，叫作艺术之路。我老了，实在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等等，等他从彼岸兴奋归来；普通朋友呢，不等了，走了。骂我不讲义气，独自溜了？这种顾虑似乎不必要。新的情况是，跑去看热闹的人，就此消失在热闹中，不回来了，所以大大减少了等的必要。

（天堂飘雪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回忆录》一书）

失去了往日的热闹。茫茫雪原之外，工业技术仍在飞速发展，3月26日，就在小站关停的第二天，从本州岛通往函馆的新干线正式开通，快速铁路历史性地登上了地理气候条件严苛的北海道。

今年4月，华奈就要告别家乡静谧的村庄和小站，前往地铁网络四通八达的东京上学。

高中时代，她曾去过熙熙攘攘的札幌站，觉得“好厉害”，前一班车没赶上，不到几分钟，下一班车就来了。这和每天只有4班列车的小站旧白滝完全不同。对于乘坐大城市的电车，华奈有些憧憬，又有些担忧：“那么多条轨道，让人心里慌慌的，能不能记得住啊。”

在停下不到10分钟后，列车缓缓启动，离开了旧白滝站。这次，列车上没有华奈的

身影。这个曾在月台等待出发的女孩正要去往更大的世界，而见证岁月沧桑和聚散故事的小站却像即将告别世界的老人。也是在4月后，积雪融化之时，候车室和站台将被拆除。

它给年轻的华奈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感谢这个车站，一直保留到我高中毕业。非常感谢！”

去年9月，日本铁路公司宣布了一项制度，为居民提交请愿书订立了条件：如果可以认定一天内有不少于两个人在使用车站，或者车站周边有至少4个中小學生，或者有高中生有通勤需求，就可请愿保留乘客稀少的小站。

有人预测，新制度下，“一个女孩的小站”也许不会是一个“美丽的例外”。

（午夜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30日）

晚清庆亲王奕劻家里的门丁负责收门包，但大门口却贴着王爷的亲笔条子：禁收门包！人家来了，门丁照样收。有人指着这个条子说：“王爷不是说了不收吗？”门丁说：“王爷不能不这么说，但您的钱还是不能省。”中国有多少事儿，都是不能不这么说，但怎么做，却是另一回事。

——张 鸣

物来顺应，事过心宁，可以延年。

——龚廷贤《寿世保元》

我喜欢朋友称赞我，听了舒服；但也真诚地不怕挨骂。原因就在于我的心手都忙，顾不上琐碎的恶意。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地雷： 叶企孙的咒语

● 詹谷丰

我少年时代的文化娱乐生活中，只有《地雷战》《地道战》两部战火纷飞的黑白电影。

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抗日神剧”这个名词，一个少年也分不清政治与历史的因缘，我只是觉得日本军队凶残愚笨，中国抗日军民聪明勇敢。尤其是地雷，电影用人物和情节将它的威力放大到了原子弹的程度。

我对地雷的全部认识通过民兵游击队的智慧留在了脑海中。一个浅薄少年对杀敌武器的兴趣只在于娱乐，而与它本质上的科学技术远隔千里。

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在我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之后，彻底颠覆了我对地雷的认识。

叶企孙的人生命运，注定与一颗地雷交集。

“七七事变”前的那些晚上，叶企孙在校园里看他的学生熊大缜教吴宓教授骑自行车。叶企孙是一个旁观者，他不需要用自行车这种工具代步。他一个人生活，经济条件宽裕，是清华园里最早拥有私人汽车的名教授。

侵华日军的枪声，刹住了吴宓教授歪歪扭扭的自行车轮子；而清华大学，则成了一个战火中的难民，开始了曲折颠簸的逃难之路。

在清华南迁的线路图上，天津是首站，然后坐船南下，



熊大缜

转往长沙。

叶企孙没有想到，到达天津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同日军一样凶恶的敌人——伤寒。

病床上的他，高烧不退，腹泻不止。熊大缜无意中拍了一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叶企孙的病状：骨瘦如柴的叶企孙靠在圈椅上，头发蓬乱，神情憔悴，双目深陷，黯然无神。即使已经病笃，叶企孙仍然记挂着梅贻琦交给他的任务。许多次，他挣扎着坐起来，让熊大缜为那些滞留在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安排行程和交通工具。

在天津，叶企孙和熊大缜迎来送往，吴宓、汤用彤、贺

麟等教授和一批批学生在他们的安排下离开码头，只有熊大缜，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叶企孙身边。

这一年，叶企孙已接近40岁，却和爱情、婚姻无缘，他的独身主义，是延续终生的选择。一个没有儿女的知识分子，将对亲情的渴望，转移到了学生身上。熊大缜，正是叶企孙寄托亲情的一个学生。

每年暑假，叶企孙带着熊大缜游历山水。那些人和山河融为一体的历史镜头，被熊大缜装在相机里。80年后，我在民国的黑白照片上看到了熊

大缜和叶企孙的笑容，看到了熊大缜在上个世纪30年代条件下，用自制的胶卷，拍下的北平西山清晰生动的夜景。在叶企孙的鼓励下，熊大缜的摄影爱好，转化成了《红外光照相技术》的毕业论文。

1935年夏天，熊大缜毕业了，叶企孙安排他留校以助教的身份教普通物理实验，继续研究红外光照相技术。由学生成为助教之后，熊大缜就住进了叶企孙的家中。

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的病床上，叶企孙听到了侵华日军进攻冀中的枪炮声；而熊大缜，则在叶企孙的病房外面，直接听到了抗日的召唤声。

那一天，熊大缜参加了几个朋友的告别饯行，席上的话题，转到了“抗日”上。和熊大缜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同学孙鲁，更是慷慨激昂，恨不得立即开赴前线，上马击贼。

孙鲁的激情是一粒火种，瞬间就点燃了熊大缜的热血。但熊大缜想到恩师叶企孙，他面前还有去德国留学和在长沙任教等几条道路，他不知道如何选择，他要看见老师指路的手指。孙鲁说，最好的路，是直接上前线杀日本人。叶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爱国救国，现在冀中正需要科技人才，去冀中参战，正是叶先生说的科技救国啊。

熊大缜怀着这样的心思，终于在春节之后到达了叶企孙的身边。看见老师沉默，熊大缜心中忐忑不安，他知道，叶企孙只需轻轻地说一个“不”字，就会阻住自己通往冀中的

脚步。然而，老师没有反对。数十年后，熊大缜的白骨已化成了尘埃，冤屈中的叶企孙，在“专案组”的淫威下，仍然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刻的心情。

“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是一位姓黄的（住北京西单附近某教会学校）介绍他去的；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

这段在“文革”中的交代文字，深深隐藏了情同父子的师生感情。那段历史之外的人，感受不到叶企孙内心的疼痛。熊大缜走了，叶企孙的心突然空了。“熊到冀中去后，有十余天，我神思郁郁，心思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一个叫刘维的人牵了回来。一个月后，一个陌生人来到了天津清华同学会，交给叶企孙一封信。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叶企孙就仿佛看到了熊大缜。

“兹是刘维先生，请接洽，详情容刘而叙。大正。”

这些简短的文字后面，展示了熊大缜来到冀中之后的一切。刘维告诉叶企孙，熊大缜工作能力很强，得到了吕正操司令员的信任，在担任印刷所所长不久，又被提拔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刘维转达了熊大缜的求援，请叶企孙为冀中军区筹集物资设备，物色一批科技人才。

叶企孙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知道自己的特长，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在叶企孙为抗日的冀中军区物色的科技人才名单上，我看到了熊大缜、阎裕昌、汪德熙、林风、葛庭燧、胡大佛、李广信、钱伟长、张瑞清、张方等一串名字，这些人大多出自清华，具有研制炸药、制造地雷以及无线通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德熙，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第七届学生。他在《叶企孙先生支援冀中抗日》一文中回忆：“1938年5月，叶企孙先生专程从天津到北平找我，动员我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协助当时在冀中八路军任供给部部长的熊大缜研制烈性炸药……叶先生对我说，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缴获了一批氯酸钾，用它代替土硝制黑火药，不料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叶先生知道清华大学化学系发生过氯酸钾爆炸事故，就想到我可能知道稳定氯酸钾的方法，因而找到了我。当时北京图书馆还开门，我去翻阅了有关文献，对这个问题心里有了底就去了冀中。我是扮作传教士进入冀中的，为了顺利通过敌人的盘问，叶先生教我学说了一句日语‘我是基督徒’。叶先生还教我留下一些寄往北京的家信，由他按月给我双亲寄生活费，对他们说我是到天津去教书的。”

“熊在我到冀中后成立了

技术研究社，技术人员只有我和当地一位教师张奎元同志，另外有几位八路军战士。我用铁砧和锤子检测制成的炸药是否稳定，很快就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炸药的方法。但是，由于引爆炸药使用的是黑炸药所用的点火式的信管，氯酸钾炸药的威力未能充分发挥，我就想试制雷汞雷管。后来，又发现掺入少量硝基化合物，特别是TNT，能够大大提高炸药性能。为此，熊先后两次派我去天津找叶先生求援。叶先生不但先后给冀中输入制雷管用的药品、铜壳、铂丝和起爆器，还为冀中动员平津大学生张方、李广信等人到技研社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铂丝焊接问题，还找到清华物理系手艺超群的实验员去冀中。此外，由于运输制TNT的化学原料较困难，他又动员在燕大借读的清华研究生林风来天津，在租界中秘密制备TNT，并制成条块状与肥皂混在一起运至冀中。”

这一声巨响由汪德熙亲自导演。

那天晚上，汪德熙率领一队工兵，来到白天踩好了点的铁路边。大家将12只装了炸药的大铁桶埋在了铁轨下面，插好电雷管，将导线牵到了几百米远的隐蔽点。

日本人的火车在午夜时分开来了，雪亮的灯柱刺破了爆炸前的黑暗。汪德熙将电线的正负极对接在一起。在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火车头腾空飞起，粉身碎骨，车厢倾覆，连锁性的爆炸震动了冀中大地。

炸药的巨大威力传到了侵华日军的大本营，日军陆军部的一份通报描述说：“相信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爆炸。”在电影《地雷战》和所有的抗日影视作品中，“土八路”这个名词是侵华日军对八路军的蔑称，无论是人数、装备、武器还是战术，八路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相比，都处于极端的劣势。冀中平原上的爆炸，颠覆了日军对八路军“土”的认识。在后来的一系列行动中，侵华日军终于明白，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和聪明智慧，投身到了抗日的洪流中。

《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一书中，描述了知识分子们的抗日贡献：

“熊大缜所领导的技术研究社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样式，那就是对敌军占领区的公路、铁路、桥梁、车站、港口等实施爆炸，能极大地削弱敌军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使其恐惧不安，军心动摇。这种战法后来被晋察冀的抗日部队普遍接受，特别是‘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在其‘大本营陆军部’战史中谈起‘铁路破坏情况’时这样写道：……铁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彻底摧毁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等重要技术性设施。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极为巧妙。”

我在乡村的晒谷场上一遍遍看《地雷战》的时候，熊大缜已经在冀中平原上冤死了数十年。地雷的威风从清华大学

的课堂上辗转来到抗日的最前线，它用日军死伤的战况让冀中军民欢欣鼓舞，最后又用娱乐的形式愚弄了后人的眼睛。我就是那个在生活的表相中手舞足蹈的无知少年。

能够表明历史真相的往往是历史本身。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节点上，我在庄严的党报上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它为冀中的地雷验明正身，也让后人看到了熊大缜沉冤的悲惨：

《地雷战》电影中的民兵队长赵虎和雷连长等人总能有各种点子，发明了10余种土地雷。在观看影片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指出了该片的不足：“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几个老百姓怎么能搞出地雷战呢？”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农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造出如此精妙的地雷的可能性确实不大，甚至在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制造地雷的专业人员。其实，在华北地区地雷战中，有着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他们为抗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

熊大缜是中国物理学事业铺路人叶企孙的得意门生。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熊大缜得知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并且需要科技人员协助后，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推迟婚期来到冀中抗日。（《地雷战：炸得日寇心胆寒》，《南方日报》2015年8月3日）

（屠山摘自《钟山》2016年第2期，李晨图）



我们要学习蜗牛坚持不懈的精神。

——温州一条6公里的路4年没建好，市民因此送官员蜗牛玩偶，官员却如此会意

谢谢你叫我出来陪你玩手机。

小时候以为“早睡早起身体好”是一句口号，长大后才发现那是三个愿望。

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恭维就像口香糖，可以咀嚼，但不能下咽。

——网友签名

你大腿上的赘肉对长寿来说可能非常重要。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者在一本知名遗传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称，胖的细胞比瘦的细胞活得更久，微胖身材可能更有利于保持健康和长寿

不要以为别人对你分享的文章点了赞就代表他们真的点开并阅读了。

——一位推特用户称，这是一条默认的社交原则

三种人对待钱的态度：曾经有钱的人想复古，现在有钱的人想维持现状，现在没钱的人想改变。

——鲁迅

技术扫荡的是整个社会，从农民工到学者，无一幸免。

——李大白《碎片化阅读会导致“低智商社会”吗》一文称，碎片化阅读消耗的不仅是逻辑思维和判断力，更



是你的兴趣和时间，你会很难在一件事情上集中精力；全社会的认知途径和趣味在逐渐被拉平

从2017年开始，零售商不准在商店展示香烟，也不准展示任何香烟广告，违者将予以重罚。

——新加坡议会近日投票通过的决议

办公室里有人把《女医明妃传》里出现的各种方子都抄了下来，打算留着自用。看来这是把电视剧当成“养生堂”节目来看了。

——专栏作家指间沙在其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一旦扯上“养生”“调理”“治病”，群众基础就特别广

对不起，在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出现工匠精神，绝大多数未被认可的工匠会饿死。

——财经评论员叶檀说：“绝大多数消费者怀着赚便宜

的心理，希望以淘宝价买到优质商品，这样的消费只配出现骗子横行、假冒伪劣盛行的市场”

我们一起见证世界改变，秘诀就是永远和老婆唱同调。

——1932年美国约翰带着时年21岁的妻子私奔结婚，如今，百岁夫妻讲述爱情秘方

说真话是说话的最低成本，做好事是做事的最佳投资。

——西岭雪

上学时不准早恋，毕业就得结婚，当我们会法术啊。

——针对回家过年时全国青年被逼婚率70%以上这一热点，有网友如此评论

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当人们都在计算机边上工作的时候，你能说谁是白领、谁是蓝领吗？

——经济学家厉以宁谈创业和人口红利

人一生要做的两件事就是防患于未然和豁达大度。前者是为了使他避免遭受痛苦和损失，后者是为了避免纷争和冲突。

——叔本华

我们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天将会被某个陌生人一语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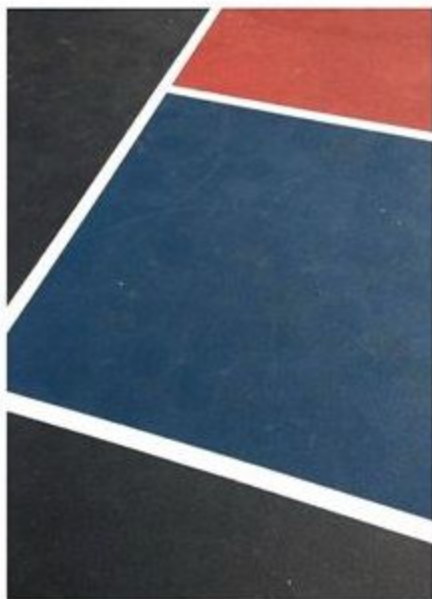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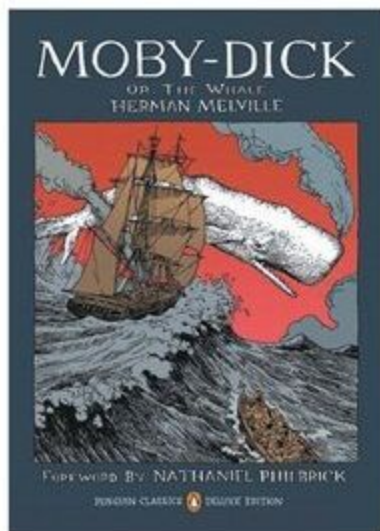
——爱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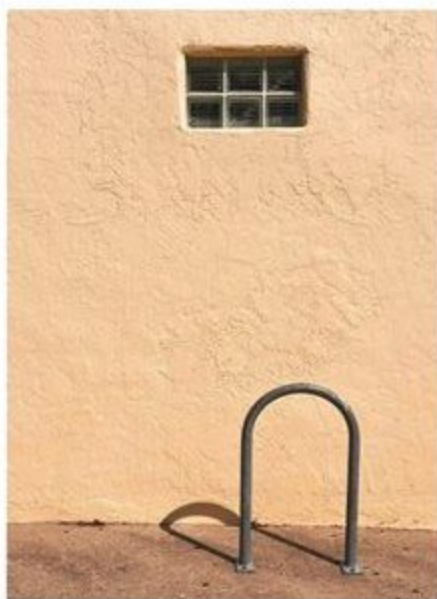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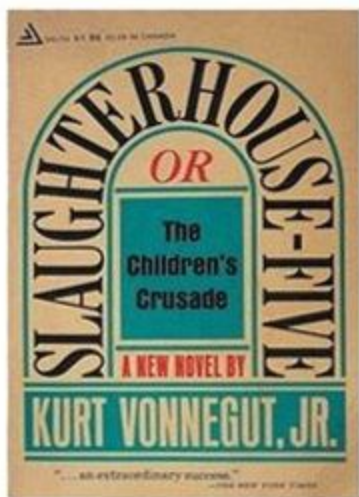
书封与现代艺术

书封的使命在于，在你看它第一眼的时候牢牢抓住你的心。因此，同样作为视觉艺术，书封和其他艺术设计总有“撞衫”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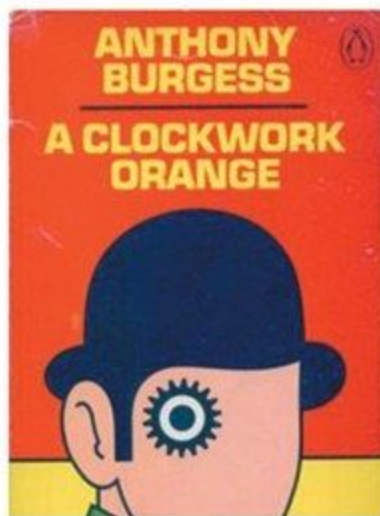
《白鲸记》

作者：梅尔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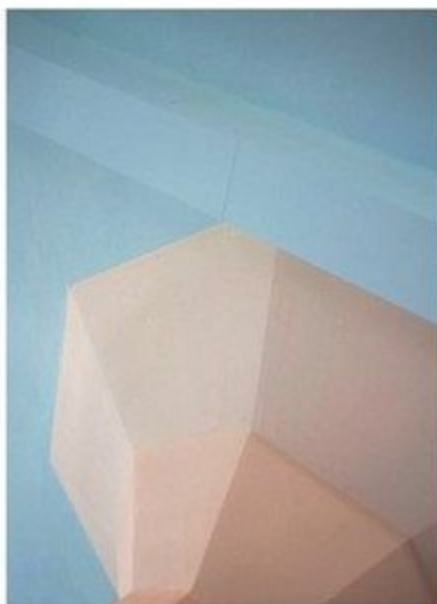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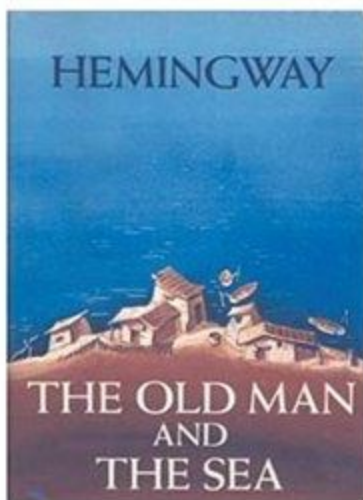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发条橙》

作者：安东尼·伯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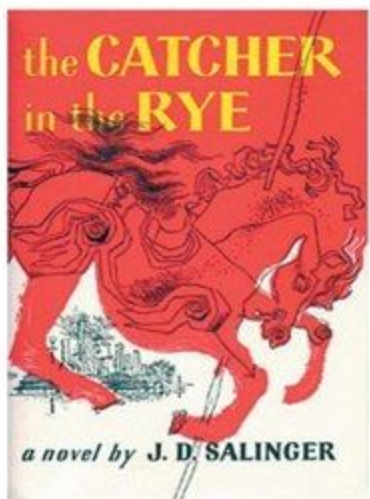
《老人与海》

作者：海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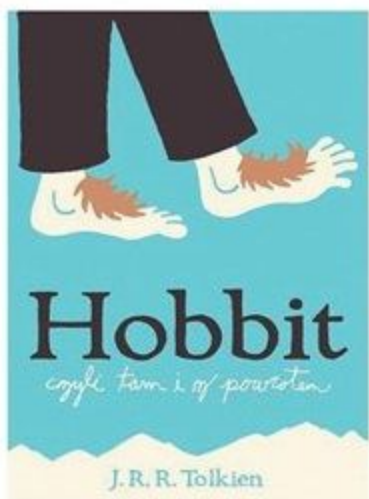
最近，德国一个名叫塔玛拉（Tamara Eda Temucin）的女子在图片分享软件 Instagram 上发起了一项活动——将书封和现代艺术配对。据塔玛拉说，她的灵感来源于一次修图：当时，她在处理一张摄于非洲的照片，裁剪之间，发现这张照片上的画面与阿兰·德波顿《幸福的建筑》的书封非常相似。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塔玛拉爱上了这些漂亮的巧合。有些配对看上去简直完全一样，有些书封和画面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暧昧的关系，比如两者色系接近，或是有着极为相似的设计元素，包括大胆的色块和简约的线条。文中的这些书您也不妨作书单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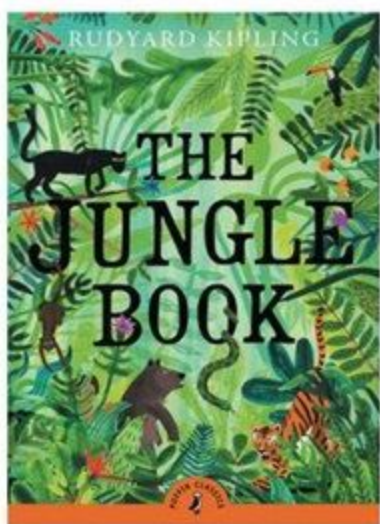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微信：ibook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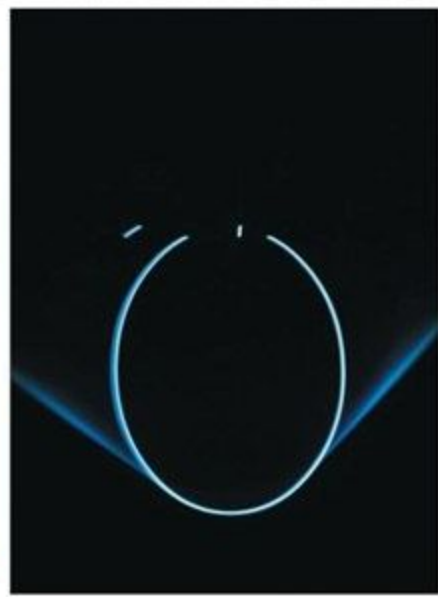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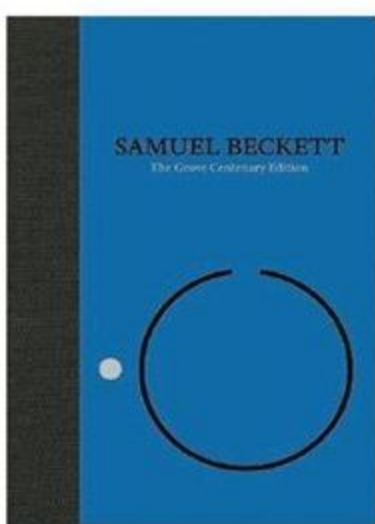
《麦田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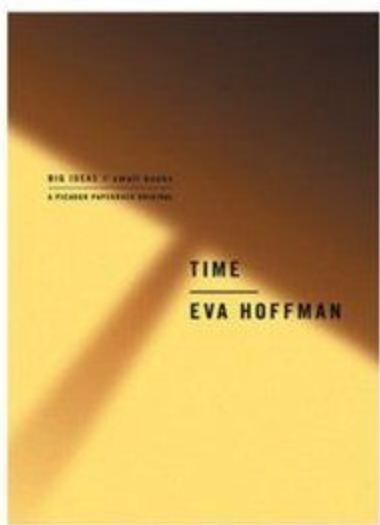
《霍比特人》
作者：托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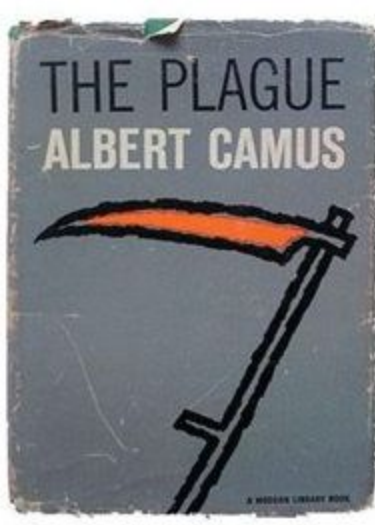
《丛林奇谈》
作者：吉卜林



《塞缪尔·贝克特选集》
作者：塞缪尔·贝克特



《时间》
作者：伊娃·霍夫曼



《鼠疫》
作者：加缪



才华是上帝的惩罚

●吴晓波

很多年来，我对才华的敬畏，始于自卑，终于疑惑。

大约在20岁的时候，我便确认自己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那时在读大学，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沮丧。

每当到了熄灯之后，同学们除了讲笑话，就是猜谜和脑筋急转弯，而我几乎没有一次得过第一名，这太让人绝望了，我对自己智商的清醒认识就是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形成的。

那时，我还在非常努力地练习写诗歌，我细读了能在图书馆找到的所有欧美作家及华人的诗歌，还在一本练习簿上练写了数百首长长短短的作品，我把它们工工整整地誊抄在稿纸上，分别投寄给国内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

8分钱的邮票费在当时的复旦可以买半块猪排，4年里，我省下上百块猪排去实现我的诗歌梦，结果是，一直到毕业那天，我都从来没有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过一首诗歌。

王尔德说，除了才华，我一无所有。

这个世界一定是有天才存在的，否则，你很难解释当时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张爱玲怎么能写出《第一炉香》，为什么是一个叫爱因斯坦的专利局技术员发现了相对论；有人对过去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一个统计，他们发表得奖论文的平均年龄是37岁，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是天赋异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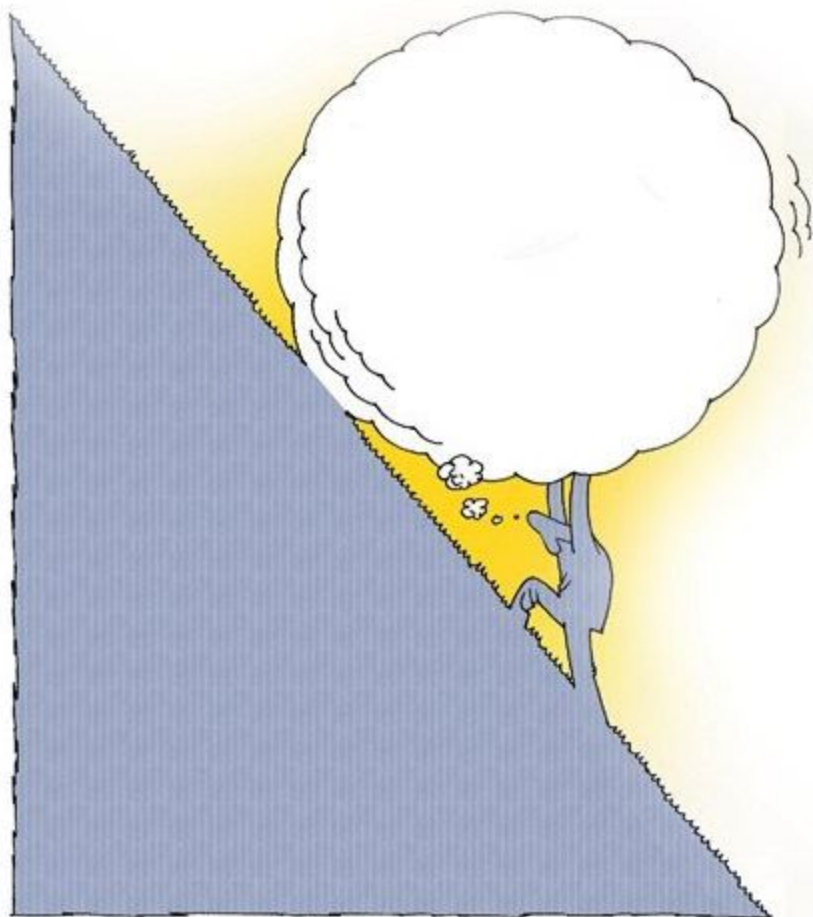
可是，绝大多数的人应该如我这般，资质平凡、际遇寻常，在万千众生中挣扎着放出一点微弱的灵光。那么，才华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到底占了多少比重？

三宅一生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最有才华的服装设计师。1973年，35岁的三宅一生第一次参加巴黎时装展，带去了“一块布(A-POC)”的新设计概念，从此成为标志性人物。令人惊讶的是，从此以后，三宅一生每年都会去巴黎参加两次发布会，40多年来，从未中断。

时装设计被认为是一个只与天才有关的疯狂职业，但是，每隔半年就要向世界证明一次自己，这应该只与偏执性的毅力有关了。在三宅一生看来，一年参加两次发布会，就好像是定期去医院做全身检查，既考验设计师的想象力，同时又考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贯性，“每年两次，我都要证明我的创造力，证明我还立在当下。”

在我所从事的非虚构财经写作领域中，才华是约束条件下的能力释放——张五常把它视为经济学的第一条定律，也就是说，你所进行的表达和判断都必须建立在细节和数据的基础上，它基本上不来自想象，而与采集的数量和广度、思考和辩驳的深度有关。

1996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它的印刷量是6000本，其中的三分之一还是被我送出去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要求自己每





岁月望远

● [英] 菲利普·拉金

◎ 舒丹丹 译

他们说眼睛随着年岁清
 澈，
 如同露珠滤净空气
 夜晚变得澄明，
 仿佛时光投下一道边框
 环绕在事物最后的形
 状，
 使它们因此凸显；
 树木层叠，
 绵长而轻柔的草浪
 吹皱了金黄的
 被风裹挟的波纹——所
 有这些，
 他们说，都会骤然重
 现，
 当我们老去。

（月月鸟摘自上海人民出
 版社《高窗：菲利普·拉金诗
 集》一书）



诗二首

我就要剩下的那一颗

◎ 海 桑

比之于树木，我也许聪
 明些，却未必智慧
 比之于花朵，我也许智

慧些，却未必和美
 作为生命，我只是千万
 种中的一个表达形式
 兴许还不是最好的那一
 种

天地之间，那些愚笨的
 和柔软的就是爱吧

听，它们的话语无伦
 次，声音低小

说是要那些衰老的和没
 有用的也好好存活

那么，这世间果真有灵
 魂，就分送给大家吧

分送给树木、花草、小
 狗和石头

就像给孩子们分散彩色
 的糖果

而我有些胆小，我远远
 地站着

如果糖果还多些，我就
 要剩下那一颗

（欲何依摘自新星出版社
 《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
 一书）

年写出一本书，到今天，这个“自我约束”已经持续长达20年。

写一本财经作品，从酝酿选题、收集材料、形成结构性观点到最终成稿，一般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而每年写一本书，便需要同时开展三个以上的选题准备。在这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中，比才华更重要的，是规划、时间管理，以及足够的耐心和体能的储备。

我的右手掌关节处，有一块小硬茧，摸上去糙糙的，这是20多年电脑写作的“记忆”，我把它看成是一块“光荣之茧”，我若有些许才华，它是唯一的证明。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能力便是才华，它若只是激情或灵感乍现，则只可能短暂地燃烧。才华是上帝给人的一份礼物，却也同时是一个惩罚。

才华会让一个人变得缺乏韧劲，不愿意做艰苦而持续的投入。一个人在智力上的优越感，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所有的获得都是理所应得，从而不懂得对平凡人感恩。有才华的人往往会被各种诱惑所缠绕，在一次次的选择中虚耗岁月。尤为可怕的是，才华让人脆弱，对挫败没有自我嘲笑和化解的能力。

20多年来，我目睹了无数被才华毁坏的人生，他们才情横溢、智商绝高，在寻常人中随便一站，便会发出光来，但在时间的煎熬下，光芒日渐暗淡，终归于芸芸众生。

访者问年暮的三宅一生：“你这辈子做了什么事？”

答：“裁了一块布。”

（郭旺启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喻 梁图）



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德国人平均每人拥有1万件东西，而在2013年，英国人的家里有60亿件衣服。每名成年人有100件左右的衣服，其中四分之一永远没离开过衣柜。我们这种对物品的疯狂热情来自何处？它又如何改变了世界？还有，最重要的是这种恋物癖说明了什么？

就在不久之前，拥有物品被认为是很坏的事，耶稣曾经警告世人，“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圣奥古斯都走得更远，他认为对物品的欲望与肉体的欲望来自同一处可悲的源泉。

直到18世纪之前，人们都穿着与祖辈同样款式的衣服，至于家庭装饰，500年里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炫耀性消费还会引来麻烦。在1574年，伦敦一名男子被关进了监狱，就因为他穿了一条塔夫绸的紧身裤。150年后，在德国，一个女人被严罚，因为她围了一条对她所属的阶级来说太大的围巾。

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所有人变得更虚荣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理解。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往国内运了25万件衣服。20

年后，这一数字翻了两番。商业的魔力改变了世界。突然之间，到处是棉布了，不但便宜，而且容易洗涤。1725年，英国小说家笛福抱怨说：从穿的衣服很难区分出情妇和女佣，啊，不，大多数的女佣比情妇穿得更精致。1700年，法国的仆从平均把收入的10%用于购买衣服，但是到了175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33%。

在服装的带领下，其他东西很快赶了上来。以食物来说，17世纪50年代，第一批咖啡屋在英国出现，随后巧克

力登场了，并很快流行了起来。17世纪后期，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希望在喝了一夜酒之后，巧克力能让他的肠胃舒服起来。直到士兵接受了它的口味之后，巧克力才算征服了世界。19世纪70年代，瑞士巧克力商人菲利普·苏查德把巧克力送到了兵营中。一开始，士兵们刚吃下就全吐了出来，认为巧克力太难吃了，但是几年后，军队爱上了这种东西，苏查德开始大规模为士兵制造巧克力。

当然还有茶，到19世纪50年代，茶成了英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当时流行的戏剧《阿拉丁》中有个风流寡妇，名字借自一种便宜的、人人可喝得起的中国茶“屯溪”，这是观众都懂的一个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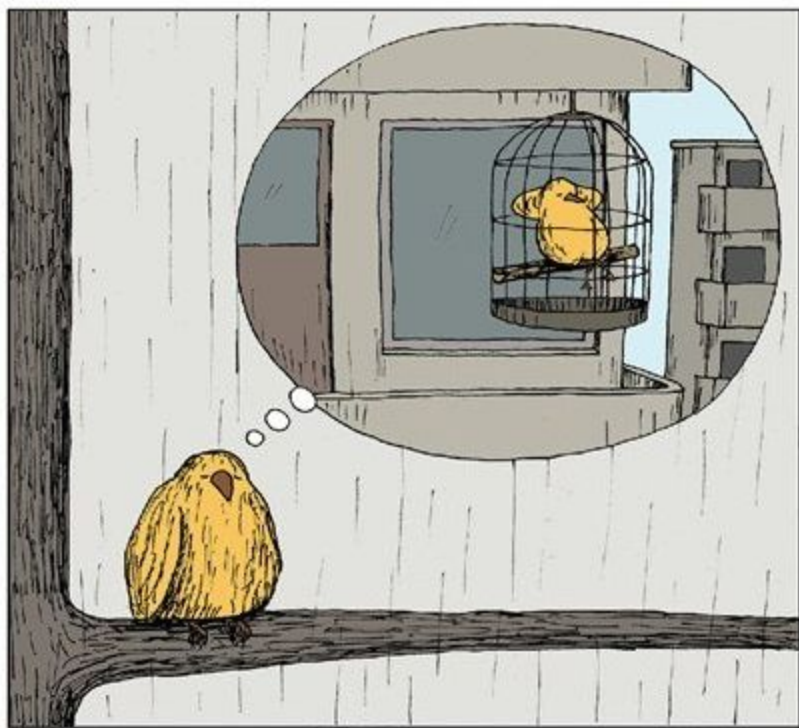
因为大家都喝热饮，餐具业发生了巨变。制陶工乔赛亚·韦奇伍德找到了一种给陶器上釉的方法，烧出的陶瓷很漂亮，而且能承受温度的骤然变化。

就这样，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更小，更加以消费为导向。20世纪初期，英国的哈罗德百货宣称他们的邮寄服务能够把任何东西送到阿根廷和桑给巴尔。

物之国

●唐 离





说香港

●王小妮

该怎样描述香港才更贴切？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看过一些回忆录，去过历史博物馆，问过一些有经历的人。

有个有趣的角，从香港人口变迁的数据来看：

1841年，估计全港有7000人。

1845年，有了最早的人口统计，香港人口23817人。

1861年有119321人。

这一段时间的人口剧增，和太平天国起义、内地战乱、难民拥入有关。

1900年义和团运动，随后军阀内战，香港

人口增加到20万。

抗战开始，1938年日军占领了广州，大量逃难者拥入香港，人口激增到160万。

而1941年香港也沦陷，港人又逃向内地，二战结束的1945年，香港的人口只有60万。

随后不到5年，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了236万，几乎激增3倍。

在内地饥荒四起的1960年，香港人口有301万。

过了不到20年，1979年，香港人口达到500万，其中39%是20岁以下的青年人。

这些陡增陡减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人的肉身流动，几乎都伴随着饥饿、奔跑、恐惧、困苦、匮乏，一个人有一个故事，一万个人就可能讲出一万个故事。

我想，香港对内地而言，像个荷包，有时候它鼓起来，有时候瘪下去：内地遇到灾难困苦，它会鼓起来，用它狭促的陆地和海域，去容纳那些需要庇护的人；而另一些时候，人们转而去内地或海外讨生活，把它空空瘪瘪地留在海边。对流民，它是一块稳定的福地，鼓鼓瘪瘪、能伸能缩，才是香港岛久远而富有张力的特别功能。

100多年的时间里，让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落脚生根，先给他们衣食、淡水和谋生机会，再让他们和他们的后辈能够进学堂读书，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把它擦亮，变成真正的东方明珠。是不是可以说，有了大学的香港似乎不只是荷包，还可以是故乡，是香袋，是锦囊？

（潘光贤摘自《作家》2016年第1期，王原图）

而让人花钱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想要最新的、最时髦的家电，不仅因为它们节省了体力，还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定义自己。对于物品的疯狂追求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危害。在20世纪50年代，妇女们被警告不要离她们的新洗衣机太近，否则可能会

触电或被剥头皮。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青年极端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在百货公司投了几颗炸弹，他们宣称自己打响了与消费主义的战争，他们的口号是“消费主义吓怕了你，我们要吓怕商品”。不久之后，该组织的首领安德列亚斯·巴德尔被捕，被抓时，他正坐在一辆全

新的、罕见的300马力意大利高级跑车里面。他还是一辆白色奔驰车和一辆漂亮的福特车的主人。

无疑，金钱让世界运转，但是想要更新的、更精良的、更闪亮的东西的欲望让世界以更快的速度转动。

（原乡摘自《世界博览》2016年第6期，小黑孩图）



奢望与本事

●李筱懿

曾经，我有一个神一般的保姆，她在我家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她只喝自己带来的红茶；她必须睡硬板床，柔软的席梦思是万万不行的，因为担心驼背；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吃用纯碱而不是发酵粉做的手工馒头；她每个礼拜天必须休息；她还对我的饮食作息严加管束，我在家做的事，得由她把关。

圣诞节前夕，我准备参加闺蜜的年终派对，惴惴不安了好一阵子才打定主意不告诉她，准备偷偷溜出去。当我化着美美的烟熏妆，穿着小礼服，拎着闪闪的小高跟鞋，猫着腰，企图溜走时，身后响起幽幽的声音：“小李，你这是要到哪儿去？下午3点我要出去，你得留在家照看宝宝。”

我果断地洗掉了烟熏妆，脱下小礼服，放回小高跟，安安静静守着我的宝宝，成全了阿姨。

你问我为什么要忍？

因为除了她的脾气，她是我见过的最卓越的保姆——她当得起“卓越”这个词。

带孩子对她来说完全是小把戏，除了所有带孩子的基本功，她会抚触会按摩，会拍嗝会治病，宝宝到点就睡醒来就吃，不哭不闹心情良好，她就是一本关于孩子的百科全书。此外，她亲手给我做固元膏，传授我中医知识，了解一切生活里的小窍门，拆洗窗帘、收纳整理、熨烫衣服、烧菜做饭、读书看报……除了不会英语，她的技能和水准简直是国际级的。

她的能力撑得起她的脾

气，所以，我心甘情愿、百般佩服地忍了。

今天说起久违的她，是因为我收到一个问题，有朋友问我：“姐，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比如，让老板给我升职，找到一个收入体面、心胸开阔的男人，拥有一群合意的朋友。”

她的期望可不低呀，简直是一场关于人生的全垒打，所以，我想到了曾经的神级保姆。

当一个人对生活提出要求的时候，生活也会对他提出反向要求，所以，比较现实的做法是，首先反复掂量自己有多大本领去满足生活的要求，考察自己的能力与愿望是否匹配，然后再给出问题的答案。

而清醒、客观地认识自我，是个异常艰难和痛苦的过程。能够坦然而对自我的渺





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把原本由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烤酒、卖酒。一个15岁的少年，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心里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

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对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井冈山



心里有本 清楚账

●褚时健 口述

◎周 桦撰文

时期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对不对？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烤酒这件事好

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经验都在肚子里，动手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包谷用了多少，燃料费花了多少，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再简单都要记下来；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

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的出酒率高，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我那个时候烤酒经验多了，敲敲酒缸就知道酒的度数有多高，现在这个本事我仍然是有的。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其实就是认不认真，会不会做成本核算。

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认真很重要，成本核算也很重要。

（张秋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褚时健传》一书）

小，承认自己的能力够不上愿望，愿意把目标降低到一个可行的水准，是勇气，也是智慧。

回到那个问题，怎样才能获得美丽人生？怎样才能拥有好职业、好配偶、好朋友？

还记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渔夫的老太婆吗？她要钱，要大房子，要珠宝，要仆人，要当女王，可是最后，她一无所有——因为她的奢望远超越了她的本事。

当能力与愿望匹配，所有期许都是正当需求；当能力小

于愿望，所有要求便都成了贪婪的妄想。

我和我的神级保姆最终难免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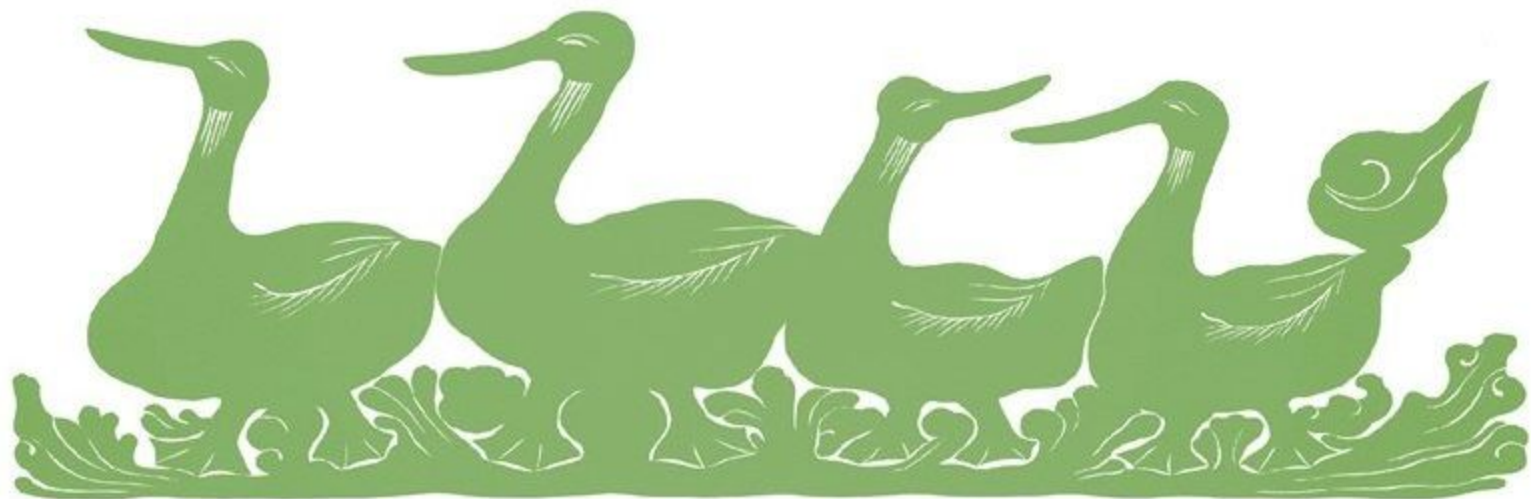
在我的钱包赶不上她的工资增长要求后，我心痛地和她分开，心情之沉重犹如被人棒打了鸳鸯。我深深知道，我没有本事再继续拥有她，我的能力与我的愿望不再匹配，只好放弃。

我换了一个月薪2500元的大姐。她带孩子时就顾不上做饭，做了饭就来不及洗衣服，她看不了书读不了报，自

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但是，她每两个礼拜才休息一天，每次休息，她老公都来到我家楼下高高兴兴接上她手牵手走回家；只要我有工作，她就毫无怨言地调整自己的休息时间配合我；我生病了，她实心实意地给我倒水、买药、量体温。

我喜欢她，她才是和我匹配的那个人。而前面那个，是我高攀了，所以活该累。

（尘中塑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美女都是狠角色》一书，黎青图）



鸭和猫

◎依 时

鸭

戴敦邦的画室，像一间时光穿越机器。他保留了一切老的东西。

他穿布鞋、穿对襟大袄，喝茶、听昆曲，画古人、读古书。更难得的是，他将一套老派礼节全部保存。我几次采访戴老结束后，他都蹒跚着坚持送我到门口，除非我走出他的视线，不然他绝不回楼。

一次溽暑天气，我告别后站在小区路口，一时没有叫到出租车，焦躁之时回头一看，之前送我出来的戴老还拄着拐杖站在楼门口看着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连忙挥手作揖，赶紧离开小区走到外面的大路上。戴老因为长期作画，一目已盲，一目半损，每天上午的光线好，他才只争朝夕地赶来画室绘画，在这拼命争夺的时光里，他却对无名小辈坚持待客礼节，能一直站在那里送我，叫我十分过意不去。

老派上海人秋冬季节喜欢吃鸭子，算是旧俗，在这方

面，戴老却并不遵例。我也是后来从戴敦邦公子那里才晓得究竟：原来戴老“文革”时被下放干校劳动，不能作画，不能回家，十分苦闷。他牵记家里的四个稚儿，心焦难安，平日又要时常被批斗，看人脸色，终日惴惴。

那年年底戴老终于获准回家探视，他立刻离开干校，一心只想赶回家去。出门不久才发现，竟然有一群鸭子跟着他出来，他走鸭走，他停鸭停，他挥挥手叫鸭子回去，鸭子却默默陪着他走了几里路。全然不似当时的人，个个彼此畏惧警惕。直到戴老拐上公路，鸭子才止步。他往前又走了许久，回头望时，鸭子还在路边草丛里探头看他。

寒冬里那些鸭子的眼神坦然明亮，叫见惯人脸瞬息可变的他，一时内心酸涩。几乎当时他就立誓，今生再不吃鸭子。

如此，不仅他，连他的家人也都有了此抱柱信，只为那日一回顾，今生不再吃鸭子。

猫

这次去北京拜访了夏衍的后人，说了许多夏公旧事。

尤其说到夏衍爱猫，几乎就打开了话匣子。夏衍少时就爱猫，童年即与一只同岁猫同床共寝，到老年时期，夏衍交友会客都不避猫。在今存世的照片里，夏衍不仅常常手里抱着猫，还任由家猫在来访的文坛客人膝上、外国友人怀里、客厅茶几上爬来爬去。

他嘱咐家人，不可以阉割，不可以圈禁，要给猫完全的自由。如今，连孙女也成了标准“猫奴”，说起爷爷，先要说起自己接过服侍猫咪的“家风”接力棒。

我问：“怎么就会这么痴迷猫咪？”

夏衍的孙女说：“你不知道那只最有名的‘义猫’的故事吗？”

她说，1975年7月12日，夏衍解除“监护”，当日中午回家。这天距离夏衍被红卫兵带走已经八年又七个月。



回到家里的老人，骨瘦如柴，后足被踢到骨折，落下终身残疾。家里的小院物是人非，一家人正在唏嘘之际，一只老猫循着声音走了过来，原来是夏衍被抓前养的黄猫博博，见到旧主，费力地叫唤。

家人见状大为惊讶，因为自从老人被抓后，博博四处流浪，后来消失无踪。谁能料想得到，这天博博竟能如有神助一般，在老人回家的时候出现在小院子里。

“猫这么通灵性，你们肯定非常感动吧？”我问。

“更感动的是，第二天，博博就死了。它好像长久以来就是在等主人回来一样，见他最后一面就走了。爷爷埋葬了它，和我们说，这是‘义猫’。

爷爷这八年里吃尽苦头，被监禁、被批斗、受审。那个年代，人与人的关系竟至如此，而猫却忠义。

你说怪不怪，那只猫像预先什么都知道一样，那天会坚持到最后一口气，等着我爷爷回家。”

有时候，人不如动物。❀

（潘光贤摘自《龙门阵》

2016年第4期，赵希岗图）



常识 ● 柴 静

季美林 96 岁，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每日清晨 4 时起，坐在床上拿只放大镜，用钢笔写“比较文学史”。手边一本书也没有，不用查资料，“写了一辈子，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医生不让他下地行走，因患有骨髓炎，据说这跟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有关。

那年他 78 岁，要去开会，发现被锁在家里。1.8 米

的高度，他比画一下自己 1.72 米的身高，就跳下去了。后来检查，骨裂了。

同去的女孩说“哎呀”。

他带点儿炫耀地自嘲：“有点儿冒进，有点儿冒进。”

这个宣统三年（1911 年）出生的人，经过清朝，经过袁世凯的洪宪，经过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走过“手臂举起像树林一样的天安门”……说起这一段，还是像个孩子。

医生一共只让我们聊 12 分钟，所以在临别时才跟他谈起胡适，他谈兴很浓，说到当年批判胡适。他写文章为胡适正名，出发点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学术，也不谈旧情，只是因为他觉得胡适是个“好人”。

“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评价一个人，过分不好，歪曲也不好。而且要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他的意见。”

他谈的都是常识。❀

（欲何依摘自人人网）

不要让自己过多地消融于世界，要尽量稳固、充实、坚定。我们所有人共活于世，那些去爱、去感知的人活得最为丰盛。

——亨利·詹姆斯《见信如晤》

学识是一种微小的权势，因为它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是很显著，因而也不易被人公认。学问的本质规定它除了造诣很深的人之外，就很少有人能知道它。

——霍布斯《利维坦》

《红楼梦》里的饮食格局叫作大户气概，小资情调。做一碗茄子要用十几只鸡当辅料，恐怕连曹雪芹也只是想过，未必尝过。贾府里的姐妹妹妹胃口都不大，吃药的兴趣超过吃饭的兴趣。而《金瓶梅》里各色人物，从西门庆到陈敬济，那才是懂吃懂喝的酒肉朋友。《金瓶梅》里的菜单，今天仍然基本能用。要治一席西门家宴，略做采办，便克奏全功。

——小宝《老而不死是为贼》❀



卖面包的小女孩 ●马海霞

我被护士领着离开病房，准备去八楼做手术，一个小女孩提着两大袋面包堵在了病房门口。她把面包放在地上，弯腰，然后目视大家，伸出了三个手指，示意她的面包三元一个。老公忙掏出20元钱递给小女孩，然后让她取六个面包放在我的病床上，临出门那一刻，他又对同病房的人说：“这孩子可能不会讲话，大家帮帮她，买点她的面包吧。”

我从手术室出来一直昏迷，第二天清醒后，老公见我无大碍，便给我雇了个护工，然后去公司打理业务去了。

下午，病房门被推开，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又来了，依旧提着两大袋面包，弯腰，然后目视大家，这次她没有打哑语，而是用极低的声音吐出几个字：“帮帮我吧。”

原来她会说话。那昨天干吗打哑语欺骗大家消费？这孩子心术不正，装可怜让大家买她的面包，哼，骗人只能骗一次，坚决不再上当。“昨天买的面包还没吃呢，今天就不买了。”大家纷纷指着桌子上的面包对她讲。

她没有离开，依旧呆站在原地，行弯腰礼，目光扫过病房里的每个人，楚楚可怜的模样里掺杂着一股不卖掉面包绝不离开的“黏人”劲儿，让人甚是生厌。我躺在病床上暗自庆幸：幸亏老公不在，否则他定招架不住她这可怜见儿。病房里的人不再理会她，任她站在那里，也不会和她目光接触，大概五分钟后，她提着袋子弯腰退出了病房。

第二天，我能下地自己走动了。下午病房门被推开，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又来了，“帮帮我吧。”说完便立在原地，看来不待够五分钟她是不会离开的，但这次大家都懒得和她对话，把她当空气一般。我看不下去了，走到她面前说：“大家不想买面包，你待多久也没用。”她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还呆立在那里。“好个倔丫头，越这样，我们越不买。”她退出病房后，大家一致这样决定。

以后的每天下午，小女孩准时光顾病房，

她一进病房，大家就假装睡觉，连看都不看她，但也有病人脾气不好，会把她赶出病房，“嘭”的一声把她关在病房门外。

医生给我做了各项检查，说我恢复得不错，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老公一早赶来，我和他说起卖面包的小女孩的事情。他竟勃然大怒，对我一顿数落，说我心理阴暗，没同情心，小女孩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推销面包而已，她没有乞讨，没有欺骗，她卖的面包味道也不错，只是在病房里多待几分钟而已，“不买也就罢了，你怎么能够去讽刺她，赶她走……”我不想跟他在这件事上无休止地争辩，偷偷把他兜里的钱都没收了，哼，等下午那个小女孩再来卖面包，我看他用什么买。

整整一天，病房里都没出现小女孩的身影。第二天，第三天，她一直都没来，我心里





我孕期共住过三次院，第二次入院前，正好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说：英语四级成绩刚刚出来，她考了59分。她质问我——也可以算是对全世界发牢骚：59分与60分，到底有什么区别？也许，只是少写了一个大写字母，或者拼错了一个单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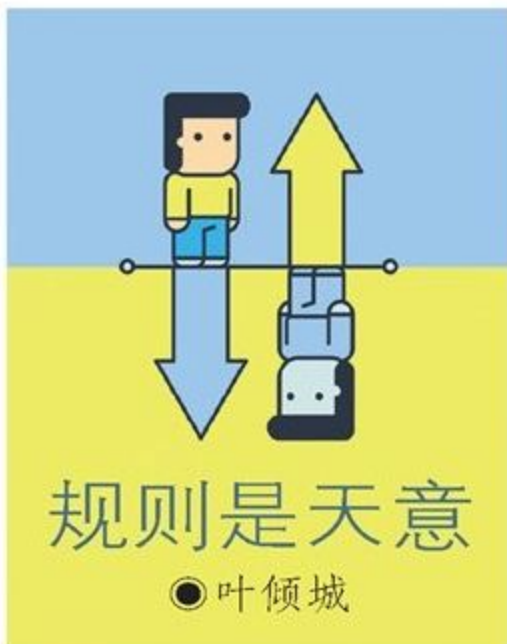
还来不及回答，我就躺到了病床上。在病房里无聊，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过这封信。最终我拟的答案是：这世界上的事，总得有一个标准，这标准是人为的，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合理，用单一标准来衡量人，是不公平的；但完全没有标准，是不可行的。为了照顾59分而降低标准，也不行，否则，得58分的人该掀桌了。

自己觉得说服力一般，但没有更好的答案。

得闲在护士站逛来荡去，看产妇产进进出出。每有出院者，她的卡片便会被取下来。有一天我看到一张

卡片上写着：孕27周，早产，死产。最下端是“已出院”三个字。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的孩子没有诞生在世间。

我想大声疾呼：不是7



个月大的孩子就能保住吗？心底一个小小的声音提醒我：27周还没到7个月。

27周与28周有什么区别？就像那个女生在信里所问：59分与60分有什么区别？

我听见了答案：生死之

隔。

8点与8点过1分有什么区别？如果你赶的火车是8点的，区别就是要么你站在车厢门口一边喘粗气一边庆幸，幸福感爆棚；要么你在月台上狂奔，眼冒金星，眼睁睁看它绝尘而去，你欲哭无泪。

你要去向谁抱怨不公平，跟谁诉说没区别？

我的回信是这样的：既然是标准，那就遵守它。规则就是天意，就是不可碰触的线，尽量让自己远离它，如同好司机开车从不压线。竭尽全力，让自己靠近上限，像孕妇足月分娩，像高考状元从容在清华、北大间任选任挑，而如果你落到底线外——你应该庆幸这只是一次英语四级考试，你还有很多次重来的机会。

往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连一次越线的机会都没有。

（郭旺启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3月24日）

反而有点儿牵挂了，是不是我的那句话刺激或伤到她了？

我悄悄问护士，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咋没有来？护士告诉我，小女孩患有哮喘和先天性脊柱弯曲，冬天天冷风硬，极易引起她的哮喘病发作，医院知道她的情况，特许她在病房里卖面包，为了不影响患者休息，规定她在一个病房最多只能停留五分钟。

“那她这几天怎么没来？”我怯生生地问。

“这几天天冷，肯定是哮喘病犯了。”

“那她应该进病房走一圈，没人买就赶紧离开，也好早点回家呀。”

“她有智力缺陷，让她最多停留五分钟，她就停留五分钟，不管人家买不买；或许她觉得在规定的时间内努力推销她的面包，心里才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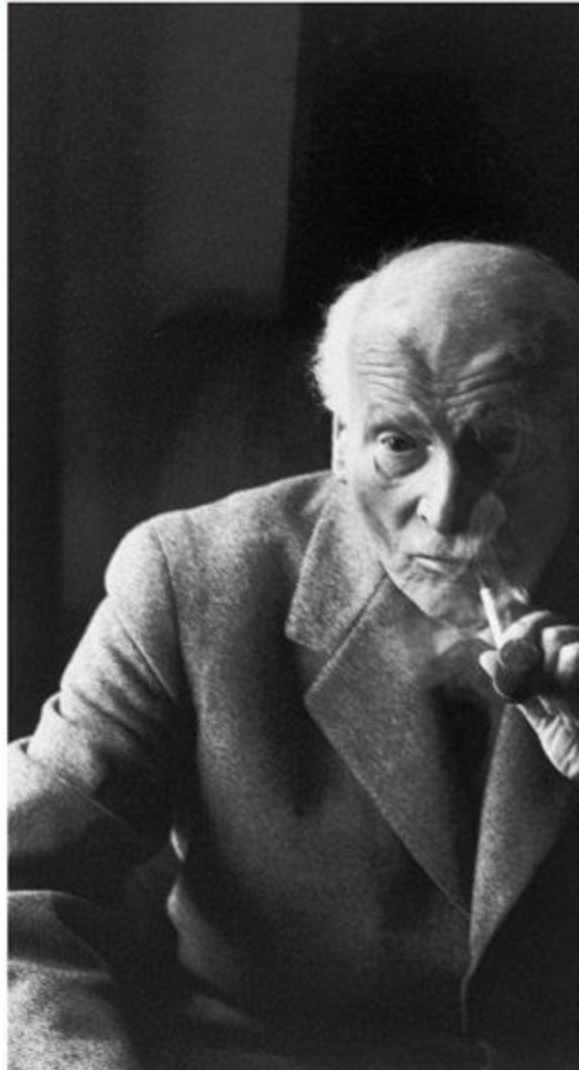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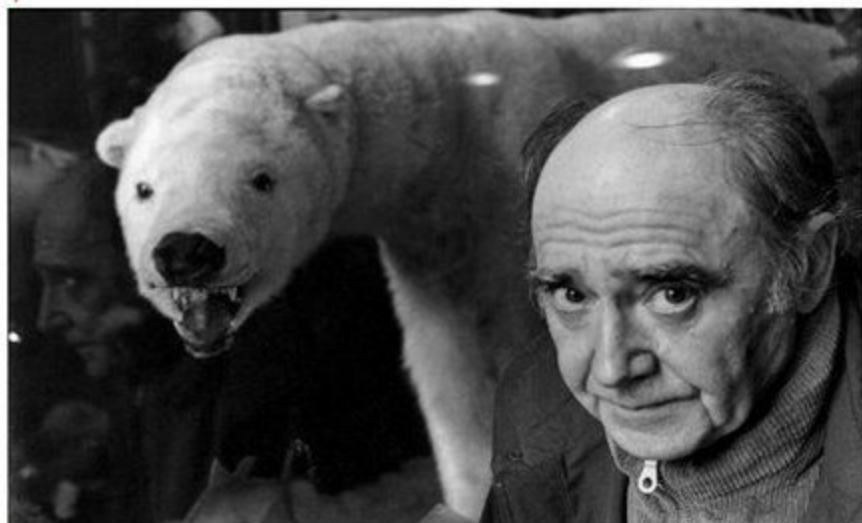
我走出护士站。老公帮我办完出院手续，正提着行李坐在病床上等我，“我想给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留封信。”我的提议老公马上赞同。我把信交给了护士，让她转交给小女孩。出了医院，老公问我信里写了啥，我说，什么都没写，就是把没收你的零花钱都塞到了信封里。

（山 高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3月17日，Colwyn Thomas图）



布列松经典人像作品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08—2004)，法国人，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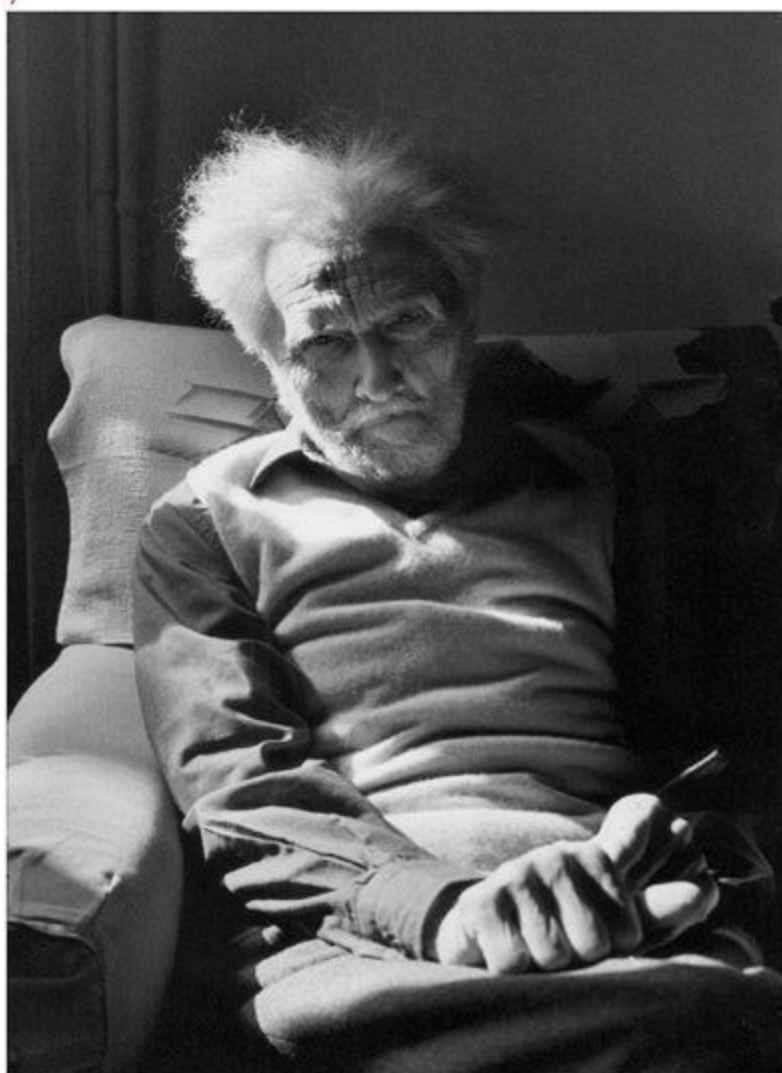
1. 马塞尔·杜尚
(画家)
2. 路易斯·庞斯
(拼贴艺术家)
3. 勒·克莱齐奥和妻子
(作家)
4. 苏珊·桑塔格
(作家、批评家)
5. 伊莎贝尔·于佩尔
(演员)
6.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学家)
7. 玛丽莲·梦露
(演员)
8. 埃兹拉·庞德
(诗人、文学评论家)
9. 让-保罗·萨特和
 菲尔南德·普永
(哲学家；建筑师)
10. 威廉·福克纳
(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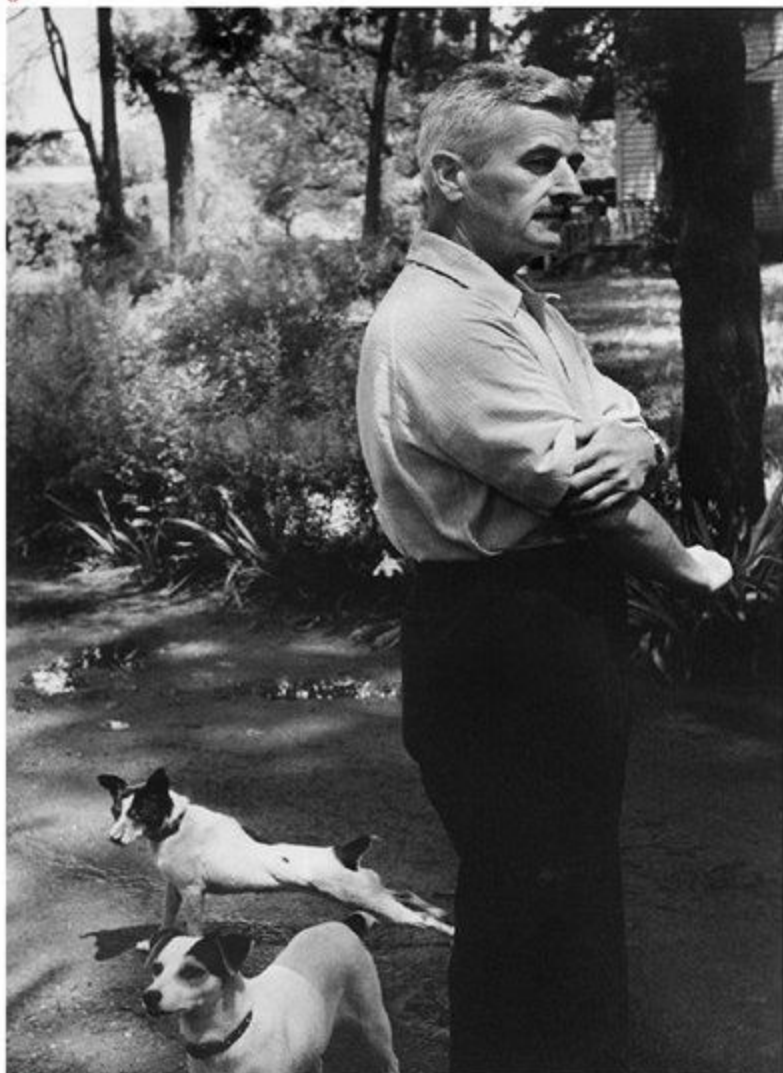
7



9



8



10



每步见药

●韩少功

山里的竹器质优价廉。乡亲们先后给我家送来了四张竹床和三个竹板，皆柔顺润滑，幽凉沁肌，是较为亲切的度夏用品。

有一天中午，我睡着睡着忽觉竹床上有硬物，摸了好几次，没发现有什么，倒是摸到自己背上赫然有一个硬块，看来是来者不善的毒疮或恶疽，俗名“背花”。

妻子认定这是我下地时不戴草帽的后果，也是我好吃辣椒的下场，最后的结论是：赶快进城求医！我当然可以进城，但我有点害怕城里大医院里的拥挤和排队，也不大习惯空调机下的忽冷忽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翻了翻医书，试着用土法祛火解毒。妻子以前在药房工作过，也懂得一些中草药知识，很快从院子里采来马齿苋，洗净，捣碎，敷于硬块上。但这种草叶较硬，无黏性，不贴身，没过多久便脱落，从纱布边缝里漏出来，散落得满床都是。妻子又去问了一下附近的农民，换上一种

犁头草，同样洗净，捣碎，做成黏黏的饼块，敷在背花上“拔毒”和“背毒”。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只敷了两三天，背花就开始软化。又敷了两三天，硬块开始缩小。加上我每天喝下几碗金银花泡的水，不到十天的时间，来势汹汹的背花竟消失无痕。整个治疗过程既不花钱，又没有任何劳顿和痛苦。

我记得自己少年时期也遭遇过这种恶疾。从发作聚脓直至破口泄脓，一个背花消耗抗生素和镇痛剂无数，足足闹腾了20多天。最严重的时候，硬块竟有碗口大，上有小脓头数十个，如鲜艳夺目的一枚石榴，令人疼痛难忍，高烧不退，昏天黑地。医生当时还说，这种毒物因靠近心脏，有时候还可能夺人性命。

如今土法轻易却病，使我对院子里的各种野草刮目相看。车前草，金钱草，白茅根，凌霄，鸡冠花，麦冬，路边金，田边菊，黄芩，牵牛花籽，紫苏籽，鱼腥草……这些还只是已经入典的，未入典的尚不计其数。龙老师的岳父是三江人，来看女儿和外孙，顺便来我家走走，又给我家人做了一次地头讲座，其丰富内容足可以录为一本皇皇大著。原来金钱花与铜钱花是不同的。原来清代纪晓岚用一味苋菜汤，慈禧太后用一味白菜汤，也都治愈过大病的。原来每一个农家小院都是个百草园，还是个免费的百药箱，每草皆药，每步见药，虽不能说包治百病，但对付大多数常见病已绰绰有余。我家有几株七叶莲，据说还是医治蛇伤的神草。

我在路上碰到吴胖子——一位家住附近的医生，问他为何不给病人多用草药。

胖子倒是个老实人，说西药么，价高，利润大；再说西药的药性快，也符合当下人们一切求快的心态，“不瞒你说，现在的医生都是水医生，我也是个水医生，碰到什么病，先吊两瓶水再说！”

“照你这么说，这样的医生我也当得。”

“没错，你是可以当得。”

“滥用抗生素，报上不是说有很多副作用吗？”

“大家都这样吊，你怎么办？你不这么吊，病人还觉得你没水平。没水没瓶（平）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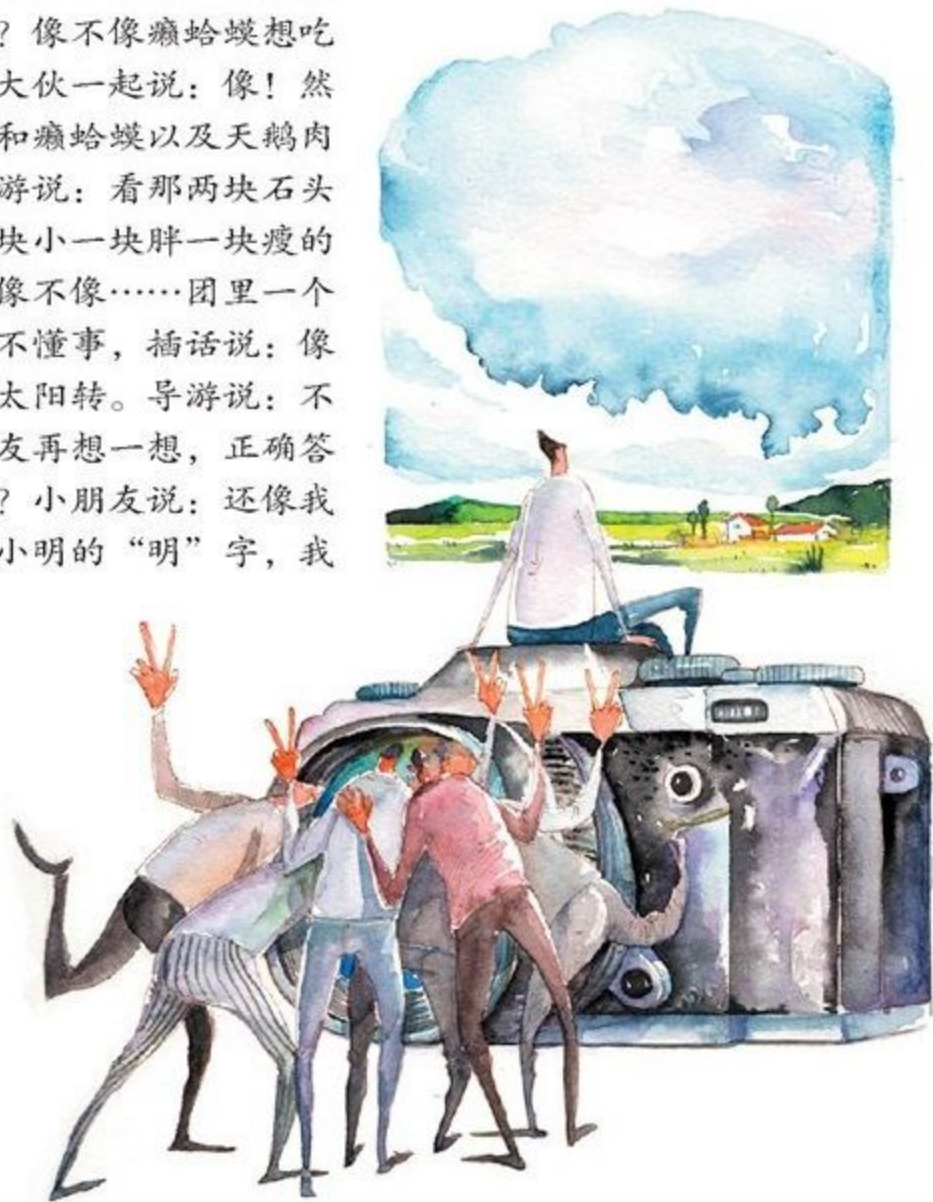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审美观是由导游决定的，导游说：这儿是景点！我们就拍照；导游说：这个作背景最漂亮！我们就留影。结果，大家拍出的照片都一个样：同样的画面，同样的角度，前面站着不同的人，却同样举着两根手指头。

导游说：看那两块石头一个高一个低一个抬头一个回头的像什么？像不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大伙一起说：像！然后拥上去和癞蛤蟆以及天鹅肉拍照。导游说：看那两块石头一块大一块小一块胖一块瘦的像什么？像不像……团里一个小朋友很不懂事，插话说：像地球围着太阳转。导游说：不对！小朋友再想一想，正确答案是什么？小朋友说：还像我的名字，小明的“明”字，我

写的“明”字就是这样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胖一个瘦。导游说：错误！告诉你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应该是像——猪

审美苦旅

◎姬中宪



八戒背媳妇！大伙一齐说：噢！像！然后拥上去和猪八戒以及他媳妇合影，只剩下小明他妈在教育小明：小明，知道正确答案了吧，下次不要再说错哦。

中国人的审美观，就这样有惊无险地传给了下一代。

还是那两块石头，导游说：左边那块石头，想当官的赶紧摸一摸，保你官运亨通；右边那块石头，想发财的赶紧摸一摸，保你财源滚滚。于是我们就拥上去，各摸各的，也有贪心的，两块都摸，其实没必要，官运和财运，说到底是一回事。导游又说：如果你已经当官了还想当大官，或者已经发财了还想发大财，就从上到下顺着摸，如果还没当官还没发财盼着当官发财的，要从下到上反着摸。好吧，大家都怪导游不早说，害他们刚才白摸了，赶紧擦擦手，排起队，一个一个重新摸，边摸边举着两根手指头让人拍照，好留下证据，日后万一没当官发财，好回来找石头算账。

两块石头油亮油亮的，光可鉴人，见证了无数中国人的审美之旅。

（林冬冬摘自《党员文摘》2016年第3期，勾犇图）

他没有说出的理由是：草药无价，无行市，接受者充其量认一份人情，绝不可能掏腰包——这种非商业传统肯定要饿死他这样的胖子。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事情真是奇怪：中国乡下穷人多，却舍贱求贵地大用西药甚至滥用西药。倒是在美国的朋友曾告诉我，那里的一些保险公司看上了中

药，这些年鼓励中医开业，以求省钱和增效。事情的阴差阳错，使中国人最应该享受的自家医药传统，倒可能花落他家。一个几乎全民皆医的好传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内，倒可能文明来文明去地失传。

我们是更文明了，还是更野蛮无知了？

（心香一瓣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山南水北》一书）



机会与危机

◎曹木兰



春节过年回老家，连逼婚都不再是七姑八姨大伯小叔最关心的话题了，大家见了我都先问：“你说今年这经济形势，到底会咋样啊？”一年前我回家，人人都只盯着问股票代码，今年终于开始关心宏观经济形势了。

中国经济的走势也是日本人最常问我的。中国股价去年6月份开始大跌，不少日本同事都来问我，这会不会影响中国人来日本“买买买”啊。能让日本人眼巴巴地盼着中国人有钱，说明咱中国越来越重要了不是？

2016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到底会怎样，也是我自己非常关心的问题。我请教了很多人，金融从业者、传统产业的企业家、大学教授……大家的答

案都高度统一、简明扼要：不知道！

确实，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我家饭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我从小吃饭时就看着它。今年我突然有点体会到最高决策者的心情了，如果他们的饭桌前也挂着这张地图，看着祖国情况各异的30多个省份，还有那一圈不让人省心的邻居，不知道还有没有胃口吃饭。

可是做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容易，去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股市那叫一个冰火两重天。千股涨停、千股跌停能在一年内发生，咱老百姓也真是长了国际水平的见识。再说这元宵节刚过，上海人民就眼巴巴地看着房价又坐上了火箭，“去年不买房，十年都白忙”；北京人民却惊闻小区的墙要被拆了，那百分之好几十的公摊

面积真要让业主哭晕在小区的绿化带上。

别说预测一年的经济形势了，我连未来一天的经济形势都预测不了。弄出熔断机制的智囊们，也没想到开市才15分钟大家就都可以下班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确实不如之前那么有劲儿了，大家普遍地觉得日子难过，钱难赚。

元宵节前的周日，我去了上海现在正火热的有个大摩天轮的商场，一楼的国际大牌和二、三、四楼的国产服装品牌门店，都颇为冷清。但是一到七、八楼，乌泱泱的，人声鼎沸，几乎所有的餐厅都要排队。真是让我喜忧参半。忧的是楼下实体店日子太难过，喜的是餐饮楼层的人气说明大家还是有钱，还是要消费。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么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多的人，经济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危”，更有“机”。投资圈目前并没有退缩。虽然经济不景气，短期内看不到刺激经济猛增的机会，但娱乐和泛娱乐成了时下的投资首选。

道理很简单，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干什么？忙啊！经济不好大家干什么？玩啊！我问过一个中国台湾的朋友，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他个人经历了什么。他说自己家本来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时候爸爸到镇上开了个摩托车修理店，经常晚上11点多还有人砸门要紧急修车。所有人都忙忙碌碌的，就像日本经济腾飞时代写字楼深夜长明的灯光一样，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每个人去奋斗与忙碌。而经济发展无力，大众也会普遍无所事事，中低档消费的娱乐成为新的刚性需求。

春节期间电影票房的火爆也算印证了这一点。我认识某上市公司的副总，下个月就去掌管一个专投娱乐项目的基金，账上已经妥妥地趴着十亿元人民币。纳斯达克疯涨的时候，专投互联网的基金也难一口气融到这么大笔的资金。可人家轻描淡写地说，这点钱哪儿够啊，投不了几部电影。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一个重要的机会所在——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手上捏着不少钱！有人、有钱，就终究有机会。

实际上，比起担忧经济危机，我更担忧“经济疯狂”。最近上海楼市的这一轮暴涨，

比波澜不惊的股指更让我畏惧。2008年起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里，中国相比世界其他市场，受到的影响已经是少之又少，中国人尚不曾经历真正的经济危机。

从我个人感受来说，反而因为2008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的打击，让中国成为大量外资的“避风港”，当时募集一个美元基金甚至比现在要容易得多。中国如果爆发经济危机，诱因不会来自国外，最大的危险潜伏在国内，而这些危险并不为担忧着经济危机的老百姓们所知。比如人人都骂股市跌得厉害，骂庄家吸血，骂政府不作为，殊不知庄家之所以能存在，不在于政府监管的严苛，而在于散户多了势必滋养出庄家——因为散户容易被情绪诱导，散户越多的市场越容易被人为操作。美、日、欧，几乎没有多少老百姓亲自操盘股票，市场上基本都是专业机构。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经历过股灾，知道股票“高抛低收”的背后有太多专业知识。自己天天跟着小道消息炒股，就不能怪庄家玩了自己。

再比如，最近创业企业一片一片地倒闭，一批一批地关门。这是经济不好吗？不，这些公司原本就应该关门大吉。跟风创业、抄袭创业，一家融到钱马上就有十几家公司拼凑出相同的业务又去圈钱，这样的公司不死，中国经济的前途堪忧。

新年了，我不少的朋友都有新变化。听说有人把亲戚的大棚种植项目改成了文艺青年

们追捧的多肉植物，我要为他的市场定位竖起大拇指；还有朋友从外企辞职，把老家的古法红糖带到了自己的网店；做餐饮的朋友把门面转租出去，专心做中央厨房和外卖业务；我的高中同学在新东方任教多年，去年自己开了个英语培训机构，一年赚了几十万，今年又拉了个合伙人；我在日本搬家，搬家公司的老板是在日本待了5年的中国人，他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生意有点好，明天能不能6点半来给我搬家，一向痛恨早起的我满口答应。

我支持所有创业者，尤其是这些踏踏实实、做好一项业务的创业者。再萎靡的经济形势下，也会有商机，找准市场的切入点至关重要。

我在上海百货商场看到两家小店人气很旺，其中一家是做中式童装的，不少全家出行的顾客当场买衣服给孩子穿上，爷爷奶奶争相拿着手机跟着拍照。还有一层楼，全是顾客自己在做木工、画油画、打首饰……

任何国家、行业、企业都不会长盛不衰，起起伏伏又生生不息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没有人知道，明天和经济危机哪个先来到。无论哪个先来，至少我们还拥有今天。

在经济放缓的时候每个人都找回踏实、奋斗的态度，不要指望从股市、楼市里一夜暴富，能多学习就多学习，能多工作就多工作，才是对抗经济危机的真正良药。

（秋水摘自《财经天下周刊》2016年第5期，邝 飏图）



爱和恨全由你操纵

●朵 渔

那天阳光灿烂，春色正好，鸟雀们忙着谈情说爱。我坐在书房的窗户前，望着窗外露台上的花丛发呆。一只麻雀停在栏杆上，嘴里叼着一条扭动的青虫，来回转着头，寻找它亲爱的伴侣。多么温馨的一幕，连鸟雀们都本能地在爱。

然后，就听到了隔壁传来的争吵声。能听到女主人在哭，男主人在叫，然后女主人开始歇斯底里地叫，男主人闭口不言。听不清争吵的内容，吵声时大时小。摔了一只杯子。椅子倒了。另一把椅子也倒了。一记耳光。哭。“不过了，离婚！”这句听清了。然后又是半天的沉默。

这对中年夫妻刚搬进来，还不太熟，只知道女主人教书，男主人做生意。平时见而打招呼，女主人热情有教养，男主人有点傲气，但也不失为

一个好邻居。平时看上去好好的一对儿夫妻，该有怎样的仇恨，才会发生这样的争吵？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夫妻以后该如何继续生活？他们不会就此分手吧？第二天上午，我下楼去倒垃圾，发现他们正有说有笑地往菜市场走去。看来我多虑了。

你能遇到一个怎样的邻居，纯属命运的安排，仿佛两只被抛进相邻的笼子里的鸟儿，演着貌似迥异却又百般相似的人生剧。如果把房顶打开，从上帝的视角看，我们的床头对着床头，我们的桌椅排并排。我打鼾的时候，他可能在说梦话，我们就像一对赤裸的婴儿抵头而眠。我煮羊头的时候，他在炖狗肉，生活半斤八两；他副科级的的时候，我正要离开，道路各走一边。有时候我在卫生间唱歌，他一拉水

箱，歌声立马停了。他在隔壁贴耳聆听，我一敲墙，震聋了一只耳朵。隔壁正在上演的人生闹剧，未必就不是我的生活。

黄昏时，细雨中，在小区的楼下散步，看着一扇扇窗户里的灯光渐次亮起，真有一种人间大戏拉开帷幕的感觉。高楼如一格一格的盒子，收容着人的一生；又如蚁穴，收纳着在外奔波忙碌了一天的公蚁和母蚁。一只公蚁在电视屏幕前放松身体，母蚁正在厨房里忙碌；另一只公蚁迫不及待地抱起他年轻的母蚁，母蚁一边迎向他的吻。而当今晚的配角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在她无休止的责备声中享用他的晚餐，并不知道，那就是爱。

我常常想起那些在荒山野岭隐修的隐士，他们远离人烟，在无边的空寂中为自己的肉身选定一个洞穴，没日没夜地在里面冥想出神。他们脱离了人间戏剧，是否也可以说是提前死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这生命之树上，也必然包括了喜怒哀乐，悲欣交集。

下楼，去河边的小公园散步。遇到一对老夫妻，沿着河边遛来遛去。他们看上去那么和谐，那么般配，两人却一左一右，互相不搭理。唉，得有多少年的厮磨，才能造就这样的若即若离。

（邵文摘自《晶报》2016年3月16日，杜凤宝图）



科学实验挽救埃菲尔铁塔

●安妮

现在，对于许多人而言，埃菲尔铁塔无疑是爱与浪漫的象征。但是，在它1887年破土动工之时，就因设计图纸上的钢铁结构像个庞然怪物，而遭到巴黎民众的普遍反对。他们觉得，即使商业化严重的美国，也不会建造这样一个丑陋的建筑。

1887年情人节当天，就有300多名社会名流联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在法国首都的中心地带建造像埃菲尔铁塔这样无用的怪物。这批抗议队伍里有小说巨匠莫泊桑和《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法国一位数学教授甚至预计，当建到230米之后（埃菲尔铁塔设计高度是300米），这个建筑就会轰然倒塌，还有“专家”称铁塔的灯光将会杀死塞纳河中所有的鱼。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厌恶铁塔呢？因为18世纪以来的法

国，古典主义建筑盛行，典型代表就是罗浮宫、凡尔赛宫，这些建筑普遍应用古典柱式，内部装饰丰富多彩。而由水泥浇灌、塔身全部是钢铁镂空结构的埃菲尔铁塔显然是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钢铁怪兽，与法国人的浪漫天性不符。

虽然批评声不断，埃菲尔铁塔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顺利竣工。埃菲尔名下的工程公司支付了80%的铁塔建造费用后，作为交换，埃菲尔获得了在博览会期间和此后20年由铁塔而获得的各项收入。20年后，其所有权将转交给巴黎市政府。但巴黎市政府并没有保存意愿，而是计划着届时将铁塔当废铁一样拆掉。

为了保护铁塔，埃菲尔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证明铁塔具有军事战略作用。

1898年，埃菲尔在铁塔的顶端安装了一根天线，并在

铁塔上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无线电报实验。幸运的是，铁塔在接收和发送无线电报方面表现得十分出色，它不但能作为电报通信站与城外援军取得联系，还为守军提供了远达65千米的辽阔视野。1905年，法军已可以从埃菲尔铁塔向东线要塞群全天候发送电报。因此，在1909年许可期满后，铁塔被法国国防部和政府作为无线电通讯的工具保存了下来。今天，在铁塔上有超过100个广播和电视天线，每天向全世界播放新闻和电视节目。

在铁塔的顶层，埃菲尔专门建了一个实验室，以供他和法国的科学家们研究天文、气象、流体力学等。1889年，埃菲尔开始安装塔顶并将其作为观测站，用于测量风速，他也鼓励几项科学实验，包括空气阻力实验和无线传输实验。1909年，埃菲尔在铁塔的基座上安装了风洞，进行了上千次空气阻力实验。这些实验为现代航空器设计、机库建造乃至弹道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了铭记那些为法国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埃菲尔在铁塔的第一层走廊上刻上了法国72位科学家的姓氏，每个字母半米多高。所以，在今人看来美丽的建筑，在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具有非凡价值的科学实验楼。

（椰菜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6年3月B，123RF供图）





男友

男友长得很帅，对我也特别好。今年第一次带他回家见父母，老妈对他竟然不太热情。晚上吃完饭坐在客厅看电视，男友去上厕所，老妈偷偷问我：“多少钱租的？”

强迫症

医生：“小伙子，你的强迫症通过药物治疗，康复概率极大，单个疗程只要 998 元。”

小伙子：“要么收 1000，要么我死。”

翻译

一直觉得把 Shirley Temple 翻译成秀兰·邓波儿真是太妙了，直到看到有人翻译成少林·寺。

僵持

女朋友为了以后不做饭故意把饭做得很难吃，我为了以后不做饭硬是全吃了下去。就这样僵持了两个星期后，我在去买铁板烧的店里遇见了她。

化妆

坐高铁，旁边两个男的一直在叨叨地聊人生，吵得我睡不着觉，我只好把化妆包拿出来化了个全妆。他们看完我从素颜到化好妆的全过程后，一路上都变得异常安静。

家庭关系

昨天想测试一下闺女能不能理清楚家庭人物关系，便问她：“爸爸的妈妈是谁啊？”“奶奶。”“妈妈的妈妈呢？”



“姥姥。”“那你是奶奶的什么人啊？”“小姑奶奶。”“你是姥姥的什么人啊？”“祖宗。”我觉得有必要找两位老人家聊聊了。

看脸

“看脸”这事古今皆然。古代男子上门提亲，如果姑娘满意，就会一脸娇羞地说：“终身大事全凭父母做主。”如果不满意就会说：“女儿还想孝敬父母两年。”古时候英雄救了美女，如果美女满意，就会一脸娇羞地说：“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如果不满意就会说：“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报此大恩。”

算了

去买草莓，老大爷称完说 19 块 5。我说：“大爷，那 5 毛钱就算了吧！”大爷颤抖着点点头对身边的老伴说：“不用找了，收她 20。”

短信

老妈不会发短信，也从来

没给我发过。

今天早上老妈让我教她发短信，没一会儿我就不耐烦了。过了一会儿，我手机上收到老妈的一条短信，就 4 个字：不孝之子。

掩饰

正在玩游戏的我突然放了一个响屁，为了掩饰自己，我“嗷”地怪叫了一声。4 岁的女儿正在玩橡皮泥，听到声音抬头看了我一眼说：“爸爸，你放屁很疼吗？”

无题

我：喂，老爸，我过年回去的时候给你那件蓝色衬衣里面放了两千块钱，你自己留着，记住别告诉我妈。

爸：放心吧闺女，我不用告诉你妈，你妈在电话边听着呢……

信任游戏

与媳妇逛街回来，突然我俩提出玩个信任游戏。我闭眼，她在前面领着我走路，顺利上地铁，扶我落座。刚想击掌庆贺，媳妇突然手按住我的肩，趴在我耳边严肃地说：“别睁眼，这座别人让的！”

被冤枉

老妈突然给我打电话：“家里有双灰色丝袜，是不是你的？”我说：“是，前几天买了两双，忘在家里一双。”老妈说：“对上了就好，要不然你爸活不过今晚！”

（苏童、吴晓丽、解敏等摘）



梦想的本质

◎ Grant Snider ◎ Ent@Guokr 译



GRANT SNIDER



牟定的铁匠

●于 坚

云南楚雄州的牟定县，是一个为低缓山冈包围着的坝子。一半是彝族，一半是汉族。这个县以腐乳著名，叫作牟定卤腐，味道极好。云南许多地方被记住，都是因为土产，祥云辣子，邓川乳扇，马龙荞丝，宣威火腿……牟定还有彝族人创造的左脚舞，来自远古的祭典。成千上万的人在月光下围着篝火，手拉手转着圈，先跺左脚，再跟上右脚，通宵达旦，跳累了走到边上喝口包谷酒，接着跺。天亮时，场子上全是横七竖八、烂醉如泥的人。

16世纪的时候，诗人杨慎到过此地，为县城里面的文庙写过一篇文章，说牟定是个“风厚气和”的地方。文庙乃儒教圣殿，一般都比较森严肃，这个面积不大的文庙却是个花园，植物们胡乱地长着，到处攀爬，青苔蔓延到台阶上，“君子行不由径”，文庙的正道礼门几乎都被这些野生的、培植的家伙改成了小径。

最后的老街是一条十字街，街口有一家包子店，蒸笼在冒汽，有人告诉我，要吃包子的话，还是要到老城来。街

上有裁缝铺、银器铺、冥器店、米店、油坊、咸菜铺、补鞋店、理发铺、杂货铺、麻将室、诊所。有位老太太在卖她自己用麻纺的线。她扯给我看，绷得紧紧的，“你家瞧，你家瞧，牢不牢嘛。”几个女人坐在一家裁缝店的门口等着自己的衣裳，裁缝是个女的，将缝纫机支在门口，对着街面，讨得亮，也可与街坊邻居闲聊。打酱油的男人穿着拖鞋在街上走过，站下，与女裁缝搭讪。理发店的理发师也是女的，就像来自鲁迅笔下的人物，圆规般叉腿站着，大声问：“拍哪样啊，烂房子，要拆了。”路边有个废弃的电话亭，灰蒙蒙的，话筒吊着，手柄在黑垢间发亮，看上去就像百年老店，从前这里总是排着小队。

好多地方，不是已经拆掉了，就是要拆了。旧世界凋敝破败，最后的居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兴奋而又迷茫。许多老作坊、老店搬到新城去怎么开业，房地产公司可不考虑这些。没有“脏乱差”的作坊铺子的小区，才符合卫生标准。县城比省城拆得更快，地方小，几乎没有阻力，拆得更干净麻利——其实已经拆到了乡镇、村庄。县城早已变成了一座座小区。

日历上是冬天，中原还在萧疏，云南的春天已经到了，万物欣欣向荣。几头牛在稻田里悠然闲逛。看见我，拔腿就窜。我停下，它们也停下。这几头牛老迈，跑不快。只是跑了几步，我的构思就被破坏



了。我本想拍一张几头耕牛在悠悠苍天下嚼食灰黄色的稻草根的远古镜头，但并不好拍，要避开电线，还要避开田野边缘上的建筑物。我本想做个骗局，拍出农耕时代的大地，但是地而太小，局也做不成了。

二

这块田野边上，有一个村子，从前是个铁匠村。最兴旺的时候，全村有70多家人打铁，一边打铁，一边眺望稻田。这些铁匠铺，就像金黄地毯边缘的火炬，很美。大地那边越是丰收，铁匠们的炉子越是热烈。这些铁匠铺，打造的是农具，镰刀、犁头之类，如今还剩下七八家。打铁已经不用大锤，用的是被工厂淘汰的小型汽锤，这汽锤的声音听起来不烦，像某种低调的鼓，徒劳地召唤田野回来。

詹铁匠正在咬紧牙关打铁，火光舔着他的脸颊。他一只脚踩着汽锤刹，钳子上夹着一块通红的铁泥，揉面似的翻着，得心应手。他妻子当帮手，将炉子里烧红的铁块用一个长铁夹子夹给他，像是递食物似的。这与英国画家约瑟夫·莱特18世纪中叶画的那些铁匠作坊类似。看得出他们心心相印，相依为命，相得益彰。铁匠长得就是那种铁匠的样子，脸庞宽阔，浓眉大眼。女人是铁匠的女人，俊俏而坚毅。

铁匠就像真理的一种隐喻，或者说真理具有一种铁匠般斩钉截铁的气质。来自黑暗的炭和铁，燃烧产生的光辉，锻造之舞，斩钉截铁的成形

……这一切都隐喻着真理的质地。真理不是概念，而是行动，是材料的品质（坚硬、锋利等）被召唤、去蔽的过程，朝向田野和劳动。铁匠不仅仅是一门生计，它也是乡村世界暗藏的哲学，构建着乡村世界的真理。铁匠要直接对大地负责，他必须像大地一样诚实。“修辞立其诚”。詹铁匠的每件产品都要打上 一个标记“一”，他对这个一负责，就像真理，说一不二。

有一年，我在法国奥尔良市的一条凸凸凹凹的小巷里，发现一位铁匠，他叫索伦，驼背白发，一生都在奥尔良打铁。他的铁匠铺1842年开业，传了四代人。到他，产品已经不是仅供应田野，也卖给怀旧的游客。他没有生火作业，橱柜里摆着他的各种产品，铮亮。看得出他手艺高超，作品颇有视觉冲击力，打造的方向不只是实用，更着意于工艺品的乖巧。不像詹铁匠的农具那么笨实憨厚，似乎是用泥巴、石头做的，直截了当，锄头就是锄头，锤子就是锤子，铁器时代的风格。索伦的每件作品下面都贴个小标签，写着打造这件产品所用的时间，是用计算机计算出来的。一把锄头，打造的时间是182.6分钟。“淬火，你只有8秒钟。”索伦告诉我，铁匠在法国，很可能只剩下他一个了。“我是一只怪鸟。”索伦说。过4年我再去，铺子关着门。不知道是否已经停业，上次我见到他时，人已垂垂老矣。就是那些怀旧的旅游者也

垂垂老矣，不久，只有看过去年代的电影、小说什么的，年轻一代才知道世界上曾经广泛地存在过铁匠这一行。

三

铁匠不仅是一个生计，也是一种美学。生生之谓易，花开，鸟鸣，生生的事都是美的。美也是时间的结果，古老的事物无一不美，就是那些在它的时代里生着生的庸常事物，经过时间陶冶，也会归于美。对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来说，美永远在过去。铁匠、农夫、渔夫、樵夫、裁缝、纺织娘……就像大地一样，曾经是古典文学的主角。现代主义很实用，但是不美，或者美得很勉强，很做作，很霸道，需要释义，与人类根深蒂固的审美经验冲突。不美的实用令生命无聊。人类最终得适应一个没有铁匠及其派生的片语、诗歌、艺术、手艺的世界，这就是现代。但是，这种适应也许没有那么容易。

从前，詹铁匠在自家的炉子前打铁的时候，时常会看见那些农夫在大地上弯着腰。他不知道让-弗朗索瓦·米勒画过这场景，牟定县的米勒还没有来得及诞生。他见我有相机，就翻出一块塑料布，与他妻子一人扯着一头展开，上面印着他的广告：传统手工艺，远销省内外，专门打造各种农具、刀具，1字号。上面还有他的手机号码。他让我多拍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

（留痕摘自《新民晚报》2016年2月2日，李晨图）

艺术家们的尊严

●张佳玮

侯宝林先生晚年名满天下，南开大学的几位先生请他去讲话，气氛和悦。末了，一位副校长不经意地来了句：“侯先生，您来一段儿。”

据说侯先生当场拉下脸来：“对不起，我是来讲学的。”意思是：我是来讲课的，不是来说相声的。

侯先生一辈子很重视“尊严”二字，甚至过于敏感，不难理解。老年间，说相声的人是玩意儿，和戏子一样，被当作下九流。唯因如此，才得争一口气。梨园行的大师，成了名之后，都有傲气，也是为这个。

汪曾祺先生写过京剧演员任志秋先生，写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翻了身，觉得很受优待。“我一个戏子，能上小汤山疗养。要搁旧社会，姥姥！”艺人都有口气，梗着，所以寻着扬眉吐气的机会，就总想一纵眉头，吼出来。

您会问了：艺人、艺术家，不是很受尊敬的吗？并非如此。

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唐朝宰相，名垂天下，声闻后世，但因为会画画，受过大折辱。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划船，看见好看的鸟儿，就让学士们歌咏，召阎立本来画画。外头就嚷了：“画师阎立本！”——那时，阎立本的官位已是主爵郎中了，一头大汗地跑来，趴在池子旁边，调色作画，抬头看看座上宾客，难过极了。回去后，对

儿子说：“我少年时候，爱读书，也还好；只是被人知道会画画，被呼来喝去当仆役，丢人丢大了。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

巴赫，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1703年的工资单上，被列为仆役。他写曲子，演奏，照例得穿着大公规定的仆人制服，跟仆人一起吃饭。一百年后，贝多芬为自己身为自由职业作曲家而自豪。所谓“我不受雇于任何人，我只要坐在钢琴边动手作曲子，就能

解决朋友们的经济困难了”。而在此之前，我们所知的伟大音乐家们，多少都带有贵族仆人或教会雇员的性质。

中国古代有句话：学而优则仕。所以后世人多批评中国读书人目的性过强，读书徒然为了功名，干吗不去当画家、当诗人、当音乐家呢？事实是，早期的伟大文人，都是身为显贵，而后才留名史籍。唐朝之前的书画名家，几乎没有平民出身的，尤其是书法，简直是门阀贵族、朝廷贵臣的艺术。到清朝，不显贵的艺术家也有，比如扬州八怪那几位，要么做个小官，要么便是小





吏，再不体面点，只好去做清客。袁枚这样的，当过官，懂得在官场中酬唱来往，也不缺钱的才子，毕竟少——实际上，袁枚还不是得在《随园诗话》《随园食单》里标榜几句东家的厨艺、西家的园林，好比如今的广告人写软文吗？

哪怕到了2016年，人人平等的观念也该深入人心了，举世推崇的艺术家，依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艺术，而是因为他们有名。

杰夫·昆斯早年搞过现当代艺术，没成功，只好去当证券经纪人。而立之年，他成了个成功的艺术家，直至今日。他成名前后的作品风格并未变化，所得反响却大不相同。《独立报》的记者如此说：“在这个艺术家不会被看作明星的时代，昆斯却花费了很多精力，通过雇用形象顾问来培养他的公众人物角色。”

有点残忍，但事实是，这个世界尊重已经成名的艺术家，但并不尊重艺术家这个群体——在没成名之前，他们都不过是玩意儿。谭鑫培一度被叫作“谭贝勒”，还为此自鸣得意。他老人家认为演员们尤其得傲，得自尊，得把自己的活儿当宝。因为说到底，艺人自己不尊重自己，还指望谁尊重自己呢？

——因为一世以老生称雄的他，开头也是学武丑入门的，知道这个行当，多么招人小看。

（极品咖啡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3月24日，王青图）



意料之外

◎李月亮

朋友去日本学习一年，前天回来，我们给他接风。聊了一晚上，我忽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对——这家伙以前烟不离手，今天居然一根也没吸。

问他，说戒了。

这可真是奇闻。话说以前他患重病做手术、他老婆怀孕生孩子这样的重大事件都没能让他脱离烟民组织，去趟日本怎么就戒了呢？

朋友一声叹息：实属无奈啊。

原来在日本，课堂上当然是不能吸烟的，公共场合也大多禁烟。最苦恼的是，和他住一间公寓的是位日本学友，那位同学对烟超级敏感，“鼻子比警犬还灵”，不要说在公寓里抽烟，就算从外面抽了回来，他也能一下闻出来，然后总要先义正词严地规劝，再嘟嘟囔囔抱怨大半天。朋友堪比被戴上紧箍咒的孙悟空，被室

友念经念得内心崩溃，想调房间又调不成，只好忍着不抽，一年下来，居然就把烟戒掉了。

这挺有趣的。

生活有时候像个老顽童，它把你逼到墙角，让你在万般无奈之下痛苦地接受它的旨意，而往往在你艰难完成之后，才发现那居然是件大好事。

我二姨年轻时家离单位很远，每天上班要步行十几里。这么七八年下来，她练就了一副好身板，现在快70岁了，还是身体倍儿棒，吃吗吗香，几乎从不光顾医院，逛街遛弯儿啥的我妈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现在看来，得感谢那些年的暴走吧！可是想想当年，谁乐意每天走那三小时的路啊，又受累又费鞋又耽误工夫的。据我妈说，那时候因为二姨夫不肯买自行车，二姨差点跟他离婚。

所以说，在命运面前，人人都是孩子。有太多时候，谁也看不清他老人家的深意。

你以为自己在为不能吸烟而受苦，其实是在减免五脏六腑日后更大的痛苦。

你以为每天在无意义地奔忙，其实是在为晚年的健康存干粮。

很多时候，你别无选择，只有华山一条道可走，万不得已闷着头走下去，最后竟走进了无限春光里。

这是人生最妙的地方。

（林冬冬摘自李月亮的微信公众号，Tang Yau Hoong 图）

打赌

●侯文咏

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加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危的中风病人。主治医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病历资料，就大胆断言这个病人活不过三天。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很不服气，就挑战他说：

“要是病人活过三天呢？”

于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打赌。我们约定：万一病人在三天之内死了，我就输给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要是病人活过了三天，主治医师同样输给我半个月的薪水。主治医师的薪水自然比我的高很多，不过一来他经验丰富，二来他当时自信满满，因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个赌注是个公平的约定。

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我使用了最强力的降脑压药物、强心剂，以及大剂量的类固醇。只要一忙完其他病人，我就跑去照顾这个老先生。在我全心全意的照护下，病人的情况大有进展。我精神大振，到了第三天晚上，甚至从头到尾守候在病床旁边。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医师来回诊时，我其实已经睡眼惺忪了，可是因为病人心脏还在跳动，我微笑着看了主治医师一眼，我知道我赢了。

更神奇的是，我的病人不但平安度过了三天，他的情况还愈来愈好。到了第七天，除了没有苏醒的迹象外，病人的脑压已经降下来，心脏血管也

渐趋稳定。我告诉家属，病人脱离了险境，但很可能会维持植物人的状态。我的印象很深刻，家属听了我的说明之后，脸上泛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说不上那是失望或者是什么。

我本来还保持着一种治疗成功的得意，不过两个礼拜之后，病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必须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时，我开始不再那么得意洋洋了。有一次吃完中饭经过等候室时，我听见病人的一个儿子对另一个儿子抱怨说：

“本来爸爸过世也就算了，现在变成这样每天靠点滴、机器维持生命，光是医药费自付额一天好几千元，一个月下来就一二十万元。”他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不付钱，人家说你舍不得，问题是钱花得再多人也不会好。从前的人说死就死了，哪像现在发明这么多医疗科技，弄得人不死不活的，还要被人家骂不孝，真不晓得还要拖多久！”

渐渐地，等候室的家属不见了，他们甚至对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也是爱理不理的。有一次，病人的病情在半夜突然恶化，我们立刻展开急救，并且通知家属。好不容易把病人救回来，没想到姗姗来迟的家属不但不感激，反而把我叫到一旁。

“医生，这样三更半夜的，”他脸上充满不愉快的表情，“如果不是人真的要死了，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叫我们来？”

或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





清晨的变故

◎〔日〕黑井千次

光男早晨醒来，发现枕边有一片白纸。他拿起一看，是折叠着的纸条，上面好像写着什么。他拉开窗帘读完了这张纸条，不由得大吃一惊。

“光男，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生活，请让我离开这个家。13年来，承蒙关照。你也要保重身体。良子”

他只穿上一条裤腿就往外跑，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在他急急忙忙要爬起来的时候，听到厨房里响着与每天早晨同样的做饭声。现在良子还在，是不是一会儿就要离家出走？

“早上好！”

妻子从水池子前回过头来，脸色与昨天一样，没有任

何异常。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你看了？就是那么回事。”

“别开玩笑。吓了我一跳。”

“我不是开玩笑，是很认真的。”

“可是，良子不是在这里吗？”

“不，大清早就走了。”

“……那么，你是谁？”

“你还没睡醒吧？我是你的妻子呀！”

“良子就是我的妻子。”

“什么，你果真这样想？”

“当然。我和良子结的婚……”

“天亮时，良子就提着白色旅行包走了。这里剩下的只有你的妻子。”

听妻子这样充满自信地说，他糊涂了。

“那么我问你，我到底是谁？”

“傻瓜！你不是我的丈夫吗？”

“那么，光男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你不知道？他不是光着脚追良子去了吗？他边跑边喊，我不好！我不好！”

光男一下子没了主意，依稀觉得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上班的时间到了，光男精神恍惚地走出了家门。

“您走好！”妻子清脆地说。

到了公司，他忍不住把今天早晨家里发生的事与一个他最信赖的同事说了。

“怎么，你家还是这个样子？”那个同事满不在乎地说，“我家五年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了。幸好现在夫妻关系还算圆满。”

“那么，出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嗯……是不是倒在什么地方死了？”

（彭慧慧摘自豆瓣网，（加拿大）Sebastien Thibault 图）

也有责任，可是看到这样的家属毕竟令人感到挫败。那之后，每次走过病床看见病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愧疚感。有一次我在病床前坐了半个多小时，听着呼吸机单调的声音，我开始

怀疑，会不会是我做错了呢？

老先生后来又撑了近两个月。他过世那天正好是医院发放薪水的日子，主治医师如约拿来了半个月的薪水。我把那些钱，连同自己半个月的薪水都捐给了专门照顾植物人的基

金会。

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发誓绝不在病人身上打赌了。

（步步清风摘自新星出版社《明天再烦恼吧》一书，沈璐图）



怀着爱情做出来的拉面

◎庄 玮

2015年日本新造了一个词：爆买，专门用来描述中国人在日本旅游时狂购日货的现象。国人如此狂热地购买日货，折射出来的是对国产商品的不信任，以及对日货品质的信服。

我们都感叹国人眼下急功近利，缺乏能够长年维持商品信誉的那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那么，日本人的“匠人精神”又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里呢？我曾在日本生活了两年，感觉日本的匠人精神植根于一种乡里乡亲的亲情：日本人近乎本能地把消费者当成自己的近邻或亲人，所以会尽心尽力做出最好的产品、提供最好的服务。

在早稻田大学参加一个文学讨论的“学习会”时，我就体会到了这种亲切感。

这个“学习会”是师生自发组织的，由几位教授邀请学生们每隔一个周末聚会一次，共同阅读、讨论一本书。我从这个“学习会”上收获的，比任何正规的课堂都丰厚。讨论会后聚餐的AA制，也体现了这种乡邻般的亲切感：虽然是公平分摊，没有收入的

学生支付的钱却只有老师的一半。整个过程完全体现了一个村落里尊老恤幼的传统。

这种乡里乡亲的情感甚至扩散到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深夜，我开完会后骑车回宿舍，路过一段人烟稀少处，迎面过来一个走路踉踉跄跄的醉汉。我本能地有点害怕，不过路很窄，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骑。没想到那醉汉冲我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你一个人骑车多危险哪！”那口气完全像是同村的一个大叔对小辈的好心叮咛。

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彼此

以街坊邻居相处的情感，促使日本人在制造产品、提供服务时会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保证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我曾经短期住在东北部山形县一户姓佐藤的农民家里。佐藤先生每周有三四个晚上会去参加“学习会”，和村民们聚在一起学习交流最新的农耕经验。新的农作物种子不停地被开发出来，如果不及时更新知识和技术，他就落伍了。

我跟着佐藤太太一起去摘猕猴桃、黄瓜，她对我说，她天天种菜，可心里梦想的却是有一天能做出“让人感动的东西”。一年后，我重返日本，佐藤太太本打算要来横滨看我，因故未能成行，便寄来了她自己种的蜜瓜，作为送给我刚满一岁的女儿的礼物。女儿那时刚开始吃离乳食，我把蜜瓜榨成汁给她喝，她笑得美滋滋的。我写信感谢佐藤太太：“您尽心种出来的蜜瓜，就是让人吃了感动的东西。”

有一次在一家农贸市场，一位农夫见我正在审视他的产品，便骄傲地说：“这可是我怀着爱情做出来的拉面，绝对品质纯正。”我很吃惊这么一位大老粗，居





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荷兰以各种农场著名。尽管土地少，但荷兰农业出口却在国际上屡屡斩获“金牌”。不久前，我到荷兰考察农场，了解了其中的奥秘。

在两个人全权负责 200 头奶牛的农场里，人们只需敲敲键盘。加里·福德兄弟的现代化牛棚里，有多个机器人在工作。一个类似扫地机器人的大型机器人，专门负责把干草推到牛栏的门口，给牛喂草。牛棚的一端设了自动挤奶机，一出生就戴着 GPS 定位标签的奶牛们排队站到自动挤奶机附近，挤奶机就能通过红外线定位清洗乳头，并给奶牛挤奶。机器人会严格按照既定程序来判断某头奶牛是否到了挤奶时间，如果不到时间，机



荷兰农场的奥秘

◎江凝

器会无情地将奶牛“拒签”。

这样先进的机器价格不菲，一个挤奶机器人价值达 10 万欧元。牛棚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按摩机器人，几只

奶牛在享受机器人的全身按摩服务。

挤出来的牛奶也不需要奶农经手，奶会自动通过管道流入一个大型冷冻机器里，在那里，牛奶将被冷却到 3℃ 至 4℃，然后保存起来，等合作社的人来收取。

农业合作社的人每三天会来收一次牛奶。按照规定，如果农场出产的牛奶不合格，那么，整车牛奶都将被销毁，奶农不仅要承担自己家牛奶的损失，还将赔偿车上其他几家农场牛奶的损失，这也让奶农不敢造假。

如果这样的情形发生几次，这家农场就会被合作社拉入黑名单。这大概也是荷兰的牛奶质量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的一个原因。

（熊吉摘自《看天下》2015 年第 30 期）

然会用如此“酸文人”式的语言来描述他的农产品。不过，我真心感受到日本农民执着地追求新农艺的背后，就是想让人感动、感到温暖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的根基是把消费者都当成自己同一个村落的村民，一种乡里乡亲的亲情。

我在横滨住的是一幢私人经营的留学生公寓，房东请田村老太太来当管理员。老太太对我很关照，感觉她就像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慈祥的邻家大婶。几年前东京、横滨一带发

生大地震，我打电话向她问安。她还好，不过她老伴在那年春天去世了。接着她给我讲了老伴去世前的经历：

老人中风后，去医院住了一阵。后来医生估计他大概活不了太久了，便建议出院，回家安安静静地等待归天。出院的那天叫了辆出租车回家。出租车司机一听他的情况，便说眼下正是赏樱花的时候，绕道去看看樱花吧。他把车开到樱花盛开的山坡边，陪老人坐了一个多小时，还执意不肯多收车费。老人当时看着漫天的樱花，竟高兴地唱起了歌。他这些年一直卧病在床，好久没有

看到樱花了，樱花让他回想起年轻的时候。回家后没几天老人就去世了。不过，田村女士说，老伴临终前一天还在哼着歌，他走的时候心里是安宁的。

听了这个故事，我不由对这位出租车司机肃然起敬：他为一位临终老人所提供的就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服务，他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把顾客当成自己的亲人了，而这种把消费者当成乡亲的本能正是日本匠人精神的源头。

（邓安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 年第 9 期，（口）Yu-ta Onoda 图）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母亲还没问完，吉姆·布朗就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我的厨艺比你妻子强吧？”她在厨房里一边平静地搅拌着炉灶上锅里的食物，一边问道。

布朗先生支支吾吾说不出口，因为此刻妻子乔伊就站在身边。他小声祈祷“地上出现一个活板门吧”。最终，他只能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实话实说。“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妻子的厨艺更好。”他说道。布朗先生现年50岁，是得克萨斯州邓肯维尔市一家汽修店的老板。

结果呢？“我的上帝，”他说，“母亲放声大哭，气得咬牙切齿。”就连妻子也非常生气，说他不顾母亲的感受。

可悲的是，对于结婚七年的布朗夫妻来说，这一幕并不新鲜。妻子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他夹在中间的左右为难，已经对三人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母亲批评他妻子的教育方式，对她赋闲在家也颇有微词。妻子转而向他哭诉抱怨。而对这两个女人，他选择了逃避。

“我是个男人，直觉没那么灵敏，这两个女人，我一个也搞不懂。”他说，“但凡遇到这种事情，我只想去修剪草坪。”随后几年，布朗一家一直试图维持三角关系正常运转。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

到顶点，然后来了个出其不意的转折。

没有比婆婆、媳妇和夹在中间的男人更令人头疼的家庭关系了。这曾是电影和电视中永恒的喜剧题材，但每代人似乎都要学会如何维系这个三角关系。

西尔维娅·L.米库基-埃尼亚特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斯波因特分校的传播学助理教授。她在一份尚未发表的研究中指出，儿子结婚比女儿出嫁更让母亲担忧。她询问了89位母亲，孩子结婚后她们最担心什么。绝大多数母亲表

示，如果是儿子结婚，她们会感到更加不确定、不安心。这种不安集中在儿子与父母和自己小家庭的关系上。他回家探望或与父母通话的次数是否会减少？他还会与家人一起共度假期吗？

母亲们还指出，她们担心儿子的幸福，以及婚姻和妻子是否会改变他。有些母亲表达了具体的忧虑：“由于妻子的干涉，他变得不再可靠。”“他的兴趣爱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能吃饱吗？我儿媳可不太会做饭。”“他幸福吗？”

米库基-埃尼亚特还调查了133位儿媳，让她们谈论对抚养其丈夫长大的那个女人的担忧。“我婆婆是否会过度干涉我的生活？”“她在经济上照顾自己的能力如何？”“我不在时，她是怎么说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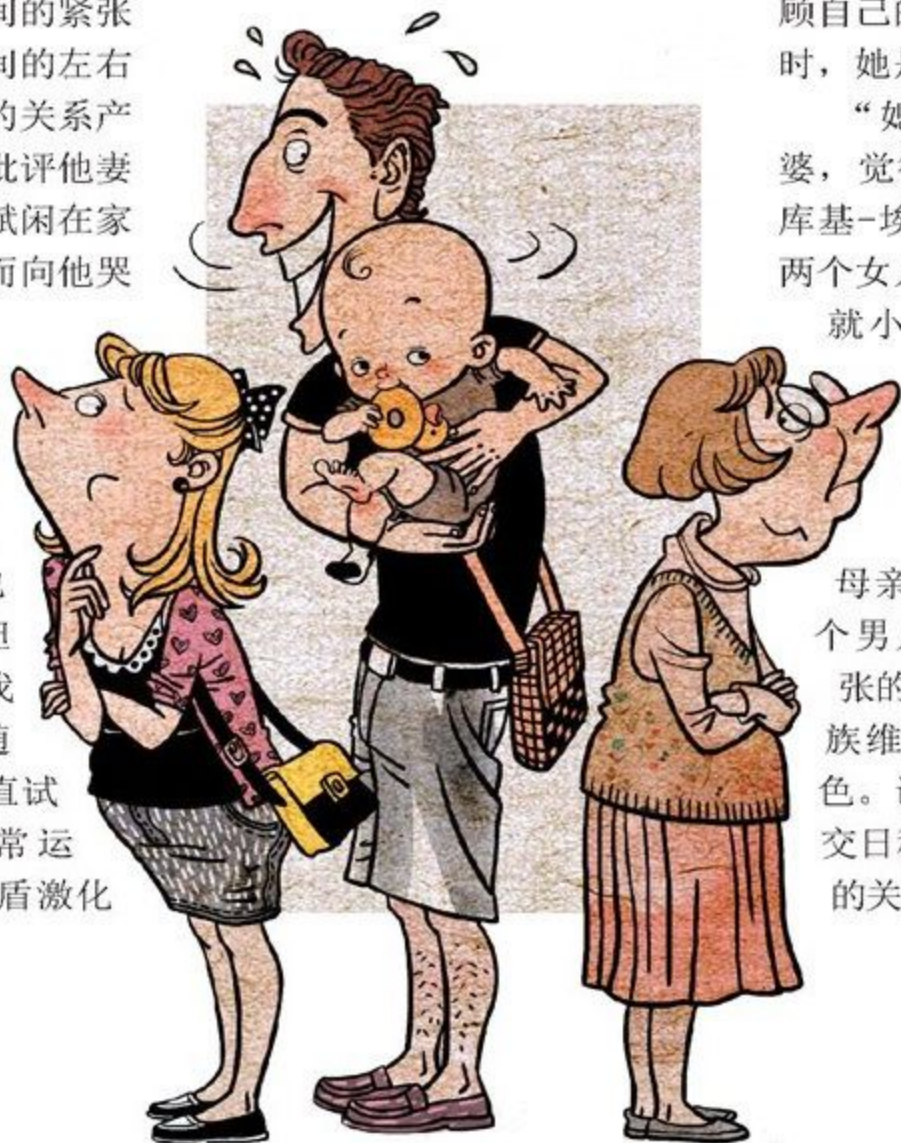
“媳妇可能会不喜欢婆婆，觉得她们爱管闲事。”米库基-埃尼亚特说。所以，这两个女人可能从一开始打交道就小心翼翼，彼此心存提防，最终渐行渐远。“这成为一种自证预言。”她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和妻子在争相养育这个男人。让这一关系更为紧张的，是研究人员称为“家族维护者”的女性传统角色。该角色负责管理家庭社交日程、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族传统。

双面胶

◎伊丽莎白·伯恩斯坦

◎修文乔 译





双方都存在不确定性。母亲和儿媳本应是一家人，但她们彼此不够熟悉。相互之间如何称呼？相互交心到何种程度？完全无本可依。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会引发嫉妒、愤怒和悲伤。越是不确定，两个女人越有可能相互保持距离。而这会破坏婚姻的稳定性：当母亲和妻子开战，男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告诉他，躲得越远越好。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家庭模式？米库基-埃尼亚特博士说，关键还是看男人怎么做。“他要发挥作用。”她说，“他应该把妻子放在第一位，并且让大家知道这一点。”

如果他的母亲经常出其不意地造访，而这给妻子带来困扰，那么丈夫就要告诉母亲，来之前请先打电话，而不要说，她的举动惊扰了妻子。

“母亲更容易对儿子而不是儿媳的要求做出回应。”米库基-埃尼亚特说。

儿媳们也可以发挥她们的作用，让婆婆参与到家庭中来，比如邀她们一起吃晚饭，给她们发送孩子们的照片，还要学会适时地妥协。

“别让这成为一种竞争。”米库基-埃尼亚特说，“你们两人都爱这个男人，只是方式完全不同。”

她说，夫妻应该永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父母对你们共同进退这一点是有准备的，虽然刚开始有点难以接受。

布朗夫妇结婚一年左右，婆媳关系开始变得紧张。那时布朗女士刚怀孕，她的婆婆突

然变得无所不知。布朗女士试着礼貌地对她视而不见，但偶尔会指出她的错误。每次婆婆都生气地大哭，愤然离开，结果以布朗女士道歉而告终。

“我觉得我们像是在跳一场疯狂的舞蹈，结局是两败俱伤。”今年45岁，担任五年级教师的布朗女士说。

所以布朗女士几乎每次都向丈夫抱怨，但他通常毫无作为。“我从没想过顶撞自己的母亲。”他说。

更要命的是，布朗先生有时会和母亲讨论自己婚姻中的一些问题。“她会表示同情，我想，这是为了感觉与我更亲近，”他说，“但这愈加让我觉得受到了妻子的怠慢。”

布朗先生借工作逃避。他和妻子开始了分居生活，最终他提出离婚。但当他们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后，她似乎让步了。72岁的贝蒂·韦德女士说，她不记得曾和儿媳关系紧张，也不认为婆媳关系是导致夫妻商讨离婚的因素。她说：“即使结了婚，他依然是我的儿子。但我也明白，他必须去关心另外那位女士。”

母亲的让步使得这对夫妻有机会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向所在教区的顾问寻求建议，又咨询了婚姻治疗师。他们还阅读自助书籍，并一同祷告，最终维持了婚姻。

“这可是一部血泪史。”布朗先生说，“但我已经认清了一点，那就是要把妻子摆在首位。”

（子语摘自《英语世界》2016年第4期，李旻图）

芭蕾舞男

● 李碧华



各种舞蹈表演中，芭蕾舞男的表演是最不好看的了。先不说那“舞衣”，给我的感觉永远是“图穷匕见”，毫无美感，也毫不性感。说到动作，总是当舞女的跟班，一味托举。

当然，我只是说“不好看”，没说他“不重要”。

——我甚至最景仰芭蕾舞男的一切作为。

是的，他总是当舞女的跟班，不过用心一看，便会明白，他不是跟班，他是靠山。他在他身后，永远有力、伟大、任重道远、默默耕耘，礼让她幼稚地享受一切风头而不悔。她一纵身，便升到半天高，她心里明白：是他把她托举到半天高的，她不能没有他，末了还得靠他把她带下台。还有，无论她如何任性地旋转、飞跃、大跳小跳，他总在最重要的一刻，险险把她抱住扶住，所以她从不跌倒，却也跳不出他的掌握。

他的地位多么重要。好不好看倒是其次了。

（六月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绿腰》一书）



【 1. 加拿大 126 岁的杜鹃 】



【 2. 日本 145 岁的紫藤 】



【 3. 新西兰的倾斜树 】



【 4. 美国加州的巨杉 】

最美的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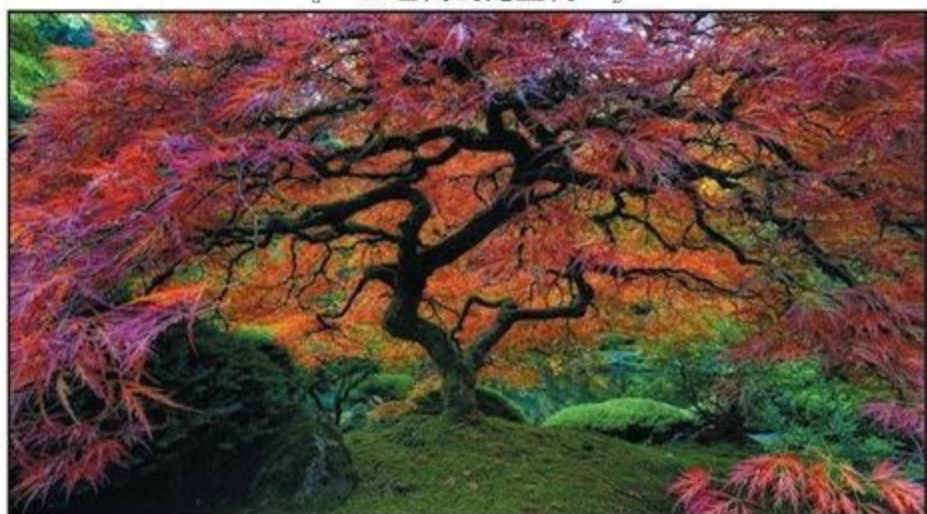
【 5. 美国俄勒冈州的枫叶小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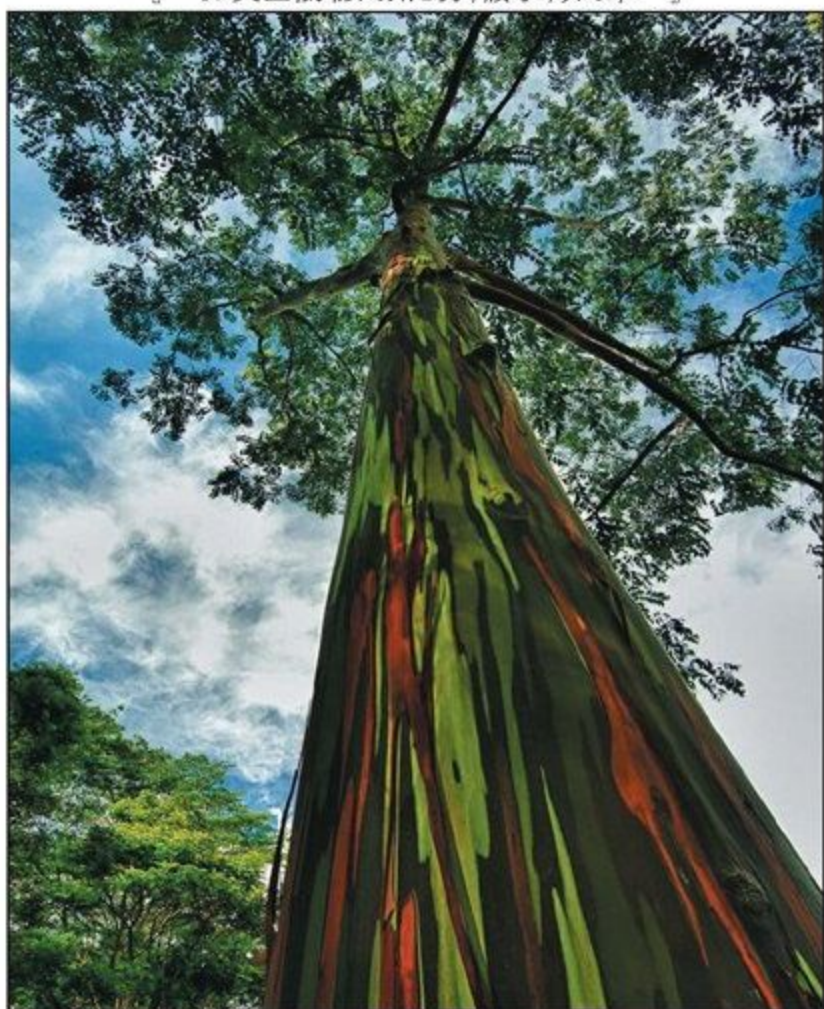
【 8. 也门的龙血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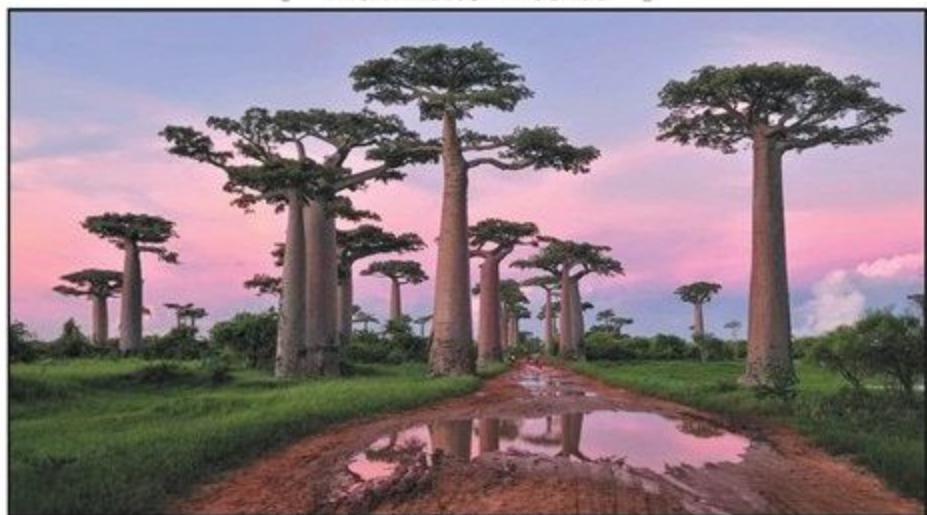
【 6. 美国俄勒冈州的斜假水青冈木 】



【 9. 美国波特兰的枫树 】



【 7. 美国夏威夷的彩虹桉树 】



【 10. 非洲的猴面包树 】



【 11. 巴西的凤凰木 】

春风长者

●王开林



陈之藩撰文《在春风里》，卒章显志：“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风”特指胡适，这样的春风乃是长者之风。

北大教授温源宁作名人小传，称赞胡适，上课时总记得为衣裳单薄的女生关紧教室的窗户，以免她们着凉。这个细节很细微，却彰显了胡适的绅士风度。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甲戌本借给燕大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品行一无所知，借后从未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祐昌录下

副本，然后写信告诉胡适，胡适欣然赞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仍鼎力支持，他又将珍藏的《红楼梦》戚蓼生序本借给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张爱玲从香港邮寄长篇小说《秧歌》给胡适，不免忐忑。胡适读完后，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将它寄还给张爱玲。她翻看时，“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在美国定居之初，颇得胡适照拂。他们都喜欢《海上花》中精彩绝伦的苏白（吴语白话），在文学上多

有共鸣。胡适呵护晚辈，从不溺爱，而是慈中有严。女兵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哲语敲击心坎，鼓舞精神：“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晚辈，提携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来激励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对许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才华和学问。如季羨林、杨联陞、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千家驹、罗尔纲……不少才俊经胡适栽培，成为国家栋梁、文化精英。

胡适性情温和，但他的主见很鲜明。叶公超说：“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地说，当而说，当而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帮助同行，是胡适的习惯作为。林语堂到哈佛进修，由于官费未及时发放，陷入困境。他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个中情形，自然很感动。

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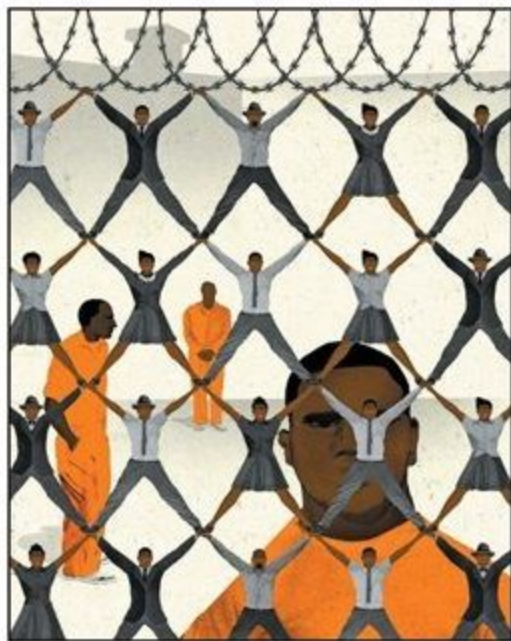
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会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好一个“满室生春”，谁不受用？

胡适对台北街头关心政治的卖饼老人袁颺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春风是爱物的，长者有爱人的，胡适爱人以德。

十二岁少年余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读到陈存仁的《津津有味谭》，对名医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的故事颇感好奇，便写信去向胡适求证。胡适毫不怠慢，回信说明那个故事纯属谣传，不足取信。在写信和复信这一点上，若论热心程度，胡适与蔡元培难分伯仲。

健谈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学家朱熹喜欢与客人聊天，虽在病中亦不改积习，弟子劝他少见人少讲话，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懒惰，也教我懒惰！”胡适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温和，在好客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不愿将人拒之门外，他有点像东晋名士和东晋大臣王导，身上具备天然的亲和力，应对周旋游刃有余，来者皆喜，满座尽欢，无论对方是谁，居高位者如是，处底层者亦如是。

（言一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18日，刘程民图）



僵局

◎ [美] 罗杰·道森

◎ 刘祥亚 译

谈判新手很容易混淆“僵局”和“死胡同”两种状况，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使用一种非常简单的策略来打破这些僵局，该策略被称为“暂置策略”。

1973年，阿以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代表前往中东告诉以色列：“请坐下来与埃及政府谈谈看。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很可能会有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色列方面回应道：“好吧，我们可以和他们谈谈看，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无法谈判的——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绝对不会退出西奈半岛。我们1967年就占领了这个地方，我们的许多油井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退出西奈半岛。”

埃及人对西奈半岛的态度同样坚决，他们要求以色列必须从西奈半岛撤军。

1991年，美国试图让以色列再次回到和平谈判桌前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谈判，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为此遭到了以色列的强硬抵制。以色列人起初坚持认为只要一进行谈判，对方就会要求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定居点撤军，而在以色列看来撤军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干脆拒绝与自己的敌人坐到谈判桌前。

詹姆斯·贝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谈判高手，他知道要想让以色列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必须把僵局放到一边，首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于是他说：“好的，我也意识到你们并不准备和巴勒斯坦人举行和平会谈，可我们不妨先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设想一下，如果真的举行和平会谈的话，你们希望会谈的地点在哪儿？是在华盛顿、中东，还是在一个中立城市，比如马德里呢？”通过讨论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问题，詹姆斯·贝克一步一步地把谈判往前推。然后，詹姆斯·贝克提出了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的问题：“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出代表参加谈判，以色列方面希望谁来代表该组织？”解决完这些小问题之后，和以色列讨论和平问题已经变得很容易了，他们最终同意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举行和平会谈。

以色列人最终还是从西奈半岛撤走了军队，虽然他们当初曾反复申明自己绝对不会撤军。

（张秋伟摘自重庆出版社《优势谈判》一书）



吴太太上街购物

◎〔德〕恩斯特·柯德士
◎王迎宪 译



在北京，四合院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如果一个家庭妇女要离开自家的宅院上街去，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整个宅院的人早几天就会知道：太太要出门了。

吴太太今天要出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只是想到前门去买点水果，然后去拜访一个人。

就为这普普通通的一次出行，吴太太的梳妆打扮从早晨的洗漱就开始了。洗漱过后，吴太太开始梳头。梳头需要的时间很长，两个丫环都得帮

忙。当太太在大梳妆镜前坐下时，一位丫环就开始梳理她那长长的光滑的黑发，一遍一遍地将头发梳得蓬松自如。开始是用一把齿间稍宽的粗梳子，然后梳齿越换越细密，梳完后用一把牙刷状的毛刷将浓稠的发油抹上去。抹上后，头发就会显得油亮光洁。抹完发油，又是至少半个小时的梳理，直到发绺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手卷成一束束的发辫，再将发辫在脑后缩成一个椭圆形的圆髻。

之后给头发抛光也同样是一件困难费时的细活儿，头发

必须完全光滑地附着在头顶上。用一支小小的毛笔轻柔地将头发上的发油慢慢捋干，同时再用一把小梳子上下理顺。

只有经过太太坐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认可了发型之后，才会开始脸部的化妆。涂脂和抹粉对一个要出门的女人来说非常必要。走在街上，一个女人的面妆要描画得与年画上的脸蛋儿一样：脸要白得没有一丝皱纹，眉毛要细、黑、亮，要弯弯的像一轮月牙，两腮要像丁香花一样透出淡淡的玫瑰红，嘴唇要红得像玫瑰花瓣，小嘴儿却不能大过一个杏仁核。

等一切就绪，3个小时也就过去了。现在吴太太可以上街了。

院门口已经停放了3辆事先预订好的黄包车，太太上了第一辆，丫环们在后面一人一辆。太太身板笔直地坐在车内的坐垫上，她对自己的打扮和装束十分自信，一副孤傲自负的姿态。她很美，但不是我们欧洲人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西方女性的美，而是一种孤傲、缺乏人情味的冷艳美。

我好奇地跟上了这位女士。吴太太的车停在了一家门面装潢气派的水果店门口。吴太太与看起来本来就很熟悉的店老板互致问候之后，就开始一声不响、专注地走过一排排水果架。时不时她会用手拿起这个或那个水果摸一摸、按一下，然后再小心地放回原处。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她还什么都没有买。

吴太太在老板的桌子旁坐



《纽约时报》这份大报，日前登出一则平凡报道，内容主题是：中国人喜欢喝热水。

这跟“阿妈是女人”一样，有什么新闻价值？

原来这种饮水习惯，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他们对平淡无味的水，是没兴趣喝的。

他们的饮料，以冷冻和甜味为主，冷咖啡、汽水、汤力水等，即使只喝水，也要加大堆冰块。在餐厅或飞机上，若你跟侍应说：“请给一杯热开水。”她通常会睁大眼再三确认，要矿泉水、滚烫的热水，还是温水？

她们所预备的餐点，没有“热水”这一项。你点热水，的确有点为难，最后端来的，通常是用咖啡壶烧出来的。

对中国人来说，热水就是



健康饮品，尤其在冬日，早上第一杯水，应该是热水加点蜂蜜，对温热身体和清理肠胃有帮助，用流行话说就是加强血液循环和排毒。

中国人旅行，随身携带保温水杯，随时喝几口补充水

分。旅行团的车上，甚至带上大型热水瓶，在欧美人士看来，这都是很奇怪的事。

人大会议上，几千名代表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无数服务员忙碌地递送热水，或直接喝，或泡茶，重大决策背后的支持能量，靠热水。

北京机场有饮水处，饮水机前排着长龙，有热水、温水、冷水三个按钮选择，大多数人选热水，冲茶包或泡杯面。这种情景，全世界大多数机场都找不到。

《纽约时报》那篇报道，是华裔女记者写的。因为人人都认为她很怪，于是她以文章解释：华人不怪，是你们怪。



（刘 振摘自《大公报》2016年3月30日，（以色列）Noma Bar图）

了下来，边喝着茶边询问店老板的家庭境况。他们越聊越多，也离题越来越远。压根儿不提水果的事。

慢慢地，两位要进行交易的“马拉松运动员”终于开始谈买卖了。就像外交辞令，吴太太问起店老板个人的经营状况。店老板鞠躬致谢，连连说道：“还好！还好！刚刚够本。”

吴太太小心翼翼地插嘴，开始询问价格，但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似乎对价格高低并不感兴趣的样子。当店老板给出水果价格后，吴太太故作惊讶状，连说这价格高得离谱，哈德门街那边大水果店里的价格就便宜多了。当店老板用说服

的口吻夸耀他水果的优良品质时，吴太太则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无动于衷地继续喝茶。她交叉着双脚，从手袋里取出烟袋开始抽起烟来。

店老板说了一遍又一遍，费尽了口舌。最后他不得不表态，如果吴太太大量购买的话，他也可以以刚才给出价格的四分之一卖给她。

但吴太太仍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她镇定自若地四下看了看，终于瞥见了，我，打招呼似的点头示意。

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转向店老板说道：“我们快点吧，以你先前所给价格的六分之一，然后再为我把水果包装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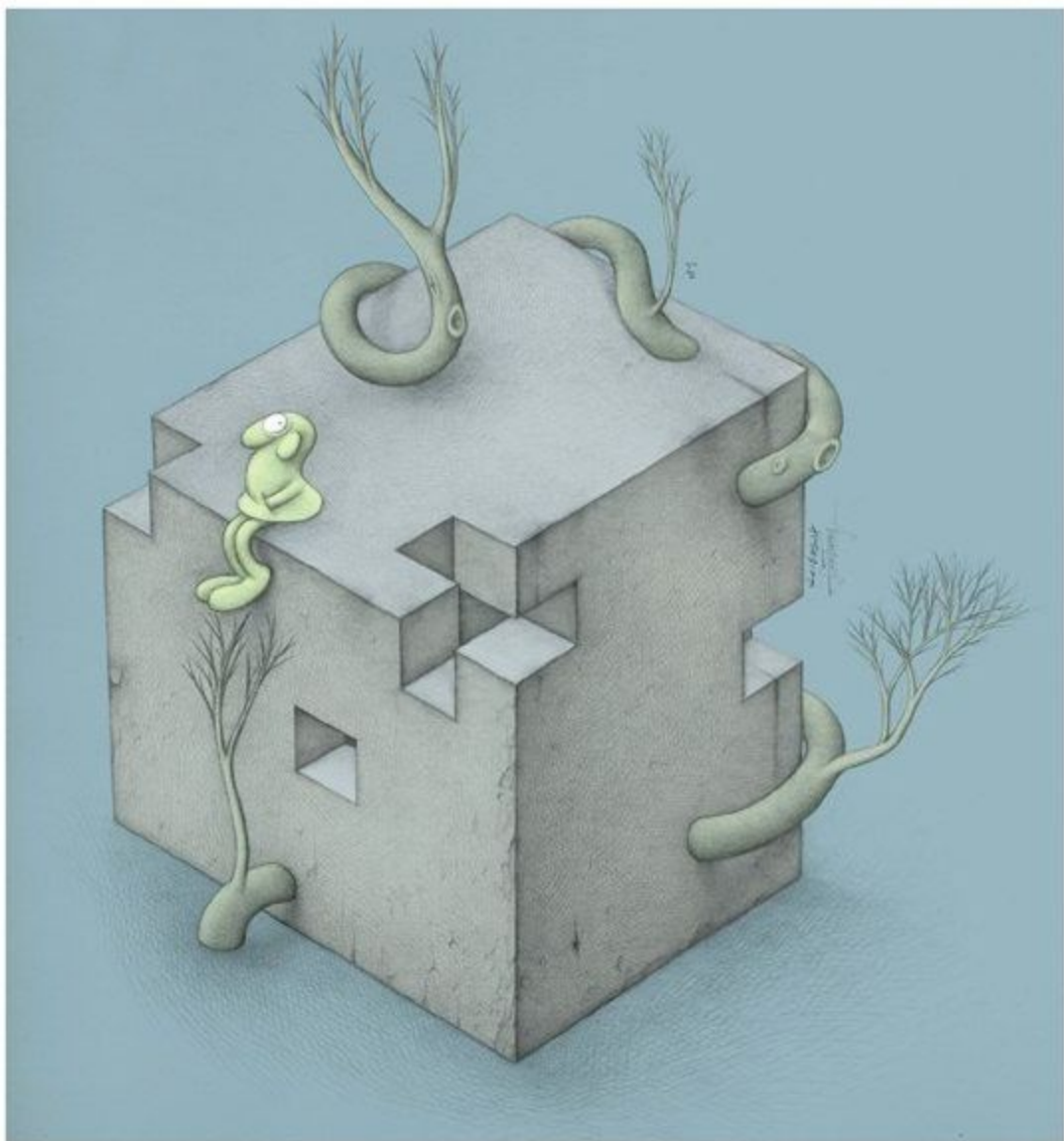
她开始选购她需要的水果。在此期间，吴太太告诉我，她要去参加一个婚礼，这些水果是要送去的礼物，并问我是否有兴趣一同前往。

此时，店老板毕恭毕敬地向我们走来，告知吴太太所有的水果都已经包装完毕，并递上了账单。接下来，双方客气地弯腰致谢。店老板祝吴太太一路走好，并请代向家人问安。

我抬手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5点钟，可我们进商店的时间是12点45分……



（春 生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闲置的皇城：20世纪30年代德国记者眼中的老北京》一书，李晓林图）



市场有多聪明 ●冯 仑

市场究竟能不能矫正人类的行为，或者督促人们依法依规办事？市场能不能让政府的手延长，而且更有效？

有一年的冬天，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答案。

在十六七年前的冬天，我去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城。路上的积雪约莫有半尺高，而且雪还在不停地下。

司机一路开着车，每到需要一个停车的地方，不管是加油站、餐厅还是学校，路边都看不见停车位的线。

这种情况下，要是搁咱国内，就算有个戴袖章的人过来

查，你也完全可以说：“这怎么停啊？你能看见停车位吗？”很容易就能搪塞过去。可这里的司机却是每到一处停车，就恨不得把四周的雪都扒拉开来看一下，确定自己没有压在线上，然后才走开。

于是我特别好奇，问一个司机：“这大雪天，还这么讲究？警察都不出来了，还担心被罚吗？”

司机说：“这你可不知道，这个季节是拖车公司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们会特别认真地逮你的小毛病，然后罚你的款、挣他的钱。”

司机告诉我说，以前他们这儿一到冬天，由于下雪，乱停车的人就比较多，但是警察又没有办法一个个查，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到大雪季节，就发两三个牌照出来，有这个牌照的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拖车公司。

对政府来说，预计一个冬天的罚款最多是3万元，而养警察一个冬天的费用可能就要5万元，还不如发个牌照，让拖车公司去监督，罚款就作为拖车公司自己的盈利，政府也省了钱。

对拖车公司来说，这笔生意有一定的风险。如果看走了眼，人家没有停在线外，你举报了人家，还把人家的车子拖走，之后引起纠纷，打官司输了就得赔钱，那自己不就亏了？

于是拖车公司就特别谨慎，一旦他们认为这个车子停得有问题，在处理的全过程中他们都会录像，同时请自己的律师把所有文件做好，然后举报给警察，最后在事实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去罚款。

这样一来，每到冬天，司机也就会特别小心，因为他们都知道，拖车公司是私人企业，为了赚罚款，他们不畏寒冷，24小时都兢兢业业。而且这帮家伙特别狡猾，车轮稍微压一点线时，警察通常不会那么认真地查处，但拖车公司的人会超认真地找出这些毛病。于是，司机一到这个季节就特别守规矩。

关于市场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故事。



“9·11”之后，本·拉登藏匿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一个地方。有一段时间，美军不断地派大军进入这一带，但后来又无声无息了。很多人揣测：美军是不是放弃了？是不是不抓拉登了？

但是拉登一直没有出来活动，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美国人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抓捕：不仅有像中央情报局这样专门的机构在盯着情报，更重要的是，在他身边随时都可能出现“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是美国政府为抓捕拉登而调动的民间力量。

只要有专业的背景，比如当过警察，加入过特种部队，或者在这些地区做过雇佣军，那么你就有资格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通过审查即可获得去抓拉登的许可。最好是父子俩或者兄弟俩一起，这样成功的概率更大。

当时，美国给出的最高悬赏金额是5000万美元。在抓捕拉登的过程中，所有的成本都由赏金猎人自己负担，比如手铐、武器、机票、吃喝、服装。一旦抓到目标，这一辈子就翻身了。

被这个赏金调动起来的干劲真是大，在拉登可能藏身的地点，经常会有这样的赏金猎人出没。他们伪装成本地人，分散成小股活动，像狼一样嗅觉灵敏，一旦有消息就过去探探。这些猎人对拉登的威胁反而更大，所以拉登更不敢随便把消息走漏出来。

在抓捕拉登的过程中，赏

金猎人和正规的特种部队还起过矛盾，因为赏金猎人比部队还积极，经常会打乱正规部队的行动计划。

于是，正规部队就利用这一点，故意放一些假消息出去，让赏金猎人去折腾，这样一来，还能误导恐怖组织，以为自己没有被注意到，因而放松警惕。

拉登最终是被海豹突击队干掉的，但在这十年中，赏金

猎人在这一带的出没无疑给拉登制造了巨大的压力，也给美国政府最后解决拉登的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是一个市场和政府共同行动的计划。赏金猎人自掏腰包深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恰好弥补了正规部队的高成本和无法深入一些犄角旮旯之地的缺陷。

（六月的雨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刘宏图）

人工智能关键词

图灵测试

1950年，阿兰·图灵发表论文《机器能思考吗》，设计了图灵测试：若超过30%的人无法在5分钟内分辨出交谈对象是人还是机器，则认为该机器具有“思考”的能力。这一标准沿用至今。

“人工智能”诞生

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电脑大会上，麦卡锡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学者们就其基础问题展开讨论，标志着人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会后，美国形成了3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IBM公司。

商业化

1983年“思考机器”公

司诞生后，人工智能开始向商业化进发。90年代，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游戏软件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谷歌不惜花重金研发智能眼镜、自动驾驶汽车等。

奇点理论

2005年，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提出：2045年奇点来临，人工智能将完全超越人类智能。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思考。

人机大战

1997年，电脑“深蓝”击败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3月，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战胜围棋高手李世石。

（深海摘自《环球人物》

2016年第8期）





古贝

●李娟



在库委夏牧场时，有一天我在森林边上走着，认识了一个朋友。她全名“古丽贝里”，我则叫她“古贝”。

我和古贝在语言上交流得十分吃力，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才弄清楚她家的羊是400只而不是4万只。另外她还热情地教了我数不清的哈语词，可惜我全忘了。我也教了她一些汉话，直到两年以后，她还可以熟练地用我教她的那些话来问我：“李娟，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你有没有对象？你妈妈几岁了？你爸爸几岁了？这是胳膊吗？这是手吗？这是石头吗？……”

那天，我把我口袋里的花生给她分了一半，她比我先吃完，于是我把剩下的又给她分了一半。我们坐在草原上，坐在风中的大石头上吃，吃完了拍拍手，拍拍屁股，她便带我去见她的爸爸妈妈，还喝了两碗新鲜酸奶——如果酸奶里面

放点糖的话我很想再喝两碗。

古贝15岁，比我小了好几岁呢，却像我的姐姐似的，高大、爽朗、勤快、懂事。

其实在认识之前，我们早就见过好几次而了。只是我不太认人，觉得那几个哈萨克姑娘都挺好的，却没想到会是同一个人。

有一次是在下雨发大水时，过河的石头给淹了好多——之前我们这里的所有人过河时都是踩着它们过的，这里没有桥——我被困在了水中央。这完全出于判断上的失误。开始我从河那边看过来时，这块石头好像离河岸那边挺近的，只要像小鹿那样一纵一跃就过去了。可惜我不是鹿，而且身上还套着又厚又笨的棉衣棉裤。想撤退也不可能了，刚才垫脚过来的那块石头让我在起跳的时候用力过猛给蹬翻了……于是我就那样左摇右晃地站在浑浊湍急的水流中

一块巴掌大的、又湿又滑的石头上，险象环生……这时，古贝天使般出现了，她骑着马仿佛从天而降，在河边下马过来，站在对岸俯身伸过手来。我连忙弯腰抓住，她微微一带，我就安全地跃过去了，一点儿也没触着冰冷刺骨的水。

第二次是去河那边提水。那是泉水，在森林下的一片沼泽上，非常甜美非常干净的水。扒开泉眼上覆盖的草，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然后看到的是泉底的沙石，最后才看到水。它更像是一汪干净清澈的空气。

我用带去的塑料水舀子一下一下地舀水，打满一桶后，就放在泉眼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然后自己玩去了。

后来我爬上一处高地，回头看时，下面远远地也有一个人提着桶在往泉那边走。我又往上爬，隐约听到有人在后而喊。回过头来，看到那个提水



的人高高挥舞着我的红色水舀子，大声地向我喊着什么，估计她想借用一下吧？于是我随便答应了一声，转身进了林子。过了一会儿，又跑出来看时，泉边却没了人，我那鲜艳的塑料桶也没有了。

我急急忙忙跑下去，看到借我水舀子的那个女孩正一手提一个桶往前走着。我喊着追了上去，这时她已经开始走上狭长的独木桥了。因为刚下过雨，那个独木桥圆滚滚、滑溜溜的，可她一手提着一桶漫悠悠的水，很稳当地就过去了。一直走到草场尽头时，她才放下我的桶，回头向我招招手，然后向对面山坡上的一个毡房走去了。而另一边不远处就是我家了。她可能认识我吧，可能长久以来一直在注意我，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家在哪里呢？这片草场上有好几家汉族人的。

这事还是后来古贝告诉我的，要不然到现在我恐怕还不知道那就是她呢！第三次愉快的见面是那次我徒步到另一个沟去找我妈。我妈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到谁谁谁家喝茶去，可是快中午了还没回来。我便让外婆在家守着，我出门找去了。那一带毡房不多，稀稀拉拉分布在山的阳面。我一家一家地问过去，终于问到一个人，说在后山的瓦达家见过她。她可真能跑的！

我估计她是穿过山顶的森林直接翻过后山的。但是我一个人不敢进又黑又潮的森林，便远远地从山脚绕着走。路很远，四周很静，途中一个人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很疾的马

蹄声渐渐响了起来，我害怕是男人，连忙躲到路边的岩石后面，直到看清声音响起的方向出现的那三匹马上全是年轻姑娘时，才出来，继续向前走。三个姑娘在马背上大声说笑着，策马扬鞭，像是在赛马，又像是在追逐。她们很快就赶上我了。我让到路边，让她们过去。后来，她们却渐渐放慢速度，不时回头看我，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这时，其中一个掉转马头，小跑回来，勒马横在我面前，像开玩笑似的说了几句什么，我听见其中有“裁缝”这个词，想到她可能认识我，便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她拍拍自己马鞍子后面的地方，我大喜，连忙跑上去，拽着马鞍子和她的衣服就爬上去了。这使所有人都大笑起来，令我不知所措。她们中有人问我到哪里去，我听懂了，忙说是到瓦达家，她们又笑了起来，好像这是个多好笑的笑话似的，真不知道这群女孩子怎么那么爱笑。我也问她们到哪里去，她们听了又笑。我只好跟着笑。马越跑越快，颠得我快坐不住了，我就闭上了眼睛，紧抱着她的腰。后来马慢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前而河对岸浅缓的草坡上栖着三两个白色毡房。到地方了。我再三道谢，这令她们笑得更加花枝招展。其中一个就是古贝。

也许不止这三次吧。后来经她一说，我又觉得我见过的所有哈萨克女孩都像是她一样，都是那么快乐、热情；又好像很孤独寂寞似的。她们都眼睛明亮，面孔发光。她们戴

着同样的满月形银耳环，手持精致的小马鞭。我想看看她们的马鞭，我说出这个请求，她们又笑了很久，其中一只手递了过来……

（刘振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我的阿勒泰》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谢谢阿姨

◎张晓风

车过高义，许多背着书包的小孩下了车。高义国小在那上面。

在台湾，无论走到多高的山上，你总会看见一所小学，灰水泥的墙，红字，有一种简单的不喧不嚣的美。

小孩下车时，也不知是不是校长吩咐的，每一个都毕恭毕敬地对司机和车掌（售票员）大声地说：“谢谢阿姨！”“谢谢伯伯！”

在这种车上服务真幸福。

愿那些小孩永远不知道付了钱就叫“顾客”，愿他们永远不知道“顾客永远是对的”的片面道德。

（夏素红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一书）





因为《百年孤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从马尔克斯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才开始的，我们很容易对这部作品的“年龄”产生错觉。事实上，《百年孤独》的初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店里被抢购一空的年份是1967年。而马尔克斯本人认为“比西班牙原文高级”的英文版出版的年份是1970年。尽管我相信伟大的文学作品本身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这些历史的数据却能够引发我们对历史本身的许多思考。我经常说，我们的“十年浩劫”其实就是《百年孤独》的浓缩版和“行为艺术”版。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看法，小说最后的那一句话（小说惊心动魄的出口）让我流下了绝望的眼泪，因为它告诉我们，经历过“百年孤独”的民族在地球上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值得你流泪的人不会让你流泪。”马尔克斯曾经这样写道。但是在写完《百年孤

独》最后那个句子之后，他走进卧房，抱着他已经熟睡的妻子痛哭了起来。我在读到那个句子之前很多年就从他的访谈里知道了这个文学史可能永远都不屑于关心的细节。但是，经过自己这么多年孤独的写作，我越来越清楚那个细节的分量和意义。创造性劳动极为脆弱又极为神秘。从惊心动魄的入口到惊心动魄的出口，那是怎样的18个月啊。据说他

献给孤独的挽歌

●薛忆涛

写得很慢，他为每一个句子殚精竭虑；据说他的妻子每天都会在他跟前摆上一朵黄色的玫瑰：那是祝福，那也是祈祷（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时候，胸前的口袋里也插着一枝黄色的玫瑰）；据说他的妻子要到处借钱和不断地典当，才能够维持住“魔幻”所需要的营养；据说他的妻子在他痛哭完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道：“你真的写完了吗？”接着，她才让他知道在他为孤独活着的那18个月里他们累计负债的

额度。

那高额的负债这时候当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因为经过1965年到1967年之间这长达18个月的文学历险，他已经抵达了整整350年没有人抵达过的地方，那是只有“堂吉诃德”才能够抵达的地方。

他的抵达给文学史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博尔赫斯曾经确认人的任何作品都是模仿之作，这当然是过激的言论。但是，如果说，70年代

以来的西方文学都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这应该毫不过分。因为《百年孤独》为写作打开了一切可能性，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一览无余的。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永远取消了“原创”的可能。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百年孤独》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所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有布克奖获得者，所有文学奖的获奖者，以及所有文学奖的潜在获奖者。



他的抵达也给他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他从来都声称自己是为小众写作，为少数的几个朋友写作。他说过，看到书店里摆放着那么多自己的书会感觉很不舒服。他拒绝出卖《百年孤独》的电影改编权大概也有抗拒大众的意思。但是，《百年孤独》在他的国家，甚至在整个南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都无疑是“大众读物”。

然而，马尔克斯自己对那部在西班牙语国家的销量仅次于《圣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纪录应该永远也不会被打破的作品不以为然。他不厌其烦地表达过他的这一态度。他一直坚称那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一

已经不记得是在1982年的深秋还是在1983年的初夏了，只记得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北京航空学院的报刊阅览室里翻开了那本杂志。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杂志，也不记得是因为看到了那有点奇怪的小说题目才翻开了那本杂志，还是因为翻开了那本杂志才看到了那有点奇怪的小说题目……总之，那是一个决定一生方向的动作：我翻开了那本杂志。出现在我眼前的小小说题目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我一口气读完了它。我战战兢兢地读完了它。我泪流满面地读完了它。那是通向孤独的作品，那是通向绝望的作品。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文学作品而流泪。

许多年之后，我在马尔克

斯的一篇访谈中读到他对那篇小说的评价。他认为那是他最好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同他的这种看法。

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看见那个流着眼泪从阅览室走出来的18岁的年轻人。他的表情显示出，他已经看到了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毫无意义”）；他的表情也显示出了，他对写作的决心比走进阅览室之前更加坚定。我知道他在暗暗发誓要写出同样能够触及灵魂的作品……尽管32年之后，这仍然是没有兑现的誓言，那誓言却一直是对一个脆弱的生命最顽固的激励。

然后是现在就摆放在我电脑旁的这本盗版的英文《百年孤独》。它是1983年在五道口（注意那是与现在有天壤之别的外文书店购到的。书的背面盖有“内部交流”的图章。书的定价是一元九角。我不久前才知道，这部英文本的译者是科塔萨尔推荐给马尔克斯的。为了等待他腾出时间来翻译《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等了整整3年。这是得到了巨大回报的等待。马尔克斯对他的两位英文译者（另一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的译者，她也是《堂吉珂德》最好的英译者）都评价极高。他认为他作品的英译本的文学质量高于他的西班牙语原作。他多次承认他宁愿读自己作品的英译本，而不是它们的西班牙语原作。我从他的英文出版商托姆·马施勒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不知名”的作者马尔克斯在他那里出的前4本

书（包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都很失败。当时马尔克斯唯恐他放弃，要他不要为钱担心。他保证说，他的下一本书一定会“创造历史”，会“卖卖卖”。他的保证果然很快就变成了魔幻般的现实。

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这盗版的英译本，我一直拒绝用中文读《百年孤独》。而我80年代的英文水平连第一自然段的神韵都根本招架不住。我的阅读记录中因此就留下了一个后来令我后悔莫及的裂口。接着是历史的动荡和生活的颠簸让我无暇顾及内心的孤独，这个裂口越来越大。我必须充满羞愧地承认，一直到1998年，我还是一个几乎没有读过《百年孤独》的人。那时候，我在深圳大学任教。那时候，我很轻松又很孤独。突然有一天，我从书架上取下了15年前购买的这本书页已经枯黄了的小说。我用3个星期的时间，从入口一直走到了出口。那是惊心动魄的3个星期。那是我与《百年孤独》关系的开始。这本书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书架上：它永远都在我的背包里。它永远都在我的身边。它陪我跨越了整个地球。它陪我度过了全部的孤独。现在，它已经破烂不堪了，我经常要对它进行修修补补，但是我仍然舍不得让它退居二线。

然后是从我39岁生日那天起就一直摆在我书架上的那本西班牙原文的《为叙述活着》。它不仅是正版，而且是刚刚上市的初版，精装的初版（当时世界上其他语种的翻译



希特勒上台

◎何帆

19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希特勒参加了一个小党，成了德国工人党的第96名党员。一年之后，他当上了德国工人党的首领。1921年，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纳粹党在德国的政坛内都只是个可笑的跑龙套者，但是只要经济形势恶化，纳粹党的影响力就会扩大。1923年11月，法国担心德国还不了战争赔款，于是把军队开进了鲁尔区，这导致德国经济形势一片混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发动政变，想推翻德国政府，没想到以失败告终。两天之后希特勒被捕入狱，他

在巴伐利亚的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写成了《我的奋斗》一书。

这一闹剧反而使希特勒成了全国的名人，纳粹党的活动也逐渐从街头走向选举舞台。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纳粹党的选票会增加；当经济形势好转的时候，纳粹党的选票会减少。比如1924年初，德国的失业率上升到13%，希特勒的选票达到7%；随后失业率下降，到这一年12月，希特勒得到的选票只有3%。

1929年，由于外部的冲击和国内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德国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而纳粹党的选票数量却一飞冲天。1930年德国国会举行选举的时候，纳粹党获得的选票居然高达18.3%，仅次于当时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在491个国会席位中纳粹党占了107个，希特勒成了德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希特勒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上台，德国的民主体制最终蜕化成恶魔的暴政，就是因为在经济低迷时期整个社会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暴怒。希特勒之所以能够统治德国，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人都变成了小希特勒。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中指出，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候，一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开明、包容、积极和乐观；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停滞之后，一个社会就会变得狭隘、排外、消极和悲观。

（余长生摘自中信出版社《好货币，坏货币》一书）

可能才刚刚开始或者还没有开始)。它来自蒙特利尔唯一的那家西班牙文书店。据书店老板介绍，它是蒙特利尔全城首批进到的仅有的两本初版之一。他肯定万万没有想到这仅有的两本之一会被一个中国人取走。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日子，那是在蒙特利尔度过的第二个生日。我抚摸着封面上那个眼睛巨大的小男孩。我没有想到自己会离孤独这样近，

这样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中国作家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实惠和虚荣。我只有极为粗浅的西班牙语知识。在深圳大学那间可以看见海景的单身公寓里，我曾经狂热地啃下过西班牙原文《百年孤独》的第一章，但那是得到了英译本一字一句的帮助。我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进入那原汁原味的叙述。我将它摆放到书架上最神圣的角落，

与《莎士比亚全集》和3种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摆在一起。在随后11年的移民生活中，那个小男孩神奇的注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威慑。它提醒我，那个18岁的年轻人的誓言还没有兑现。它提醒我，“梦中的橄榄树”还在梦中。还有，还有那无处不在的孤独。

（这么摘自《百花洲》2016年第2期）

山在心中

●阿 来

在小饭馆里喝酥油茶的时候，我从窗口就看见了山的顶峰，在一道站满了金黄色桦树的山脊背后，庄重地升起一个银白色的塔尖，那样洁净的光芒，那样不可思议地闪亮着。我知道，那就是山的主峰了。我没有说话，我想，这一阵子，它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当同伴们为哪一条路线最便捷又能看到更多的美丽风光争论不休时，我独自微笑不语。在这个时候，去不去那里，上不上那座雪山对我来说都无所谓。那山已在我心中了。

（刘文文摘自重庆出版社《语自在》一书）

着 落

●何天朵

凡·高的《向日葵》，一朵朵葵花在阳光下怒放，仿佛金色的火焰。凡·高说，那是爱的最强光。在颇多失意彷徨的日子里，那大朵的葵花，给他幽暗沉郁的心，带来一抹光亮。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祖母怀里听故事，看着美丽的萤火虫，数着天上的繁星，做着美好的梦，心才有了着落。

（一叶知秋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19日）

无言的责备

◎夏殷棕 译

约翰·沃纳梅克是美国“百货商店之父”。有一天，他



意 · 林



视察费城的一家商场，注意到一位顾客在等候服务，可是没有一个职员注意到这位等候的顾客，他们三五成群，扎堆谈笑。沃纳梅克一句话也没说，悄悄地走到柜台后面，亲自接待了这位顾客，然后把商品交给销售员包装，自己继续巡视。

后来沃纳梅克的讲话大量被引用：“30多年前我就懂得了责备别人是愚蠢的，因为我自己也忙于克服自己的局限，上帝并没有给他的每一个子民以公平的智慧。”

（田宇轩摘自《演讲与口才》2016年第10期）

反 光

◎许厚全

“我小时候，这里山清水秀的。”出租车师傅指指窗外，手腕上的念珠闪着幽微的光，我的眼睛亮了一下。“现在你瞧瞧，”他吃着最后一口牛肉烧饼，含混不清地说，“这臭水河，这垃圾！”像是为了表达愤慨，他奋力把盛烧饼

的塑料袋扔到窗外。这次，他手腕上的反光把我给晃了一下。

（豆 芽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22日）

袖手旁观

◎〔日〕东野圭吾

◎李盈春 译

在爱情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因为某些具体的原因而断绝，其实是因为彼此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事后才牵强附会地找些借口。

因为，如果彼此的心没有分开，当发生可能会导致彼此关系断绝的事件时，某一人就会主动修复。而之所以没有人注重修复，就是因为彼此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了。就好像眼看着船要沉了，仍然在一旁袖手旁观。

（步步清风摘自南海出版公司《解忧杂货店》一书，Belle Mellor图）



电影《桃姐》剧照

不要放弃人生的投票权

◎艾小羊

说起叶德嫻，人们似乎只记得她老年的样子，刘德华的干妈，桃姐……其实她年轻的时候，以唱歌出道，1983年已经在红馆开过嗓，罗大佑为她量身定做的歌曲《赤子》曾经红遍香港。她的大半生，走得不算顺利，值得庆幸的是，命运的凉薄并没有摧毁她心里的骄傲。

叶德嫻的母亲是妾，她从小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却因为特殊的身份而敏感、自卑。“小时候，跟妈妈出门逛街，看到一双特别漂亮的手套，5块钱，我求妈妈给我买，妈妈坚决不肯，我就想，长大后要给自己买。现在我有很多了。”

因为在家庭中得到的温暖有限，叶德嫻谋生很早，主要是在歌厅里唱爵士，歌声低沉有力，全无小女孩姿态。18岁，她结婚。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丈夫外遇，彼时，他们的感情

已过了七年之痒，人们劝她，既然已经有两个孩子，丈夫也并未拿外面那个女人为难她，忍一时可风平浪静，她不肯。

叶德嫻选择了为自己而活，她忍受不了在破碎的梦里继续扮演幸福的女主人，也没有耐心修复与一个不尊重自己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想必男人真的不想离婚，却又实在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离婚大战一打就是7年。

33岁，她恢复单身，养家糊口的压力使她不得不接更多的演出，骨子里却又骄傲地不肯为任何人、任何工作低头。她拿了很多奖项，却始终没有大红大紫，有人说她怪异，有人说她孤僻。一度，她远走美国，并且交往了一个外籍男朋友，终是没有走进婚姻。这一次感情的失败使她真正看清了自己，她开始练习一个人生活，尝试与内心深处那个自己做朋友。

一个人吃鱼蛋粉，一个人看病，一个人乘地铁，每晚8点上床睡觉，凌晨4点起床爬山。周刊小报找不到素材时，会将镜头对准她，落寞、孤单、凄凉，无非是他们对一个不再年轻的单身女人能想出的最平庸的形容词。除了出席晚会或颁奖礼，她的确总是打扮得如同路人，白T恤，五分短裤，平底鞋，双肩包邋遢地挂在胸前。她不打针不开刀，无论脸蛋还是身材，都呈现她那个年龄的人应有的状态。除了购置各种漂亮手套以外，她在穿衣打扮上几乎没有开销，一件T恤穿5年，“布料越穿越软，最后可以直接拿来擦相机镜头”。

她可以花数十万元买一个天文望远镜，追着狮子座流星雨跑遍半个地球，她还打“飞的”去世界各地看白鲸与大白鲨，却舍不得把钱花在穿衣打扮上。她既过了情关，也过了与人攀比这一关，“每个人适合的东西不一样，你可以说命运如何，但我觉得我就适合现在这样的生活，我都不需要子女为我养老送终。”

所谓刚烈的性格，最简单的诠释就是不肯迁就。叶德嫻人生中还有一件大事是退出歌坛。她以唱歌出道，最后转向影视，因为对香港唱片业失望，尤其厌烦做歌手本职之外的事情。她靠唱得好行走江湖，靠歌声换来生活费，若唱片公司高层要她陪酒卖笑，她宁愿回到歌厅。“不过是打一份工，没有必要那样委屈

朋友是酒

◎郑彦英

我有几个对脾气的朋友，几乎每周都要聚一次，有话说话，没话打牌。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的父母都在老家。每到冬天，我都接父母亲过来享受暖气。父母亲爱热闹，我就常常把大家的聚会放到我父母亲住的房子里。父母亲果然很高兴，不但给大家端茶倒水，有时候兴致高了，还能凑上一手。到了饭点，大家要出去吃，母亲不让，给大家做我最爱吃的菠菜面。

十几年过去，我的父亲走了，几个朋友的父母亲也都走了。我们也老了，每周聚会依旧，只是聚会的地方从家里换到茶社，到了吃饭时间，可以点餐。吃饭的时候，大家常会怀念我母亲做的菠菜面，然后就羡慕我有福气，回家还能叫一声妈，妈还能给我做菠菜面。

应该是六年前吧，春节临

近了，一个朋友在聚会时动情地说，我们的妈都不在了，你的妈就是大家的妈，这样吧，我们一起请老娘吃个饭。

我当然很感动，说有这句话就行了，不用专门请我母亲吃饭。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话，还是请了。只是在称谓上，大家都叫我母亲为大娘。我一听，心里很滋润，加一个大字，有了尊敬的情意，同时又巧妙地把我和他们区别开来。从那年开始，每到春节临近，大家都要请我母亲聚一回。

昨天又是我们和母亲欢聚的日子，母亲兴致很高，还喝了酒。回家的路上，母亲说：“今日这酒，好喝。”

我说：“是真茅台。”

母亲想了想说：“真的就

是好。”又说：“你的这几个朋友，也是真的。”

我说：“当然，相处十几年了。”

母亲说：“不在时间长短，水放十几年还是水，酒放十几年就是老酒了。”

我点点头，没有吭气，心里说：“妈，你放心，我会一点一滴地珍惜。”

（若子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19日，Tang Yau Hoong 图）



自己。”她因此失去了很多在旁人看来十分重要的机会。

人生转眼入秋，她一个人，有片约的时候拍片，没有片约的时候带着内心深处那个名为“自我”的朋友，安静地待在某处。

她甚至预料了自己的晚景，或许与桃姐一样，默默消失于世界某处的某个养老院，身边



没有亲人。

人的一生，委屈像一枚枚硬币，情谊则是一个浑圆的“扑满”，年轻时，你积攒了多少委屈，老来就能享受多少情谊。

两个人的生活要磨合，一个人的生活要练习，两者其实并无高下之分。我们习惯于认为两个人磨得皮开肉绽胜过一个人练得闲云野鹤，因为我们都想活给别人看，在旁人眼中，作死的热闹也比平静的孤单好看，因为热闹总有办法诉说，而孤单常常难以表述。

“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无法按照世俗的标准去生活。”

叶德嫔不是世俗标准之下幸福的女人，却像星光，提示我们比美好与幸福更重要的，是自由——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有投票权。

（聂勇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过无比正确的生活》一书）



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记载，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铸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每当新皇继位，便须“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这个碑誓的内容，除了赵宋的列位皇帝知晓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一直到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占开封，碑誓内容才泄露出来：“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得不说，能以碑刻这种不可磨灭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做出不得杀前朝皇室后裔以及士大夫和言事者的誓言承诺，千百年来，也唯有宋太祖这一位皇帝了。这位器识宏远的帝王不但有大魄力、大胸怀和大手段，而且开明、仁慈、包容。事实上，两宋历史上，诸位皇帝算是比较听话的，这块誓碑所起到的约束作用的确不可估量。

在宋朝皇帝以极大的胸襟做出的包容和支持下，许多不管为官还是为文都有着杰出成就的著名人物，才得以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

我们经常戏称山西人为老西儿，究其渊源，却是出于对寇准的爱戴和怀念。就是这个寇老西儿，胆子可谓极大。《宋史·列传》里记载：“（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好了，直言上谏不算，皇帝生气

了，还敢拉住衣角不让走。也算是他运气好，太宗皇帝事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拿他与魏征并论。但对他甘冒天子之怒，也要“挽衣留谏”的行为，要换成一个脾气不好的皇帝，估计早就对他毫不留情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被谥号为“仁”的皇帝，就是北宋的赵祯。他在位整整42年，

他的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上公正廉明、铁而无私的包青天，就是出于仁宗一朝。包拯这个人，要是接受

时下所谓的情商测试，估计能及格就不错了。据相关记载，这位包大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是欠缺，在当时也没什么朋友，跟皇帝也是一点情面也不讲。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有一次，深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想为其伯父张尧佐谋一要职。皇帝刚下诏令，包拯就开始不依不饶地上谏，皇帝不愿意听，他“傻”劲儿一上来，言辞激烈之下，居然将唾沫星子都喷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皇帝一面用衣袖擦脸，一边苦着脸，还能继续听他的建议。这反映出这位帝王的度量之大，非常人能比。经此一事，包拯的政治生命不但没有结束，日后还能落得个千古传颂的美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仁宗的宽仁和成全了。

宋仁宗皇帝去世时，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恸。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更是悲痛不已，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为寄

大宋的胸怀

◎徐问笑





托深切之哀思，他竟在辽国境内设了仁宗的衣冠冢，此后，辽国历代皇帝皆“奉其御容如祖宗”。不得不说，仁宗皇帝的仁政魅力已是炳照千古。

宋朝的神宗皇帝，后世有人戏称他为大宋历代皇帝中的“一代愤青”，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太祖、太宗兄弟俩外，在大宋历代继统的皇帝中，他算是比较有理想有魄力的一位。正因为抱着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巨大决心，他才能在重重阻力之下，毅然决然地重用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但就是这样一位有胆识有干劲的皇帝，也时常屈服于保守派的势力，在朝堂上屡屡被文彦博等一批老臣为难，怒极却又无可奈何。有一次，他想杀一失职的臣子，却遭到大臣蔡确和章惇的强烈反对，蔡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一听也觉得有道理，若为杀一人担负这么大的恶名就不值得了，但轻饶了他又觉得不甘心。于是，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而配远恶处吧。”这时，章惇却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类似的事情，王安石也遇到过，但不一样的是，王安石的立场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变法正是王安石倡导的，但在变法运动中，因遇到了保守派的重重阻碍和打击，一度陷入僵局。有一次变法派召开内部会议，几位干将就建议“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如有必要，可用霹雳手段”。王安石的长子王雱亦附和道：“梟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但王安石脸色大变：“儿误矣！太祖遗训，不杀士人，若开此例，则朝堂成刑场矣！”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

在宋朝 320 年的统治期间，正是因为历代皇帝谨守“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国策，才给文人积极参政议政创造了一种难得的宽松氛围和良好环境，亦保证了政治上的相对清明。既没有宦官外戚专权、后妃干政和地方割据，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兵变、民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皆空前繁荣，科技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据《宋史》记载，宋朝的年赋税收入一度达到近 16000 万贯。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道：“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虽然，朝代的更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已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规律，但是，蒙古铁蹄之下宋朝惨遭覆灭，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最为意难平的一件事情了。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开明、包容、民主的大宋朝，承载着千载文人的理想和梦想，唯其如此璀璨和美好，才更加令人向往、不舍、怀念。

（堂 邦摘自《学习时报》2015 年 11 月 16 日，黎 青图）

我太爱你了

◎殷 棕编译

劳累了一天之后，夫妇俩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月光，任凭夜风吹拂着他们疲惫的身体，你一口我一口地共享着一杯美酒……突然，妻子打破了寂静：“我太爱你了，我真不知道离了你我可怎么活。”

丈夫先是吃了一惊，继而问：“是你在说话，还是酒在说话？”

妻子答：“是我……在跟酒说话。”

两人情不自禁地爆发出笑声。

（林 涛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刘树勇图）



1

1999年，母亲所在的西湖电子琴厂倒闭。

她再也不用在每天天还未亮的清晨骑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上班。最后一笔工资随着工资条发到手上，工厂的卷闸门徐徐关闭，班车上的“西湖”两个字像牛皮癣一样被粗暴地掀掉，那条流水线带走她三年的青春，留给她一台老旧的电子琴，成为我家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里多余的摆设，单薄的声音如同一个噩梦硬生生轧过我的童年。

我后来时常想，如果母亲去的是电视机厂、玩具厂，或者服装厂，是不是我的童年就会多一点快乐呢？至少应该拥有斑斓的雪花屏，成堆成堆的芭比娃娃或者公主裙，而不是雪花般成堆的琴谱。如果没有那台琴，或许我的人生也会完全不一样。

那年我刚读小学，每个周日晚上要去少年宫练琴，几百次放慢脚步走在那条长长的小径上，希望可以就这么一直走到下课。

这是一门无法滥竽充数的艺术。琴弹得最好的女生上课也都是由父母陪伴，赞扬声于她而言不过是快乐被冲淡后的沉默，这种司空见惯的强迫，在我记忆中毫发毕现。老师坐在我身旁，总是皱着眉听我弹完死记硬背的曲子，指着她对我说：“她闭着眼睛都不会是你这样的水平。”哄笑声中我感觉到肾上腺素在飙升，脆弱的自尊心碎了一地。

他们乐感极佳，听一遍曲子

便能在指尖流淌出悦耳的琴声，在还未学会汉字之前便已熟悉如何跟五线谱打交道。我学了很久，依然看不懂五根黑色线条上蝌蚪般浮动的音符，沉默如谜的排列组合让我的神经隐隐作痛。母亲只好对着谱子弹曲子，弹会了再教我弹，把我推到教课的老师面前，以一种近乎作弊的方式，让我像是自己琢磨出来一样弹给老师听。

如果没有那台琴

◎若怀特

我和住在楼上学声乐的伊雯一样，对音乐产生了一种源自本能的抵抗，痛恨它打劫了我们过多的时

间。我们疯狂吃辣，大声吼叫，把手指骨节掰得咔嚓作响，试图摧毁我们与音乐最后的一丝关联。伊雯常常为了不去上课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最严重的一次，头撞在玻璃上鲜血直流，父母吓得一路哆嗦着把她送去医院。

“为什么我必须做不喜欢的事情，你别以为我不敢像伊雯那样……”我感到枯燥、乏闷，我是在浪费时间。我想像那些放课后冲回家看

《花仙子》的女孩一样，正正经经享受我应有的自由与快乐。我妈听

我说完后，抽出衣架狠狠敲在我背上，把我的呜咽封锁在阳台外面，只丢下一句“不练完不许吃饭”。

她不在的某个日子，我看着那台带给我诸多痛苦的琴，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怒意，狠狠把它摔在地上，拗断它的

支架，用剪刀剪碎变压适配器，下定决心要和它一刀两断。

我忘不了母亲惊愕的眼神，以及恢复镇定之后劈头盖脸的巴掌，在我背上留下一道道淡红色的掌印。后来她去旧货市场淘了很久，终于给我找齐当时已经停产的所有配件。她目光锐利，口气生硬，脸色难看，“你得挨过去，希望这是你



最后一次对自己不负责。”

2

当我拿到那张电子琴十级证书时，我以为母亲对我的桎梏结束了，内心破土而出的是一种解脱感。

我升入一所寄宿制的高中，学琴而导致的文化课短板像黑洞一样很难填满，当我捧着不及格的卷子哭着找母亲签名时，她拒绝了。班主任在全班点名批评我是无法上交签名的差生。我回到家摔碎了花瓶冲她发脾气，埋怨她让我出糗，母亲平淡地回应：“你不想丢脸的话，就好好努力。再考这么差，不如退学吧。”

那时MP3刚刚开始普及，在空荡荡的卧室把耳机里的声音放到最响，手边堆满厚厚的习题册，不听流行歌曲，倒是以前反复练弹的曲子让我心安，《胡桃夹子》轻快悠扬，《拉库卡拉查》柔美抒情，《匈牙利舞曲》激昂热烈，旋律像完美的情人，激发着我的灵感。

母亲发现时总是粗暴地扯掉耳机，“不许在做作业的时候听这些！考试时会给你放音乐吗？”她勒令我将从里面的音乐删光，替换成美国之音，让我在校车上听，在晨跑的时候听，在睡觉前听。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像一层保鲜膜把我勒得难以呼吸。我的成绩慢慢回温，却越来越抗拒回家，总是坐在公园长凳上直到入夜后空气转凉，闻着潮湿的泥土气味慢悠悠地踱步回家，避免与她在同一个空间里单独相处，把晚归的原因解释为留在学校艺术团练琴。

她偷看我的手机试图找到我晚归的原因，我质问她为何热衷于偷窥隐私，是不是愿意也共享一下她不曾离身的笔记本。母亲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中含有太多失望的情绪。她终于败下阵来，叹了口气把本子交到我手里。这本破旧的笔记本她用了很久，纸张松散，字迹潦草，沾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随便一翻全是关于家庭开支和我成绩变化的记录。她坚强而敏感，一定看穿了我编织的拙劣谎言。我学会独自消解心事和秘密，她也从不跟我分享飞涨的物价和生活的艰辛。

其实我知道母亲偷偷找过很多工作都碰壁了。那段时间家里订的报纸，边边角角的招聘

信息都被她做上记号。她瞒着我报名去当学校宿管，在报名表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当然最终还是落选了。

40岁仍旧经历生活的潦倒是件残酷的事情，相比之下年轻时所受的苦难都太过轻盈。所以她希望我能尽早成为经得住打磨的人，拥有不会流血的心，获得不失控的人生，不用像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无条件接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条约。

3

当我终于考上我心仪的大学和专业时，我才忽然发现当初怨恨的其实是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恨自己永远无法企及母亲的标准。

我没有想到弹琴居然会成为我撕不掉的一个标签，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介绍过后，总能成为别人印象深刻的那一个。也是因为这门技艺，大学时可以去咖啡馆兼职弹琴赚生活费，给学校微电影配乐获得额外的学分。

大四去外地实习，我和学姐在一家设计公司跟着导师做项目。我们学会了抽烟，每一个跟甲方纠缠的夜晚我们都能抽完一盒万宝路，淡淡的薄荷味混杂烟味在漆黑的天台上明明灭灭，如同一只只迷失在深海的浮标，烟蒂把垃圾桶上那个小小的烟缸塞得像个刺猬似的，焦虑和迷惑的负面情绪蚕食着每个人的意志。

生活泥沙俱下，像一个无底洞，零零散散支配着我们的热情和体力。实习工资扣除房租后所剩无几，我却格外珍惜这短暂的自由。母亲在我的生命里徐徐退场，安分守己地做一个旁观者，她不再过问我生活的细节。偶尔打电话过来，只进行简单的交流，最近过得好吗？什么时候回家？

实习生陆陆续续离职，但那是我活得最饱满的一段时间。白天用来跟业务方斡旋细节，晚上就开始对着设计的图纸一遍一遍修改、描摹。看着窗外的城市夜幕降临，恍惚之中我想起年幼时反复练琴的场景，练到不能弹错一个音符，练到整首曲子的情感和力量保持一致，练到每一个拍子不早一分，也不晚一分。原来在这些漫长的时光之中，它们早已潜移默化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让我对任何苛刻的要求安



张允和的母亲陆英

愿作鸳鸯不羡仙

●张允和

父亲17岁结婚，妈妈比他大4岁。知书达理、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和帮助父亲，使父亲得以一心钻在书堆里。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有《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还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刚钻报》等。至于我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

的。家里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

在我们苏州的家里，父亲和母亲各有一间书房，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父亲和母亲的心。书房平时没有人，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上面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一定是父亲和母亲共同的心愿。

（若子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曲终人不散》一书）

之若素。

“我觉得喘不过气。”学姐在几个月后因为不堪业务方的压力，抄袭设计而被开除。公司墙壁上的摄像头，24小时对准我们的办公桌，每个人的电脑里都被安装上监控软件，时刻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家公司以前的设计方案被泄露过，不得不用这样的手段来防范。

在酒杯里漂浮的泡沫上，形形色色的业务方偶尔开一些低俗的玩笑，饶有兴致地等待我们巧妙化解这种种危机。导师则把我们当成免费的劳动力，开会时蛊惑我们为了梦想，为了免费的丰盛夜宵，为了报销打车费，欢乐地加班吧。

而这些毫无尊严的时刻，我早就在阴郁的少女时代就有所体会，它们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抗体，让我拥有充分自我治愈的能力。

学姐后来被查出患上轻微的抑郁症，需要定期去找心理医生复诊，她离开的那天我送她去车站，她对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独立的女孩，真的很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妈妈。”她在温和甜美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父母未曾对她大声说过一句话，生活的考验来得有些迟钝。

我终于理解，母亲带我预习了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那些年我一直在尝试把做不好的事

情干漂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天赋异禀，没有显赫家世。世界是个巨型斗兽场，在把选择权握到自己手里之前，至少可以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失败者的眼光来解读每一个成功的侥幸，并且永不停歇地战斗下去。

实习期结束，晚点的火车在晃晃荡荡摇摆了几个小时后，终于穿梭过呼啸的风雪抵达我心心念念的家人身边。

4

《爆裂鼓手》里有一幕打动了很多人：因为过度严厉被开除的教练，落魄地坐在逼仄的酒吧里对学员坦白：“我不是去那儿指挥的，我是去逼他们突破自己的极限，我认为那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被揭露的谜底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时间显山露水，那一刻我终于承认，生命里很多考验都是为我们这些庸人量身定制的，迟早会有一瞬，我们会摆脱那些必经的错落疼痛，在现实的尘土飞扬之中，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温煦的音乐，与这座城市轻轻共振，宛如流星划过寒夜，如此明亮。

（六月的雨摘自《女报·时尚》2016年3月，李旻图）



告别印象主义

◎刘 瑜

晚年的胡适真是个小小孩。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

名词是什么呢？又比如，理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

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中国一切学问往往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而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大行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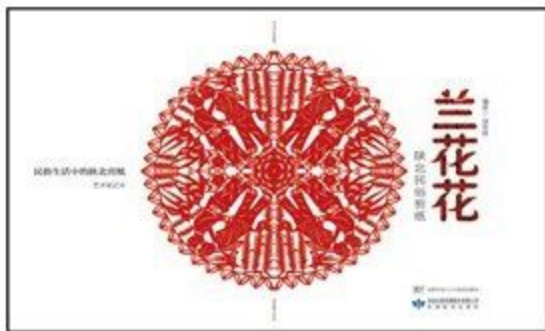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个推敲，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好一些。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

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六月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观念的水位》一书，王青图）





《兰花花》 ——一本手撕出来的剪纸艺术书

2016年春节，甘肃教育出版社徐晋林先生专程探访了距绥德县城30多里的贺家石村和郭家沟村，寻访民间剪纸艺人。郭秀珍大娘是郭家沟村的剪纸能人，她借助一把小小的剪刀和一张红纸，弯曲自然、运转灵活地在纸上镂空剪刻出各种花样。她的剪纸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手法上大胆取舍、变形夸张，既纤细秀美、剔透透亮，又粗犷大方、浑厚古朴。陕北民歌《兰花花》因纯朴生动、犀利明快的语言，优美流畅、开阔有力的信天游曲调而家喻户晓，郭秀珍大娘根据这个题材剪出了一系列作

品，质朴、淳厚、简单、凝练，蕴含着一种心灵的力量。

最终，徐晋林设计工作室将这次寻访变成了一本原创的能与读者互动的手撕书《兰花花》。当你在翻看这本并不太厚的书时，首先要解开封面的红绳结，撕开封面的虚线，跃然而出的是作者手工雕刻的一枚“猴年开春”生肖藏书票。紧接着，翻过扉页，兰花花故事通过剪纸艺术渐次展开……撕着撕着，一版兰花花题材剪纸书签呈现在读者面前，书签、绳线都准备得妥妥的，你可将书签撕下来，绑上绳子，亲自完成6枚小书签的制作。接着往下翻，是十二生肖剪

纸，读者按虚线撕开，便可获得12张精美的贺卡。最后一步，撕开“危在旦夕”的封底，读者手中的这本书就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一本书被撕成了2本，一本是《兰花花——陕北民俗剪纸》，一本是“民俗生活中的陕北剪纸——艺术笔记本”。这一特别的行为过程，脱开了固有的图书阅读模式，让读者获得了别开生面的新鲜感。通过独特的书页设计、文字安排，你会不断发现惊喜。边撕边读，参与其中，读者不再仅仅是阅读者，同时也是创作者，这样就使原来单纯由作者创作的一本书，在读者的参与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徐晋林先生和郭秀珍大娘



扫描二维码，观看“撕书”全过程



扫描二维码，进入“读者·书房”购买

让孩子的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读者》教养养成”礼盒丛书

每个孩子都是坠落人间的天使。3~6岁是儿童教养养成及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决定不了孩子的天赋，但父母的教育却能决定孩子的一生。如何正确和科学地培养孩子

的教养、性格及行为习惯，是困扰中国父母的一大难题。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非常想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发觉自己面对孩子的天性时却无从入手。《让孩子的优秀成为一种习惯》——“《读者》教养养成”礼盒丛书，共5本（《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幸福的种子》《教育漫话》《心理营养》《孩子：挑战》），每一本书均由读者杂志社编辑从海量教育图书中精心挑选而出，集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丰富性于一体，是一套普通人都看得懂、学得会、有共鸣的儿童教育经典。整套书文字张弛有度，论述精辟，案例典型，深入浅出，而且包装精美，价格实惠，既适合自己看，也可以赠送亲朋。



扫描二维码，进入“读者·书房”购买